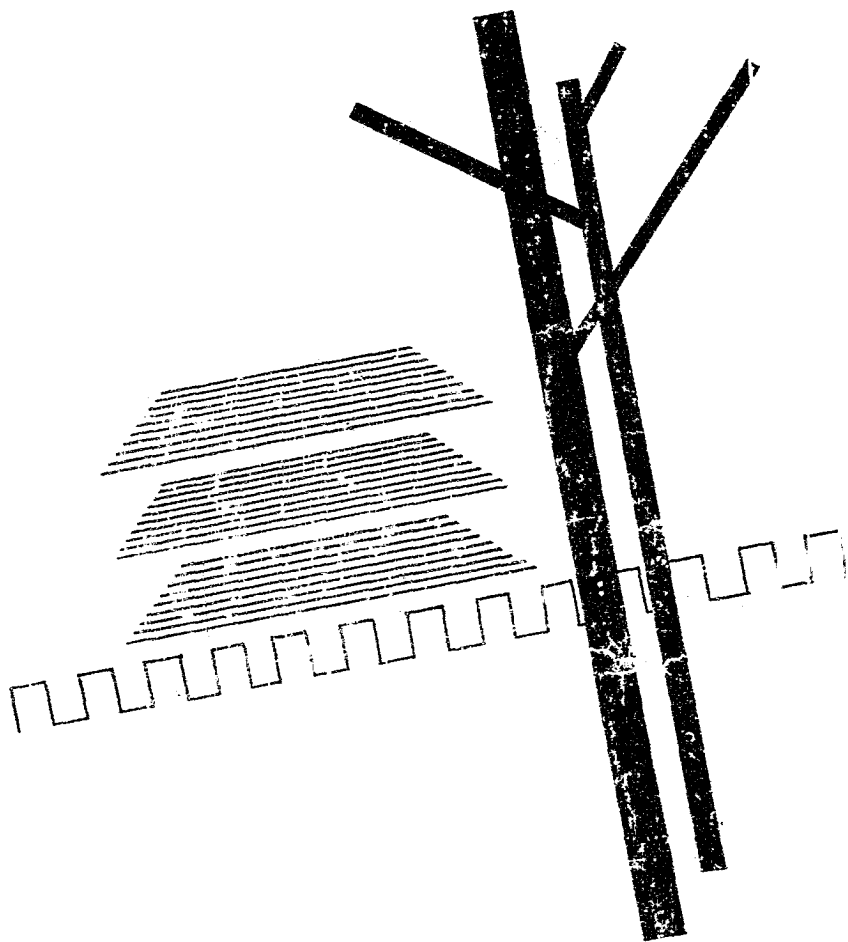


影心門自



全國著名大報對本刊之良好評

南京中央日報賢先生評云：

『……書中穿插頗多。出現人物，幾乎各色各樣都有，而都寫得維妙維肖，道真而自然。寫各色人物心理尤透徹酣暢。本書筆墨生動天矯，辭藻絢爛而美麗。有些地方，那枝筆一股猛力簡直能由倒海，令讀者氣促心急；有些地方又見出柔曼輕妙，露出飄渺幽婉的妙境。其中夾雜些機智、諷刺、滑稽、甜蜜的笑，熱沸的血和淚，而又把這些都調和了融合了，像一股噴泉般從筆端湧發出來。在這裏見出詩篇一般的和諧與藝術的完整尚美。……』

南京日報張恨水先生評云：

『……端莊流利，兼而有之。其剪裁繁簡，與其謂得之水滸，毋寧謂得之史記。……作小說有以細膩勝者，如紅樓是；有以老練勝者，如水滸是；魏子安作花月痕，頗欲取二者之長，乃毫無是處。何則？剪裁不合度故。白門心影則亦細膩，亦老練。用事實如空中樓閣，架空中樓閣又反如事實。唯同道中人知此苦，愈為佩服耳！愚初亦有白門心影類似之故事，欲搆為一長篇，今讀此書，遂為滕王閣上之客，不能不擱筆矣！』

南京朝報蔗園先生題詩六首，錄三：

『喬家有女顏如玉，喬木與悲淵故家，別有一枝椽筆在，妙速秦舌筆生花。清歌妙舞可憐宵，旖旎登場鬥細腰，風景江南無限好，紅氍毹上憶前朝。才七清狂信足奇，詞源三峽劇奔馳，不從馬上書飛檄，偏向江南寫女兒。』

南京救國日報非塵先生評云：

『……匆匆十年間，人事的變化，直難懸揣。讀完白門心影，萬感爭逞，莫能自抑，清夜遐思，滄桑無極！……這部小說的取材，據說是喬女七口述，花蹤舊友描寫，人事逼真，十分傳神！……』

南京救國日報古柏先生評云：

『……這部小說是毫無疑義的堪稱時代佳作！……假設有人問我：白門心影的文筆怎樣？我只有四個字就夠概括一切：才子之筆。作者久有才子之名，在這本書裏更顯出他的天才，非常人所能及的。他可以毫不費勁的描寫一兩句，使你哭笑不得。在這本書裏，我看不出令人齒酸的濫調詩文，也沒有外國文式的筆法，也沒有喧賓奪主的滑稽穿插，一切都很自然。從頭到尾，輕映流利。由讀者的輕映，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流利。不是作者有絕頂天才，如何寫得出這樣的作品！……白門心影可算是第一流的代表作品，完全洗淨了章回小說的濫調，而體裁結構，仍不失為真正的章回小說。……』

其他尚有上海申報，江蘇蘇報等等著名大報之品評，俟第三版時再行陸續補入。



3 1764 8047 7

第十章

車軌多情，芳魂未散
人才初現，蓬華生

喬靜軒走出房門一看，並不是柳養源，却是漂漂亮亮一個後生。原來這後生也姓柳，名國俊，濟南人，住在豐台很多時了，帶有一房家眷，老婆李氏，生性妒悍，柳國俊大約在豐台有外遇，時常不回客店來，醋罈不知打破了多少次。這晚回店很早；客店夥計受了李氏金錢運動，好容易把柳國俊找回，故爾特意高喊一聲：『柳先生回來了！』意思有兩種：一是表示自己的功勞，一是暗示問題的嚴重。旁的不打緊，只那夥計高喊一聲，害得喬靜軒空喜一場！隨即聽見隔院裏發出驚人的騷響，好像擲什麼棹椅之類，而且雜着一片哭啼叫罵之聲，喬靜軒因為騎了一天驢，身體精神同感疲倦，屁股在硬綳綳的鞍上摩擦，去了一塊皮，非常痛苦。濕了的衣，無處烘烤，加煤爐要花錢，只得脫下晾在房內，糊泥糊塗吃過晚飯，倒下便睡。次日起來，問昨日的那個夥計，打聽柳老頭兒到底幾時來？那夥計道：『不過幾天就會來的。』第二天再問，仍是這樣答復；第三天再問，答復仍是這樣。喬靜軒急了，心想如果再等下去，不獨到張家口沒有盤費，連回北平也不成。現在身上只剩一塊大洋，如何是好？四角錢一天

車軌多情，芳魂未散。

人才初現，蓬華生！

二二二

的官房是住不起了，忙叫夥計來，要搬到最低等的客房去，那夥計要她檢清賬，喬靜軒道：「不檢清不行嗎？」那夥計道：「大旅館的規矩全是這樣。像您這沒有行李的，照例是先繳錢再住宿，因為您是柳二爺的朋友，特別客氣呢！」喬靜軒無法，根住下去，三月中旬的天氣是多們冷！驢背只合帶斜陽，不合帶兩絲風片。

受了寒遭了急，身體又發熱起來，頭痛得厲害。柳老頭兒的消息一天天沉寂，喬靜軒的病苦一天天加重。在天津鴻安棧時候，還有急公好義的柳養源替她診病，替她點藥，替她開銷，現在呢？連二禿子那樣的人都找不出了！這裏的夥計，每個人的面孔都兇神惡煞，滑頭滑腦。說也奇怪，柳老頭兒不是說三月十五前後到豐台來嗎？現在過了三月半了，全無音響，一定不會來了。喬靜軒的一綫曙光全在柳養源身上，柳養源不來，將喬靜軒坑在這樣一個進不得退不得的小鎮，叫她又怎樣辦？上元店的勢力眼，比鴻安棧還凶！最初以為喬靜軒真是柳二爺招她來住的，一到請住官房，後來覺得喬靜軒一定不是柳二爺的朋友，也夠不上做柳二爺的朋友，將臉一擺，便冷落她；甚至於疑心她是柳二爺的棄婦，越發冷落。上元店的目光，對於這位新來的客人，漸漸集中起來了。有的說：「男不男女不女像一個陰陽人。有的說：這女的倒有幾分姿色，八成兒是唱戲的。」

有的說：唱戲的倒不像，恐怕是來這兒做生意的。有的說：你只瞧她那雙眼睛，就不是好人。將這空氣傳播出去，便有一般興風作浪遊手好開的痞棍，專打拖尾巴的狗，專趕落了湯的鷄，聯合上元店幾個老住客，向賬房請願，定要驅逐喬靜軒！喬靜軒在上元店用的仍是王素芳化名，有一位老先生患着神經衰弱病在上元店休養，爲保護腦部起見，整天帶着風帽，當大家紛紛議論之際，他彷彿記得『王素芳』三字在那裏見過，也許她真是姓柳的朋友，將來彼此對面頗難爲情，何不順水推舟做個人情，替她解圍。喬靜軒睡在冷清清的房裏，兩手抱在頭，禁不起的痛。忽然聽見一陣轟嚷聲浪，像有人在外面慷慨激昂的演說，也許時局有什麼變化？忽然又聽見幾個人說話的聲音，不多一會，鳥獸盡散，鴉雀無聲。喬靜軒的神經，隨着這聲浪的起伏，一會兒緊張，一會兒鬆弛；頭痛一會兒緩和，一會兒劇烈；熱度一會兒高，一會兒低。五臟六腑四隻百骸都在戰慄，冷森森如入鬼宮。到了深夜，熱度愈高，人已是恍恍惚惚了，似乎有一個猙獰的惡魔，將利爪輕輕舉起，抓着她輕輕一擲，她便蛇行伏到大門邊。那客店的大門，關得很早，

可是門下無檻，以便大車及驟車出入。她耳邊只聽見一片鼾聲，料想人已睡熟，便匍匐地下，幽幽從門檻缺口爬出，站起身來，打一寒噤，向火車站的一端，避開軍警注意而徐行。月光已下去了，只餘天上的寒星，夜靜寂得如同墳墓。她繞道爬到鐵路邊，離站遠遠的一段，覺得全身的燒熱，躺在這涼冰冰的鐵條上，倒很舒服。她決沒有想到這是一個死人的地方，死的慘酷比任何方式激烈。她橫臥在那裏，迷濛着雙眼，癡癡仰望天上的星，星外的天，天外的星，以及星裏面的星。每一顆星都擠眉扎眼的取樂，也許是譏笑她吧？從前她有一個時候想飛入另外一個星球，現在看見星球裏似乎花樣也多，純潔簡樸的她很不適宜。從前也有這樣一種想念，地球是火球凝結成的，最好地球再轉成火球，燒得乾乾淨淨，現在覺得不燒也沒有關係，遲早是同歸於盡的。她此時沒有幻想，沒有雜念，也不是沒有一切，總之，避開人的耳目，獨自睡在鐵軌上休息一刻兒罷了。遠遠聽得汽笛嗚嗚的叫聲，大概是火車快來了，枕木有點兒震動。轉瞬之間，一道亮如巨蟒眼睛的白光直射過來，又像兵艦的探海燈照在地下，接着一陣穹隆穹隆的巨響，

挾着排山倒海的威勢，震破耳鼓。她的身體因震動而戰慄；心，隨風而飄蕩。額上的汗珠狂湧，流入眼眶，化爲淚珠，從兩眼角直淌下來。奇怪！那震盪的聲音漸漸小了，終於只聽見遠遠地方輕輕的嗚嗚一聲，一切復回於原有的靜寂。她用手撫額，神智清明多了，頭也不甚痛，才恍然若失，爲什麼睡在這條軌上呢？火車是打那邊過的吧，何不爬到那邊去。仍是怕人看見，伏着身子，像一條蚯蚓，曲曲的爬到剛才火車過身的鐵軌上。天上的星仍是擠眉扎眼在笑着，比先前更加繁密了，荒郊曠野那兒會枯寂。過去是下意識驅趕她走，沒有關照靈魂，這一次，靈魂驅逐了下意識，將軀殼擺列，只等一個機會，到天堂去。天堂雖遠，懸有萬盞明燈，指引她的去路。她認爲這是最後的一次，也是最好的一次。過了這一次，不獨軀殼沒有着落，而且靈魂也要搬家。乾脆的說吧！人生誰無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這是迂夫子的濫調！唯有死得痛痛快快轟轟烈烈像壯士的馬革裹屍沙場，才是真死！惟有死得乾乾淨淨清清白白像水仙花憔悴在清泉白石之間，才是真死！要實現這兩種死的精神，軌道上的自殺，才有勇氣！才見心胸

！她不覺微笑了！忽而想起一件事，柳老頭兒不是再三叮嚀要我到張家口嗎？他雖沒到豐台來，他雖失信，我可不能照他一樣。從前因為斷絕了一切救助，所以只有一死，現在尚有一線生機，爲什麼反自尋苦惱呢？爲什麼睡在這個怪僻的地方呢？誰叫我來的？什麼時候來的？怎樣還沒死？她真覺自己的行境有點希奇。但是既然來了，一不是風吹來的，二不是人抬來的，三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確確實實是自己的兩隻腿走來爬來的，就應該歸自己負責。風！天！任何的人！都與你們沒關係，滾開吧！想來想去，仍是決然的死！她面孔對着天，眼睛望着星，耳朵聽着風，只等遠遠的汽笛一鳴，接着穹隆穹隆的巨響，便一切消滅，一齊幻散！那知風露淒清，星河皎潔，並不見第二班火車前來，看看天快亮了，死又沒死，反被軍警捉去，豈不是大笑話。天地孤清，喬靜軒一人離開鐵路，繞道而歸，仍從門檻缺口蛇行而入，兩隻貓在屋頂上打架，描呀描呀『輔』的一聲跳將下來，梭出門外，恰與喬靜軒碰個對面，不知是貓受了驚？還是喬靜軒受了驚？剛躺在床上一刻兒，聽見後院的鷄聲，喬靜軒無心再睡，癡坐棹旁，窗外隱隱白光，

曙已來臨；東邊院子裏，一個戴風帽的老頭兒打太極拳，好像很吃力的。喬靜軒望着真討厭，老而不死，不老亦不死，活在世間幹嗎？還打太極拳！她那裏知道那老而不死的就是鑽壓風潮的恩人！店房的夥計送隔壁洗臉水，喬靜軒出門喊道：「這兒來一盆呀！」那夥計望她一眼，隨口答道：「就來就來！」却是永遠沒有看見他來，一盆盆的熱水往別人房裏送。忽然外面如潮似海的人羣湧入客店，聲音嘈雜得厲害，喬靜軒豎着腳跟一望，只見一個蓬頭開襟的中年婦人左手抓住一個男子右手抓住一個女子，勢汹汹氣莽莽像解囚犯，沖入店來，柳眉倒豎，向着左邊罵道：「你這喪天良的！忘記你老娘的恩典啊！好！」杏眼圓睜，又向右邊罵道：「你這臭驢貨！當戲子不安分，還勾引良家子弟！」

車軌多情，芳魂未杳。

人才初現，蓬蓬生輝！



『繼續破口大罵：』捉奸要捉雙！』嗓子更發提高道：『今日請諸位評判評判，看是誰的對？誰的不對？』院子前後左右都擠滿人了，站在後面的人，翹足而觀，伸頸而望，還嫌不足，有從屋裏搬板櫬出來的，小孩兒騎在大人肩上，就好像看猴戲。那被抓的女子，低垂粉頸，一聲不做；那男子氣得滿額青筋曝露，目光都是直的，啞口無言；一任那婦人潑辣。人是越圍越多，好些睡早覺的都爬起來，披着衣出房看熱鬧。一個學生裝束的青年喊一個夥計道：『喂！小五兒！不要張三望四了，快給我打洗面水來，要滾熱呀！』喬靜軒看那夥計正是她入店以來交涉最多的，起先不知叫什麼名字，現在才知道他叫小五兒。小五兒抱着一大盆水，碰巧圈子裏面的野鴛鴦一齊想掙扎脫去，被那婦人死勁向前一拖，打一個溜溜轉，旁邊的人羣向後一退，綁的一下將小五兒的水撞破，沃的沃了皮，溼的溼了衣，紛囂之中又加一層紛囂。即見一位戴風帽的先生，從人叢中穿入，排難解紛，說了許多，那中年婦人才一把鼻涕兩把眼淚吵着歸房去了，那女子滿臉飛紅，溜出客店。這男子分明是『柳條幹』，癡癡站在院中，可與他的芳名對上，變成『

楊樹椿」了。喬靜軒正看得發笑，店門外又是一陣鑼響，鑼鑼鑼幾下，真猴兒戲來了，院子裏的人一窩風向外湧出去。小五兒垂頭喪氣走過，大概是被客人賞了兩個熊掌，喬靜軒喊他道：「喂！小五兒！我問你一聲……」小五兒看是喬靜軒問，心裏老不高興，不等喬靜軒問完，即說：「得了吧！別拿我來開心！自己活得不耐煩了！」喬靜軒聽他話裏有話，難道昨晚的事被他知道了嗎？喬靜軒的原意，本想從小五兒處打聽一件事情，現在加了一層猜疑，更不得不探聽明白。心想這般用人，只有錢可以買他的心，我現在雖無錢，可以許他將來。因逼問道：「你說的什麼？誰活得不耐煩？」小五兒見喬靜軒動了氣，不便再開罪，反而陪笑臉道：「說說玩兒的。」喬靜軒道：「柳二爺有信來沒有？」小五兒道：「不知道！」答完就走。喬靜軒道：「別走啦！我問你一件事。」小五兒道：「什麼貴幹？」喬靜軒道：「這兒有沒有戲園子？」小五兒道：「您悶得很，要聽戲嗎？」喬靜軒道：「不是要聽戲，是想唱戲。」小五兒哼地一聲道：「別誇口吧！這兒名角多着呢！」喬靜軒道：「先前抓來那個女戲子，叫什麼名字？」小五兒驚

訝道：『哦！你怎麼知道她是戲子？』喬靜軒答道：『我自然知道，你告訴我，她叫什麼名字？』小五兒道：『她是這兒有名的花旦，叫做碧雲芳！』繼續又說：『咱們豐台沒有戲園，只有一家天樂茶棚，名角兒倒不少，碧雲芳是頭一塊紅牌。』喬靜軒道：『你認識那裏的人嗎？』小五兒一個哈哈道：『漫說認識，我告訴你，您別要看咱們當影計的人，豐台那家茶棚的老闆不熟啦！』喬靜軒拍掌道：『那就好了！我就託你，你今日就到茶棚去，說有一位姓王的，要加入串戲，先唱三天，以後再說。』小五兒道：『您真能唱嗎？我說是一定說，別丟我介紹人的面子。』喬靜軒道：『拿得錢多，送點給你打酒喝。』啊。請你快打一盆洗臉水來吧！』喬靜軒又覺一陣頭痛，用右手支住前額，愁眉苦眼的進房；小五兒打了洗臉水，當晚果到天樂茶棚，替喬靜軒介紹。在喬靜軒的意思，只想唱幾天，得幾文錢，便好開銷房賬，或是到張家口，或是回北平，趁早兒解決；但是她一想到自己的身世，什麼苦楚吃完了，個人的身分地位人格始終沒有放棄。以前在北平，逢五奶奶的一班朋友逼她玩票，尙且認爲侮辱女性，於今不獨玩票

，而且正式唱起戲來，實在有點難以爲情。不過戲劇確是藝術之一種，中國的舊劇多半是勸忠勸孝，鼓吹節義，只要自己不亂來，下海有何關係？中國的窮女子，一般只有兩條出路：不是賣力，就是賣性，不能賣力不肯賣性的人就只有賣藝。而且要渡過現實的難關，不容你講什麼清高，清高就是落伍的代名辭，你不能隨俗浮沈，你就被淘汰。喬靜軒想到欲圖生存，只有這個方法比較適宜，但不知此地有無獻藝的所在，恰巧聽見李氏惡罵碧雲芳，因此觸動心情，既有戲子一定有戲園，一個極平常的女子都被稱爲紅角，可見這小碼頭人才有限。然而她一想到李氏狼吞虎噬的凶暴情形，又覺得做戲子太沒有價值，和人家亂姘頭，膽小如鼠，受盡人家欺侮，誰不把戲子看做癩子呢！她又失悔不該託小五兒。小五兒到得天樂茶棚，會見老闆顧以康，說是他們店裏來了一位名票，叫做王素芳女士，是柳養源柳二爺的朋友。這人生得真俏皮！唱得真好！不是我請她來，她一輩子不會到舞台。而且你們這天樂茶棚，近來生意這樣糟，你不瞧天橋的馮鳳喜是多們紅！這位王女士如果肯來，我寫包票，一定超過馮鳳喜萬倍！願以康道：『真的

嗎？」小五兒道：「誰誑你！」又道：「你如果不信，隨我到上元店拜望拜望她。」顧以康笑道：「那有坐客拜行客，男人拜女人的道理？」小五兒道：「你這話可就說錯了！王女士是玩票的，不是唱戲的，人家是有身分的人；再說一個碧雲芳有什麼了不得？當初你還是磕頭請來的，難道就忘記了嗎？如今碧雲芳出了叉兒，碰巧有這樣好機會，你還不拜望人家呢！哈哈！你真是越過越糊塗了！」顧以康道：「你別挖苦我，我跟你去就得了。可是一層，好角兒我可請不起。」邊說邊隨小五兒走，小五兒悄悄道：「好在她也客串，我要她幫幫你的忙，唱得好，看你怎樣謝我？」顧以康道：「咱們這兒的規矩，新來的拿加一錢，我不能破規矩。」小五兒道：「什麼叫做加一錢？」顧以康道：「每加一位客人，就拿一枚銅元。比如聽戲的有一百位，她就拿十吊。」小五兒忽然停止脚步，道：「那不行！我呢？至少要加二。」顧以康急着道：「加一我還虧本，這年頭兒開銷浩繁，您原諒點兒吧！」小五兒擺頭道：「不行不行！」顧以康沒法，只得見風轉舵，道：「好！加一個半吧！那半個通歸你。」小五兒道：「這倒馬馬虎虎。但

是王素芳如果唱得紅，我可要漲價的。」顧以康點頭道：「好好好！」他雖是點頭，心裏却在盤算，小五兒向來吹牛皮的，他說那位王女士如何好法，靠得住靠不住還是問題，等會了面再說。一刻兒功夫兩人走到了上元店，小五兒停步故意很鄭重的說：「顧老闆！你得要當心！她們票友的脾氣是頂大的！禮貌要周詳點兒！」顧以康吹小五兒一口氣道：「別開玩笑了！我活到五十五，在戲園裏混三十多年，還沒有見過票友呢？」小五兒道：「你站一會，我先通知她。」顧以康真的站在店門口等，好一會功夫才見小五兒出來。欣欣的道：「王女士請！」顧以康起初不敢踏入房門，還是喬靜軒站起來，微笑道：「喲！您就是顧老闆吧？請進來，不要緊！」顧以康這才大膽進房，一見這位王素芳女士，雖說面上有些病容，帶點風塵之色，却似一株亭亭玉立的美蓉花兒，含着秋露，籠着秋烟，越顯得嫵嫵可憐的神態；對於他，好有一比：關公出塞——獨倉遇王嬪。再看她這間房裏，只有一床一棹一櫳，喬靜軒坐在床上，讓櫳給顧以康坐，小五兒籠着手站在旁邊。寒暄以後，顧以康想拿出他三十餘年的經驗，盤問喬靜軒一下，心想學

戲的總不離譚，就問譚派戲有什麼特點？其實顧以康胸中原來是空空的，一條狗環遊地球一週，還是一條狗，他在戲班兒裏混了三十多年，謾說譚派弄不清楚，偶爾裝瓊林宴穿紅袍的，連酒杯子都不曉得端呢！喬靜軒聽顧以康問起譚派戲的特點，微微點首一笑，隨便答道：「也沒旁的了不起，譚派戲好用「嗖兒」行腔，在轉折的當兒收縮軟腭和舌根，就有這種聲音。比如他唱洪羊洞，「朝罷歸」句的「歸」字，最爲顯明！賣馬「來頭大」句的「大」字，更是神化！現在學他的，只有一個余守艾最好，就因爲他懂得這調。比如守艾的摘纓會，「欺君罔上」句的「上」字，宿店「照窗下」句的「下」字的尾音，都可與叫天媲美。所以學譚，不止是在說腔時，於尖團字，四聲，陰陽平，會了就算完事，而且要注意這「嗖兒」行腔，才得到他的三昧！」顧以康和小五兒都聽癡了，就中顧以康癡長五十五，鬼混幾十年，還不知有「嗖兒」腔這類奇怪新鮮名字，但是不能不裝內行，每聽喬靜軒說一句，就將腦袋畫圈圈一次；小五兒平常聽說譚叫天如何如何好法，一概不懂，現在也才明白，原來譚派戲的特點，在好用「梳兒」。顧以康

啓齒道：『領教領教！但不知王女士學的譚派那幾齣戲？』喬靜軒道：『我是學小鬚子的，唱鬚生不過是偶然反串。』願以康心中一驚！暗想她原來是學青衣的，而對於鬚生戲這樣有攷究，青衣戲自不用再說了；以她的模樣，像她說話的那種清脆聲音，是天賜與咱們天樂茶棚一個良緣！不覺心花怒放，喜氣盈盈，將喬靜軒恭維到三十三天天上天了，當下商妥一切，擇吉登台。天樂茶棚的空氣，頓時緊張，那紅紙金字海報上，大書：『禮聘譚派正宗鬚生梅派嫡傳青衣江南名票寰球馳名王素芳女士』，戲目都排好了，開首三砲：第一天化子拾金，第二天彩樓配，第三天奇冤報。頭天就人滿，這原因是一半兒由於人類的好奇心，一半兒由於擴大宣傳的效力。喬靜軒破題兒登台，心喘喘地；加以化子拾金一齣，生旦淨丑，樣樣都來，嘻笑怒罵，門門皆備，唱念表情，極不容易，她時時刻刻檢點自己，深怕出個岔兒，不料台下的拍掌聲與尖銳的叫好聲，接二連三的不斷，羞得她滿臉飛紅，好在臉上擦有顏色，可以掩蓋過去。喬靜軒回店時，小五兒迎頭接上，兩手一拱道：『恭喜恭喜！王小姐，您的藝術真不錯！滿座兒啦！』喬靜軒

車軌多情，芳魂未杳。

入才初現，蓬萊生輝！

道：『我在台上不知唱些什麼，還講得到藝術呢。』當晚上元店對喬靜軒的招待便不同了，小五兒親自抬來一座小煤爐。喬靜軒的心中，一百二十分不高興唱戲，爲着自己的身分地位和家世，認定唱戲是無恥的事情！那怕你玩票，人家總說你是戲子。在中國的老字典上，娼和優是並列的，假如這個消息傳到了家庭，親戚和朋友，會把我喬靜軒當做什麼人！而且自己病體未愈，勉強打起精神登台，決不會有精彩。偏是豐台的人地小心眼兒窄，專捧新來的角兒，像昨天的成績，熱烈是熱烈極了，新開毛廁三天香，恐怕難以久維持。再說個人爲環境所迫，想檢清店賬，籌點盤川，不得已幹此下流工作，不知道的還以爲我高興得很呢！得意得很呢！豈不是天大冤枉！想來想去，決定不唱，甯可討飯到張家口：不過既然接應人家三天了，只唱一天未免不合信義，就率性勉強將這三天挨過，再做道理。上元店的客人，有些看過喬靜軒的戲，無不交口稱讚，但是對於她的人格批評，也隨着這次登台而更形惡化。先前說喬靜軒是戲子的人抬頭了，逢人便宣揚：『看，我的話不錯吧！』却蘇那位戴風帽的老先生替他辯護：『玩票的和唱戲的

有點不同：玩票是有錢人幹的事，唱戲是沒錢人幹的事。」旁邊就有一人反問他：「像那王素芳，你說她有錢沒有錢？」這一下可就呆住了。柳條幹的妻子李氏無憑無故在房內大罵道：「好！又來了一個妖精！天啊！你把這些妖精精收上去！」喬靜軒隱隱聽見，起初還不覺得，後來越聽越真，明譏暗諷，指桑罵槐，是可忍孰不可忍！打算抓着那潑婦拼命，無奈她雖罵人，並未指名喚姓，何能冒昧？也許她罵的是另外一個人。自己至多不過再做三五天的客，浮雲一般，何必同人計較。因此反覺心君泰然，一晚安寢。次日是彩樓配，就是王三小姐拋彩球，繡球單打平貴頭，只可憐這茶棚的設備太簡陋，兩道馬門的門簾還是印花藍格兒土布縫成，懸在半空。當喬靜軒揭開門簾的時候，忽聽一聲最大的喝彩像打破鑼的起於正面前二三排，喝彩完畢接着一陣叭啦叭啦巴掌。喬靜軒望去，却是一位氣昂英雄糾糾的軍官，兩片小鬍子，神采十足，後面站着兩個背薄殼槍的馬弁，也不管擋住人家的視線，戲台上的王寶川剛念引子，那軍官又是一陣巴掌，捧定香盤，帶路花園，接着西皮慢板一段，轉二六板，又轉唱西皮搖板——『小坐些時暫

歇息』，台下的聽衆像瘋了一般，喝彩聲聲震驚四壁。入後安靜一會兒，及到唱西皮快板一段：『聽他言來自思付，看他不像受苦人，兩耳垂肩貴相品，龍眉鳳眼帝王尊，夜夢紅星是有準，想必……』忽然西南角上一聲喝彩，聲音並不大，只因大家正聽到得勁的當兒，憑空來這樣一個喝彩，有點離奇！而且這彩聲不像北方人，也不是長江流域的腔調。喬靜軒隨着衆人回顧的眼光射去，一眼瞥見那喝彩的是一位不胖不瘦的，穿着獺皮領大氅，梳着分頭，兩目奕奕發光的中年男子；她忍住了笑，繼續演下去。第二場全是對白，沒有王三姐的事，只那門官問公子道：『你的鬍子那裏去了？』公子答道：『剃頭的沒有，找了一個修脚的一根一的的修去了！』惹得滿場哄笑。那木板台上蘆簾蓬下的彩樓，用的是一張大圍裙，將兩根竹杆橫纏着，圍裙上鍋烟油痕斑斑點點。那軍官像發氣，站起來指手畫腳罵馬弁，馬弁跑進後台，一會兒招伏場面的急急忙忙換來了一塊紅洋布印花棹毯，權作彩樓，這時喬靜軒已唱到『老少人兒紛紛嚷』了，接連兩段快板唱完。那軍官一段一個大喝彩，一陣破鑼，一陣巴掌，弄得全場空氣緊張，個個

向他注目。最後又是快板一段：『耳邊廂聽得人喧嚷，想必打着討飯郎，莫非……』正到此處，西南角上突起一聲喝彩，大家又回頭望，那中年男子却滿不在乎，神態異常鎮靜，目光釘着台上，轉都不轉。台上的王寶川唱完搖板『回府去，稟告二老爹娘！』進去後，一片掌聲叫好聲中，台下的聽衆竟一轟而散，只剩下幾個老戲迷，看那丑腳們取趣打渾，丑腳們自知沒趣，也各自回府去稟告二老爹娘了。靜軒出了茶棚門，天色已晚，看見小五兒正自伸開臂腕，攔住衆人，很吃力的樣子。原來自從喬靜軒登台後，戲本來唱得好，不到兩天功夫，她的芳名，豐台全鎮婦孺皆知。就有許多拜倒石榴裙下的癩男蠢漢，以一見豐彩爲榮，這般人大多數是窮光蛋，沒有法兒進戲園，只得呼朋覓友，鵠立戲園大門之外，只等王素芳下台，便一窩蜂似的包圍，看過明白；自不然其中夾有流氓地痞，浮浪子弟，他們或是色牢中的餓鬼，或是想騙取婦女的衣飾，更談不到捧角。劉細葵在北平鮮魚口被一少年狂吻，前車可鑒，喬靜軒既無冰鑪，又無親友，孤單一人衝來衝去，確是有點危險！幸虧小五兒熱心，權充警察任務把閒人轟開，放開一

條路，保護喬靜軒回店。喬靜軒覺得身上有點疲倦，頭痛雖愈，熱度仍時升時降，舌苔慘白，心想兩天表演的成績既然不錯，只要夠店賬開銷，有盤費，也就心滿意足了，明天是最後一天，演奇冤報，應該特別賣點氣力，留去後之思。她這天回來，不說小五兒侍奉殷勤，老闆兼賬房從未謀過面的賀彥邦也來拜訪了。小五兒逢人便揄揚：『柳二爺的親戚不會錯的，聽說她還是玉梅香的先生。』聽到的人都好笑。喬靜軒正吃完飯，忽見店裏空氣緊張。幾樹夥計東奔西跑，小五兒更是忙得不亦樂乎，房中住客好似鴿子出籠一個個伸出頭來張望。卽見賀彥邦走出店門，恭而且敬的迎接一位軍官來了。那軍官穿一套黃呢制服，佩着一把長指揮刀，隨身四名馬弁，挺胸直入，喬靜軒定神一看，正是在戲園喊好，聲帶像打破鑼的人！心搖搖若懸旌，該會不是來找我的吧？飯也急得在肚裏滾。賀彥邦延那軍官到賬房裏，親手捧烟篩茶，那軍官視若無睹。賀彥邦笑着道：『林師長，今日怎麼有功夫光臨到小店？真是接都接不到！』那軍官摸摸鬍子，顯出得意的微笑道：『我特爲看看你們店裏一位客人。』賀彥邦心想，住在店裏的客人，多半是

窮途落魄，或是小本經商，沒有一個夠得上與師長攀交情；勉強的說，只有那位患腦病的是前清一名秀才，師長要會的或者是他？然而不敢斷定。即說：『噫！咱們小店裏的

客人也夠您會嗎？』那軍官眼睛一鼓道：『別

囉囉了！快去叫那王素芳來！』賀彥邦急急忙

忙跑到喬靜軒房中，見喬靜軒正看一張名刺，

即道：『王小姐！林……林師長請。』喬靜軒

問道：『那個林師長？』賀彥邦越急越說不出

，道：『就是林……林……林含春師長！』喬

靜軒道：『什麼林含春，林含秋，我不會！』

賀彥邦急得快哭起來，作揖打拱的央求：『您不會，我……我可當不起！您……您去吧

！』隨即聽見一陣皮靴聲，兩名馬弁跑到房門口，一聲報道：『敬禮！』喬靜軒似乎有

點後天遺傳性，她像她的父親一樣，最怕皮靴聲。這刻兒，她的心中，竟像一百個小鹿



撞胸頭，驚恐慌怖交集！那兩個馬弁道：『師長請王小姐！』喬靜軒按住胸口，對那馬弁道：『我不認識你們師長，怎好去見？』一個馬弁道：『師長認識您！師長佩服您！不去難爲情！』一個馬弁道：『不要緊！一回生，二回熟，咱們師長好得很！』一來一去像打蓮花落的惹得喬靜軒忍不住笑，此時雖拿定主意不會林師長，但在這種壓力之下，不會也不成；而且既然露面唱戲，不比緊守深閨，結交幾位朋友，沒有關係。便同馬弁老闖，來到賬房，林師長望見喬靜軒真個來了，喜出意外，預先站起來整整衣服，扣好領絆，兩個大毛鼻孔裏嗅着一股清香；見面時，笑得兩眼密合，眼角的魚鱗紋不知若干條。親自從衣袋裏取出一個精美的烟盒兒，拿一根大砲台香烟遞給喬靜軒，喬靜軒攔手道：『謝謝您！我不抽烟的。』鵠立一旁的一個少年馬弁，嗤的刮一根火柴，林師長歪着頭呼呼的抽，却斜着眼兒看喬靜軒。喬靜軒怪不好意思，道：『師長若沒有什麼話吩咐，明日我還有戲，想休息休息去。』林含春笑道：『別急！你明日是烏盆計吧？我來捧你，你的藝術真好，值得我們捧。豐台這個地方，他媽的沒一處好玩，從前天樂

那個唱花衫叫做碧什麼的，我就不愛她一個場鼻子，寒村透了，你的五官生得多們端正，戲又唱得好，好！多待幾天吧！」說罷，倒很乾脆，含笑點點頭，帶着馬弁，一窩風的去了，賀彥邦恭而且敬像拖尾巴的送出店門口。喬靜軒的心才放下，開初以為這軍官如同一隻野獸，她見林含春，如同一隻羔羊誤入深山大谷裏被豺狼虎豹包圍；現在覺得這姓林的師長，粗是粗，倒還慷慨激昂，也很客氣。她不知武人玩弄女性的本領比文人還凶！文人不過耍筆桿兒，賣小臉兒，一旦筆桿兒耍不出花腔，小臉兒起了皺，女人的心也就帶一枝箭飛去了；武人則有的是金錢，有的是槍桿子，金錢是美人所愛的，槍桿子也是女人所怕的，武人對女人說：『你愛我嗎？愛就供給你無量的金錢；你不愛我嗎？我就送你這一槍！』於是女人無條件的屈服了！把這枝箭，深深的陷入心窩，永遠拔不出來。可是林含春爲人，却比一般武人蠻幹的不同。他至少帶有一點英雄思想，受了傳統的信仰的支配，以爲一個英雄定要配個美人。龔定厂的詩：『設想英雄垂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他今年已五十以上的人了，家裏的黃臉婆兒比他大六歲，頻年爲國馳

驅，戎馬倉皇，沒有享過一刻兒女柔情的幸福。一見天人似的喬靜軒，也無怪乎他五體傾倒。不過武人究竟是不好惹的，喬靜軒雖把前此恐怖的心理減却了些，然而心中總不痛快：她情願屈交一位窮苦不堪的文人，不願高攀一位聲勢煊赫的武士。她從賬房回到自己房裏後，就叫小五兒來，問道：「這張名片是誰送來的？」小五兒道：「是我送來的，」喬靜軒道：「這姓汪的還在這裏嗎？」小五兒撲地笑道：「您別提這姓汪的了，您知道這姓汪的是誰？」喬靜軒道：「名片上是汪漱玉三字，這名兒生得很！」小五兒道：「這姓汪的，就是不會叫好的那個人！」喬靜軒回復戲園中的印象，也覺得好笑。道：「怎麼他也來找我？」小五兒道：「人家真是一番誠心呢！您回來後，他也就來了。他好像知道我是您的臨時跟包，就問我，想見見您，我說：『王小姐剛回來，也得休息休息呀！』他連忙點頭道：『啊，啊！不錯不錯！』就站在大門口兒等。您吃飯的時候，我又看見他，他央求見您，我說：『王小姐在吃飯啦！人家唱一天戲，也餓了，空着肚兒會客嗎？』他連忙陪小心，笑道：『這是我應該！不應該！』又站在院子裏

，一人踱來踱去，低着頭，像想什麼心事。我替您打洗臉水，又碰着他，他不好意思開口，對我只微笑，我明白他的意思，說：「你就在這兒等一會吧，我去通知小姐！」正在這個當兒，門外一陣嘈鬧聲，林師長來了，就不見那姓汪的……大概是嚇起跑了！」喬靜軒兩手拍着膝蓋樂道：「這人倒有意思！看來是一個老實人，把他等苦了！」小五兒出來，喬靜軒躺在新送來的一把藤椅上，休息片刻，覺得精神不佳，喉嚨微痛，便提前睡覺。次日清晨，突被一陣哄鬧聲驚醒！

第十一章

舞紅氍毹，歌金縷曲；
調碧鸚鵡，隔珍珠簾。

原來是一個瘋子，穿一身破衣，扭扭捏捏前來，將枯瘦如柴的手向東一指，歪頭唱道：「啊啊！兒要上天！」又扭轉身向西一指，笑着唱道：「啊啊！兒要入地！」店門口的羣衆正圍着看熱鬧，只見那瘋子唱完這兩句後，一個筋斗翻過來，扯開癩蝦蟆的腔調，兩目發直，狂奔而入，大唱道：「我本是，一窮儒，太烈性！」手舞足蹈鬧得天翻

地覆。上元店的老闆夥計以及住在前排房間的客人總動員，擋住了那瘋子。那瘋子長揖到地道：「謝主龍恩了！」接着道：「卑人要會王氏寶川，敢煩大哥通報一聲。」就有一個淘氣的觀衆故作戲腔插嘴道：「你要會那個王氏寶川？那瘋子笑道：『就是那王素芳王氏寶川！』喬靜軒正伸着頸子看熱鬧，忽然聽見這瘋子指名要會她，看來這瘋子並不瘋，必定是裝瘋的，她帶着驚慌，偷偷走開了。後來經過許多人的力量，才把瘋子攆起走。據知道這瘋子的說：『他本來就有點神經病，他之所以得病，是完全受了刺激，因他的妻子頗有幾分姿首，老不安分，生了五個兒子還在外軋姘頭，把他氣顛了！他有時裝做宋江，要殺閻婆惜；有時裝做武松，要剮潘金蓮。他最羨慕王寶川，因為王寶川貞潔，耐貧耐苦。不過這次發病，確實由於看了王素芳的戲；一舉一動無不模倣化子拾金。他曾在戲園一角，第二天聽了王素芳的彩樓記，幾次要上台搶球，被聽戲的人轟走的。是於逢人便說：『王素芳是我的老婆！這忘恩負義的婦人！』大家都知道他是瘋子，一笑置之。他有時反而揚言於衆道：『你們別把我當瘋子呀！世界上只有我不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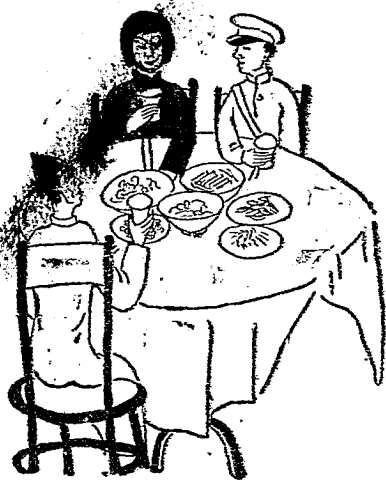
你們是瘋子啦！你們的妻子，個個都配起貞節牌坊嗎？哼！未見得！哼！未見得！哈哈
哈哈！！』大家都怕了他。他是這裏有名的張瘋子！又是這裏有名的戲迷！這一個上午
，完全被這戲迷兼瘋子胡鬧混過去了。喬靜軒吃過午飯後，精神覺得仍是困倦，躺在藤
椅上休息，不覺睡去。小五兒看見唱戲的鐘點快到，輕輕走近窗外向內張望，見喬靜軒
躺在那裏，就像一窩軟綿綿的玉，臉盤兒是玉琢成的，手指兒是玉搓成的，那彎彎兒兩
道眉，小小兒一張口，配合得恰到好處，他却不敢直喊，癡等了一會，獸看了一會，不
能再耐了，而喬靜軒睡得像很香甜，仍不敢叫喚。忽然計上心來，跑到外邊捉一隻花貓
，將貓從窗口放進去，那畜生颺地一梭，蹣地一跳，嗟的一聲，果然將喬靜軒從夢中驚
醒。即聽見裏面罵道：『死畜生！把茶壺都摔倒了！』小五兒乘機入房，見喬靜軒伸懶
腰，他恨不得學冒失鬼撲向前攔腰一抱。大凡存了虛心的人，氣是喘促的，臉也會微紅
，假如這良心沒死的話。喬靜軒見小五兒偷偷摸摸地進來，噲道：『當夥計是吃屎的？
連一個貓兒都管不了！』小五兒賠笑道：『不是貓兒來把信，您還在睡着呢！』那倒了

的茶壺的水橫滴下來，喬靜軒指着道：『你看！還不收拾收拾？』一言提醒小五兒，便扯開圍布一角抹乾，邊說：『時候到了，您要登台了！』這句話還未說完，外面咚咚急急匆匆跑來一人，喬靜軒一看，正是天樂老闆顧以康。顧以康邊指汗邊說：『王……王小姐！您再不去的話，大夥兒都都要退票了！林師長更是在發脾氣！』喬靜軒道：『你去吧！我就來。』顧以康抽身便走，回頭再叮嚀兩句，小五兒送出店來。小五兒兩眼鼓睜睜的望着道：『姓顧的！這一份兒錢，她拿去一半，我這一半夠花嗎？』顧以康半揖笑道：『囉！得了吧！老哥原諒點兒！』小五兒裝做發氣的樣子道：『什麼？誰原諒誰？這兩天你發腫了。還不加個倍兒嗎？王素芳今日還不唱的呢！不是我將她鬧醒，哼！……』顧以康一則心急如麻，一則知道這裏面的花樣——唱戲的本人倒沒什麼，只有跟包的最麻煩！當下就私許了小五兒一宗好處，小五兒才歡天喜地跑進來催喬靜軒。喬靜軒到了茶棚，從馬門向前望去，果然見滿園的聽衆紛紛擾擾，好似夏天的蚊雷；前面四五排站的站坐的坐，穿的穿軍裝穿的穿長袍，鬧得最凶！就中一位高長大漢，用指揮

刀指揮馬弁，害得幾個馬弁穿梭一般，那正是林師長，台上的戲停鑼了，唱鈞金龜的老旦，剛唱半截，帶着張義兒低頭進去了。正在這不得開交的當兒，印花門簾掀處，一個丑腳出來，大家才放下心，知道奇冤報開始。最滑稽的，這剛出馬門裝趙大的小丑，就是剛入馬門飾張義的小丑，他一轉身便成兩人。不懂戲的以爲那張義又出來了，火上加油，預備大鬧；及至聽到腔兒詞兒不對，才明白來的是另外一個人，舒一口氣。喬靜軒今日飾劉世昌，剛出馬門，彩聲雷動！開頭兩句：『一日離家一日深，好似孤雁宿寒林！』把一個長途倦旅的客商的淒涼感慨，從這十四字的抑揚頓挫聲中刻畫出來，何等的哀切！林含春差不多要狂了，破鑼似的彩聲起處，接着一陣叭叭的拍掌聲，一望而知是林含春約來捧場的。喬靜軒在台上注意：怎麼沒有看見那姓汪的呢？前昨兩天，全坐在西南角，今日坐的是位女人，難道是他的太太嗎？既然他的太太來了，他爲什麼不來呢？既然他有太太，爲什麼還來找我呢？這人可真有點奇怪！直到最後一段西皮流水板，喬靜軒唱到『偶遇趙大起不良，害死主僕雙雙喪，燒成烏盆在窖內藏，不是別古討帳

往……」忽然聽得遠遠一聲喝彩，喬靜軒隨聲望去，那喝彩的不是汪漱玉是誰！他坐在最遠的一處差不多接近戲園大門，前排一對油臉，歪戴呢博士帽，香煙裊裊，有說有笑，汪漱玉緊坐後面，動都不動。這天的人更是擁擠，有許多沒法兒進來，就站在戲園大門伸着頸子望，側着耳朵聽，台上的劉世昌進去後，他們還是不散，要求王素芳續演三天。喬靜軒回店後，早有自命爲代表的三個人隨着願以康來了，每張名片上寫有「代表」二字，也不知究竟是代表誰？喬靜軒正在推辭，外面一陣么喝，說是林師長到了！那代表及願以康紛紛退竄，仍由賀彥邦迎頭接進。林含春也不客氣，直入喬靜軒的臥室，四個馬弁像站崗般守住房門口。林含春進房就恭而且敬的行軍禮，笑瞇瞇的道：「今日可累了！咱們到會芳園吃飯去，我早就邀了幾位朋友在那兒等着呢！我可真高興，特地前來親自接啦。」喬靜軒本想在店安靜一會兒，養養嗓子，作萬一再唱時的準備；而且這兩三天喉嚨老不大舒服，不想吃什麼油葷；但是林師長的面子人情又不可却，只得勉強接應他去。林含春聽到喬靜軒接應他去吃飯，心裏快活得了不得，看見喬靜軒並不打

扮，美麗天然，與那些塗脂抹粉者有天淵之別，油然而生出敬愛之心。一路來到會芳園，早有最前哨的夥計把信，這酒館兒頓時空氣緊張，鍋裏炒的菜都伸出頭來探望。從裏面



出來了一大批人，各色服裝各種形狀的全有，恭迎林師長，林含春得意的笑道：「咱們進去吧！」館兒房間太小，無法容納，臨時將板壁拆開，打通成一大間，座了兩大圓棹。首由林含春個別介紹，其中有兩位：一位是林含春的祕書，紹興師爺出身，近視眼，糟紅鼻，門牙缺一顆，說話不關風，此人素以東方曼倩自命，姓孔名如海；一位是林含春的軍法正，乾瘦如柴，兩眼鼓出，稀鬆幾根鬍子，足智多謀，人稱爲小諸葛，姓袁名汝成。菜擺了滿座，酒已開始。孔如海首先舉杯說：「今日師座請貴賓，我們叨陪末座，不勝榮幸！現在

，先進師座一杯酒！」說完，一飲而盡，隨即斟滿一杯，又舉起道：「再進王小姐一杯酒！」他不管王小姐吃不吃，自己一咕嚕地喝下去了；又斟滿一杯，笑道：「這一杯，是敬我們的師座和王小姐兩人的，請乾一個雙杯！」又一飲而盡，大家拍起掌來。喬靜軒很不高興，心想：這樣一個狂奴，如果胸中有幾分文墨，倒還罷了，但看那鬼樣子，缺牙缺嘴的，保不定是飯桶。袁汝成接着起立道：「今日我的意見，每人各敬師座和王小姐一杯，師座和王小姐不喝沒關係，我們是非喝不可的！我們只要求王小姐和師座對飲一杯！有不敬酒的，責罰五十大軍棍！」喬靜軒先見那人已不樂意，又聽到剛才一番話，恨不立時離開，林含春起立搔手道：「你們別開玩笑了，咱們同乾一杯！」一邊舉杯一邊私告馬弁替喬靜軒換了白開水，各人也知道喬靜軒喝的是水不是酒，只因要逢迎大官的意思，說出許多裝聾裝癡的恭維話。這時，會芳園外擠滿了看熱鬧的人，有的是瞻仰林師長，有的是崇拜王素芳，賬房不能維持秩序，進來報告馬弁，被林含春知道了，立派馬弁二名出來彈壓，拔出盒子砲，大家看見要開鎗，才嚇得紛紛潰走，却撞倒一

個人，正是顧以康。顧以康爲着不堪聽衆的包圍，非請王素芳續唱三天不可，又從天樂趕到會芳來。他最近結交了林師長的馬弁，結交一個闊人的馬弁，就有升官發財的希望。他將情形告訴了馬弁，拿出一盒紙煙請馬弁抽，作揖打拱的央求，馬弁進去了，一會兒有夥計出來說：『師長叫姓顧的進去！』顧以康如奉聖旨，走到房間門口，一派酒肉香味，口中清水直吞。看見王素芳坐在林師長旁邊，林師長正夾一大塊花羔羔的牛肉敬王素芳，王素芳站起身表示謝絕，眉宇間像瑣着憂愁。林含春知道是顧以康來了，即問：『幹什麼？』顧以康戰兢兢地將要求王女士續演的情形稟告一遍，林含春一個哈哈道：『你去吧；算我的！』顧以康噙噙地自去了。林含春隨即和喬靜軒商量，無論如何，要請她看他的面子再唱一兩天。孔如海袁汝成一般人自不然同聲附和。喬靜軒道：『唱都沒有什麼不可以，只是我的喉嚨怪不好過。』林含春道：『我替你看看。』喬靜軒車轉身張開口，林含春一看，不禁『哎呀！』一聲，忽然覺得自己冒失，忙轉口道：『哎呀！我以爲是白喉，却原來是小舌兒倒下去了，不要緊不要緊！』隨即顧馬弁道：『怎

麼今日馬軍醫沒來呢？」馬弁立正行禮答道：「報告！馬軍醫到第二旅第四團第一營第三連醫馬去了！」林含春向衆人道：「王小姐既然不大舒服，身體要緊，唱戲不唱戲真沒關係！」又對馬弁道：「你們告訴那姓顧的，說是我講的，王小姐病了，不唱戲；誰再要她唱戲，槍斃！」馬弁連聲唱諾，暗自公推兩人前去。酒未闌，人先散，林含春親自護送喬靜軒回到店中，安慰她一回；自己來到賬房裏，問賀彥邦本地有沒有好醫生？賀彥邦道：「有一個專治七癆五傷的王二麻子，現在死了！」林含春罵道：「放屁！誰要他診七癆五傷？我問的是診白喉！」賀彥邦連忙賠小心道：「啞啊！診白喉的！有是有，一位西醫。」林含春問道：「姓什麼？」賀彥邦道：「好像姓汪吧？師長！等我來問問一個人。」即走出賬房喊小五兒，小五兒隨着進來，請了安，林含春問道：「你認識那姓汪的西醫嗎？」小五兒道：「是在天樂戲園認識的！」林含春道：「什麼樣兒？」小五兒道：「就是那不大會喊好的！」這句話引起林含春的記憶，他就不高興在戲園亂叫好的，他沒有自己反省；而且他聽說這姓汪的也是捧王素芳的一個，仇人見面分外眼

紅，何況是情敵？因此他『呸！』的一聲道：『他配診王小姐的病嗎！』林含春怒冲冲走過這邊來，瞧見喬靜軒斜倚床上，雙眉緊蹙，非常痛苦的样子。林含春一肚怒氣，看見喬靜軒，便冰消瓦解。說：『我去請位大夫來！』帶着馬弁慌慌張張出去了。晚間，喬靜軒的喉嚨越痛得厲害，水都不能進口。賀彥邦出去小便，瞥見黯淡的燈光裏，幽幽地一個人影。賀彥邦一驚，故意提高嗓子問道：『你是誰呀？』那人答道：『我就是我！』賀彥邦壯着膽上前一看，彷彿認得，那人笑道：『賀老闖，你不認識我了吧？我姓汪！』賀彥邦道：『啊！是了，原來是汪先生！』汪漱玉道：『我們還是前一個月在茶館兒遇見的，徐大夫現到南邊去了！』賀彥邦道：『啊！是的，您等一等，我去就來。』汪漱玉就在門口徘徊，兀自癡想。他本來在會芳園定了座位請喬靜軒吃飯，後來會芳園得到林師長的臨時通知，將汪漱玉定座退了，他就在會芳園一家燒餅店坐候，好容易看見喬靜軒一行人出來，經打聽的結果，知道喬靜軒不舒服。喉嚨生病，他回到自己開設的一所小醫院裏，遍覓藥水不得，到一家朋友處借來一瓶匆匆送到上元店來，不巧林含

春正在店裏，只得回轉頭去，此刻還沒吃晚飯，餓着肚子又來了。他所急的，不是自己的肚子，而是人家的喉嚨。賀彥邦一邊繫褲腰一邊走來，問道：「汪先生！您手上拿的是什麼東西？」汪漱玉道：「是瓶藥水。」賀彥邦知道是送喬靜軒診病的，却故意逗他道：「您到這兒賣藥水嗎？是定州眼藥？是同仁堂的狗皮膏藥？」汪漱玉不好意思，臉紅一下，道：「我問你，王小姐的喉嚨好些沒有？我想看看她。」賀彥邦道：「噢！您那兒這消息靈通？別當醫生，可以做新聞記者了。」又說：「現在痛得厲害呢！」汪漱玉道：「這是一瓶硼酸水，要她漱漱口好了，我還是在朋友家裏借來的。」賀彥邦道：「您不是開醫院嗎？」汪漱玉點首道：「不錯！是開醫院啦！但我是外科醫生，不是內科醫生。」賀彥邦道：「您還是見不見她？」汪漱玉歪着頭想，賀彥邦道：「不見算了吧！人家這樣痛，你又是外科，見了也沒用處。好！我替你把这瓶藥水送交她。」汪漱玉道：「我先回去了。如果她好一點，你打發人來告訴我；你不打發人，就是她不好，我明日再來看她。」肚裏唧哩咕嚕地叫着，催着他回去吃晚飯。喬靜軒正痛得要命的當兒，見

賀老闖拿瓶藥水進來，命小五兒端着痰盂，請她嗽口，她忍痛坐起，霍霍地嗽了幾下，覺得痛楚稍殺，仍復躺下床來，閉目靜養。心想這姓林的一去不回，武人的心終究靠不住，只可同安樂不可共患難，這樣小小病痛，就藉故避開，真有什麼風波，他還理你嗎！那姓汪的也不是好人，沒有病時三番五次來看我，有了病連名片都沒有。茫茫塵世，真不容易找一個可共甘苦的人！倒是賀彥邦願以康小五兒這般人還來看看我，禮失而求諸野，將來的四維，只有在商賈阜隸之間可以找出。這一晚，喬靜軒精神上的痛苦，比軀殼上的疾病，厲害得多；不獨未能安眠，而且終宵惡夢。次日正午，忽傳有人進來，正是林含春，穿着大馬靴統統地，帶一位西裝少年匆匆而入。那少年手提皮箱一只，望而知爲西醫。林含春看見喬靜軒沈鬱的面色，也不暇問她的心境如何？病態如何？喘着氣說：『我因豐台找不着好醫生，昨晚特到北京去，請了這位殷醫生同來。』喬靜軒點點頭表示感謝，對於林含春最不满意的一點，就是那大馬靴走路時統統的聲音。殷醫生打開皮箱，取出應有的法寶，扶起喬靜軒，對着光看喉嚨，顯然有些白點，他

又從箱裏選了一小瓶藥水，將藥棉少許浸透，滴入喉內，喬靜軒『哎喲！』一聲，面色蒼白，往後便躺，林含春急得目瞪口呆，那醫生搖手道：『沒關係！沒關係！』一手支着喬靜軒的肩，一手高舉藥棉，叫喬靜軒張開口，喬靜軒那裏會肯，痛得像針錐，像炒栗子爆裂，呼吸迫促起來，眼淚花花流下。林含春叭地一個耳光打在那醫生頰上，五個紅指印，罵道：『你媽的！滾你的去吧！』那殷醫生哭哭啼啼，收拾器具，提起皮箱，踉蹌逃命，出房門的時候，還被馬弁很很地踢了幾腳。喬靜軒深怕惹出大禍，被林師長這場脾氣驚恐之餘，喉裏反覺好些；只是林含春急得滿房竄，看看手錶，忽然往外直跑。馬弁一溜烟追趕上去，見師長向車站方面跑，知道是趕車。趕入車站，那月台一端遠遠站着一個人，瞥見林含春前來，嚇得三魂不附二體，急忙爬上車，還以為是特地來追趕呢！林含春上了車，兀自抽烟，眼向窗外望，心裏決定一個辦法。到了北平，坐汽車直到最著名的泰利醫院。這林含春在東北曾立下戰功，誰不曉得？泰利醫院雖是外國人所開，平常喜歡把狗和窮的病人做試驗品，至對於資本家或軍閥，則特別恭維！可是他的

醫生，技術確比別家高明。林含春接洽以後，泰利醫院院長應允選派醫生前往豐台，但因人少事繁，不夠分配，須林含春等一日，以便同往。林含春一則知道這家醫院的派頭，選人前往已是天大面子；二則自己在北平還有點公事，順便要會會他的長官楊宇風上將軍；但一想到喬靜軒的病狀，便覺片刻不能耽擱，螞蟻在熱鍋上爬，好不甘心！在林含春坐候北平的時候，正是汪漱玉邀請一位名醫前赴豐台的時候。當夜汪漱玉等了一夜，不見賀彥邦的回信，次日清早匆匆趕早班車到北平。他雖是一位西醫，脾氣倒很古怪，認為西醫特長在外科，講到內科，中醫固然不行，西醫更無辦法。於今時代不同了，什麼都講科學化；比如出恭，據一般新時代的文學家說，為實行科學化，所以必須要坐抽水馬桶。汪漱玉的主張，以為中醫必須科學化而西醫必須灌以東方精神上的文明，醫藥才兩有進步。西醫裏面，他沒有佩服的，中醫素來看不起眼，勉強佩服一位姓古的大夫，就是古絳軒。他此次為喬靜軒的病入京，認定能診這病的，只有古絳軒一人，所以特別來請他，碰巧古絳軒出診到天津去了，他便趕到天津；等他趕到天津，古絳軒已回

到北平；等他趕回北平，古絳軒又到天津去了；這一次是從天津找到古絳軒像捧一尊玉皇大帝同車到豐台，時候已很晚了。汪漱玉先派人打聽林師長是不是在上元店，回報林師長不在，他才邀同古大夫前來。古絳軒因為診的是喉病，不便抽烟，他的水烟袋幾番想脫穎而出。一見喬靜軒，在淡薄的燈光下雖看不清，可是那臉盤兒，模樣和神氣，面熟得很，是在那裏見過的？好像從前診過她的病？那末汪漱玉口中所介紹的王女士，不見得本姓姓王？古絳軒診病，照例簡單明瞭，撫了一下脈，看了一下喉嚨，提起筆便開單子，一筆像鐘鼎文的怪字。對喬靜軒道：『王小姐放心！吃了這劑藥，明天就會好的。』說畢即出房門，走到院子裏忽然停住腳，將水烟袋掏出，從口袋裏抽出兩根紙煤，刮燃火柴，就站在那裏呼呼地吸，一言不發，等那兩根紙煤吃完了，然後將烟袋插入袋裏，別了汪漱玉，汪漱玉定要送上車，經他堅決拒絕，汪漱玉才沒有送，忙到小藥舖，點了一劑藥，拿回店來，重托小五兒好好的煎，又親自拜託賀老闖。賀老闖道：『您剛才帶來的那位小鬚子大夫是誰呀？』汪漱玉道：『他就是京津一帶鼎鼎大名的古絳軒！』

賀彥邦以手撫額道：『好！王小姐有救了！』汪漱玉道：『上回那瓶藥水漱過口沒有？』賀彥邦笑道：『就是因爲嗽了口，病更加重！』汪漱玉拍着膝歎道：『恐怕拿錯藥水了！』又問道：『王小姐說過我沒有？』賀彥邦道：『她說你這人很好，她很愛你，就是不應該拿錯了藥水！』汪漱玉信以爲真，深悔自己孟浪，不知拿錯了一瓶什麼藥水，幸而沒有發生大危險，否則還要吃人命官司。走出前院看小五兒煨的藥，不料水少火大，竟將一罐藥燒焦了，汪漱玉只得出去再買一劑，親自煨藥。這時已近夜十點鐘。小五兒道：『汪先生！您放心！這次不會燒乾的。時候不早了，您回去吧！』汪漱玉道：『一個人天天吃飯睡覺，一天不吃飯不睡覺要什麼緊！』小五兒道：『那末，您預備今日不睡嗎？』汪漱玉道：『看她這劑藥吃下去好不好？好就睡，不好就不睡。』小五兒道：『不睡又怎樣？』汪漱玉道：『還不是又要到北京天津去！』小五兒替他發愁，他却格外興奮，一生難得機會替美人煨藥。藥煨好了，親自端進去，喬靜軒自被股醫生強制滴藥後，喉病更加厲害，四肢發炎起來，古大夫來診視，她並不覺得是什麼人，自然連

汪漱玉也沒想到，她只恍恍惚惚見有幾個人穿來穿去，迷離得像夢中。夜深稍爲清醒點，見來人好像是姓汪的，兩手捧碗藥，高抬到鼻梁，喬靜軒顧不得許多了，勉強掙起來，一飲而盡，汪漱玉皺着眉，替她難過。當汪漱玉進房時，喬靜軒將手幾擺，意思是要汪漱玉離開，以免傳染，汪漱玉誤會了意思，以爲不吃藥，或是拒絕他，心搖搖若懸旌，及見喬靜軒一飲而盡，心才放下。一不敢和喬靜軒攀談，二不敢擾喬靜軒靜養，三還要聽服藥後的消息，便側身退出房門，仍找小五兒鬼混，小五兒對不住是早伏在一張爛棹上打磕困，汪漱玉聽他正講夢話：『哼！你不能怪我啦！她病了有什麼辦法？我還是要錢！』汪漱玉將他推醒，小五兒將眼一揉，驚道：『怎麼您還沒有回去？』汪漱玉氣道：『我替你當茶房，你這種茶房吃屎的囉！』小五兒道：『你怎麼開口就罵人！』汪漱玉道：『你當茶房是不是應該招伏客人？』小五兒道：『你當醫生怎麼跑到我們店裏，憑什麼資格招伏一個不相干的女人？』汪漱玉被他這一問倒有點困難，真的，我憑什麼資格來招伏她？人家談起來太笑話了。小五兒看汪漱玉半晌不語，益發神氣，放開喉

囑道：『你還不走，待會兒林師長來，小心你的兩隻腿！』汪漱玉氣極了，驢地打小五兒一個耳光，小五兒向後一閃，耳光落空；小五兒放潑似的號哭道：『好！半夜三更打起人來了！可了得！可了得！』驚醒了全店的人，許多起來看熱鬧，素患神經衰弱戴風帽的老先生出來最早。小五兒深怕汪漱玉逃走，抓住大襟，汪漱玉將他一摔，怒冲冲地道：『好漢做事



好漢當！』屹立在院子裏。賀彥邦也起來了，見衆人圍着的是汪漱玉，又知道汪漱玉是來招伏喬靜軒，不知如何會與小五兒發生衝突；他還明白事理，責罵小五兒幾句，安慰汪漱玉一頓，送其出門。汪漱玉走到門口，脚步忽停，向賀彥邦道：『勞你的駕！看看王小姐好些沒有

？」賀彥邦知道這人很癡，不敷衍他是不會出大門的，便抽身入內，在院子裏站一分鐘，走出來告汪漱玉道：「好多了！她還謝謝您呢！」汪漱玉不禁大喜，把剛才吵架的牢騷，全丟到爪哇國去了。辭別賀老，鬧出店門，仰頭望天上的星光分外美麗，遠處傳來悠揚的鷄聲。回到醫院裏，睡一刻兒，便已天亮。但在這一刻兒中，他做了一個又長又快的夢。他夢見在他深晚離開上元店的第二天，林含春帶着一位外國醫生回豐台來了。那外國醫生叫做「司太文」(Dr. Steven)，是泰利醫院有名的喉科專門醫生，診好人的時候固多，診死人的時候亦復不少，所以有些幽默大家就替司太文取一個綽號，叫做「死得穩！」他能說兩個字一句的中國話，而且自命爲中國通，住在中國十八年，學得「你好嗎？」「我很歡喜！」「吃飯」幾句話。他又是中國政府衛生行政的顧問。這次屈駕到豐台，一半的使命是考查鄉村衛生行政事宜。見了上元店牆上幾個大字，以爲是圖案畫。一入番靜軒房門，即將所有的窗戶打開。附近上元店的居民以及上元店的住客，見了洋鬼子前來，好像看耍狗熊的，爭先恐後擠入，婦女和小孩兒尤甚多。司太文略略回林

合春示意，要他驅逐這般觀衆。林合春命令馬弁，一聲叱咤，衆人如鳥獸散，剩下幾個不怕事的，伸着頭遠遠探望。這時最樂意的莫過於林合春了。他見喬靜軒的病容頓減，靠着棹兒看書，心裏驚喜交集。驚的是喉病如何好得這樣快，除非觀音大士的楊枝甘露，豐台那兒有這樣好的名醫？喜的是喉病痊愈，慢慢兒與喬靜軒接近，好實現他的計劃。滿面堆着笑容，坐在一邊，靜看司太文的神機妙手。司太文先把細而長的小玻璃管放在病人口中，驗了溫度，又將小收音機似的兩個聽筒夾在耳旁，教喬靜軒解開衣，喬靜軒怪不好意思的勉將大襟解開，露出一段粉頸酥胸，臉泛起了紅潮。司太文將喬靜軒周身敲了一遍，然後看看喉嚨。點頭對林合春道：「好！好了！」隨將那些管兒筒兒收入提包內，另從提包內拿出一瓶藥水，做漱口和漱了以後要吐出的模樣，交給喬靜軒。說一聲「再見！」拉起林合春就走。林合春也莫明其妙，因是外國人做的事，無理都有理，極平凡都極精彩。隨着司太文出來，考察鄉政。出門即遇着一窮孩子，瘦得幾根骨頭，司太文對林合春道：「營養……不良！」接着道：「多吃……雞蛋……牛乳！」走過

處廁所，皺着眉指地下道：『多洒……衛生……水！』看見污泥裏睡一隻病母豬，又對林含春道：『要進……醫院！』林含春忍俊不住，陪着他走，直到車站，面送鈔票百元，司太文並不客氣，收入衣袋裏，點點頭，道：『再見……再見！』林含春好像小鳥脫了樊籠，鯉魚游到大海，趕忙三脚兩步回到上元店。喬靜軒正拿起藥水瓶看，心想西醫治白喉老是用這種藥水，漱了等於沒漱，想不到林師長一去兩三天請了這一個外國飯桶來，忽然看見林含春回來了，她站起身來請坐，林含春道：『外國人做事就是這樣乾脆。他見你病好，他就不再診，不像中國醫生，分明你的病已好，他偏說還沒好，還要你照顧他一兩次。』接着問喬靜軒：『不錯！我正要問你，怎麼病好得這樣快？』喬靜軒毫不遲疑地答道：『事真湊巧！您去之後，第二天有一位姓古的大夫路過此地，便請他開了一個藥方……』說時從枕頭下取出給林含春看：『服了一劑，喉症痊愈，想不到中醫也有這種回春妙手！』林含春道：『我生平不信中醫，這樣看來，却未可厚非。』

喬靜軒笑道：『比剛才那位外國先生如何？』林含春道：『各有各的好處。』當日林含春

陪喬靜軒直陪到深夜才回司令部。一連三天，皆是喬靜軒喉病新愈安心調養的時期，不獨靜夜安眠洗心滌慮，而且寡言節食去煩避囂。林含春究竟是一個表裏如一的莽男子，平常心急如烈火，惟有這番對喬靜軒，真是例外又例外。你想，男子漢憑空捧一個女人，對於這女人六體投地的傾倒，萬忙之中親自爲她的病長途跑來跑去，所爲何來？固然，愛情是沒有條件的，是超越而神聖的，但是，這世界上有幾個無條件而具有超越性神聖性的愛情？林含春雖是武人，對於愛情真諦也明白一點，追逐女人的手段及其技術，有時比小白臉還凶。他何嘗不知道喬靜軒非普遍一般戲子票友可比，不是利誘威脅或欺騙所弄得到手的，只有慢慢的講交情。追逐異性如同建設國家一樣，自有其一定的步驟。但是林含春那能再忍下去呢？他想邀喬靜軒到北平去逛，藉此機會和她親近，這提議被喬靜軒拒絕了，理由是北平熟人太多，遇着不便。他想另外替喬靜軒租棟房子，以便常來常往避人耳目，這提議也被喬靜軒謝絕了，理由是豐台這地方無論如何不能久居。最後的辦法，只有多請喬靜軒吃飯，在吃飯的時候有意無意談些問題，仿古人杯酒聯歡

之意，也許由這杯酒聯歡進而爲風雨聯床。吃飯的地點是會芳園。好像這名兒是專爲『會』王素『芳』而設，林含春心裏這麼樂着。是在喬靜軒決定離開豐台前一天的下午，前面幾個馬弁把守會芳園；照例林師長尊駕一到，其餘客人無敢臨門，會芳園的老闆啞子吃黃蓮做不得聲，幸而林師長手邊揮霍，稍補損失。林含春恭恭敬敬替喬靜軒斟了一杯清茶，道：『王小姐！咱們總算有了深刻的認識了，我不會說假話。我勸你不要到張家口去，那兒並不安靜，於今的政局朝夕萬變，你隻身千里，遇着病痛，誰來照顧？你如果不願到北京，我帶你到天津去，我有幾個好朋友都住在日租界，那裏有多餘房子，你就住在天津，不比到張家口好萬倍嗎？』喬靜軒故意試試林含春，道：『我一人住在天津幹嗎？你說你家在保定，還有老太太，我就拜記老太太做乾女好了，就挨老太太住。』林含春信以爲真，不等說完便搶着道：『老太太還要接出門住，你住天津，就接老太太來……』喬靜軒道：『你家裏究竟還有些什麼人？』林含春挺住一下，答道：『我不是告訴你了嗎？老婆是離婚了，剩下三個孩子！』喬靜軒道：『幾時離婚的？』林含春

道：『前年。』喬靜軒道：『因什麼事離婚？』林含春道：『前年打下敗仗，算命的說，家中有白虎星。一定是老婆。就將她離了！』喬靜軒正色道：『哼！自己打败仗怪人家！假如我跟你了，打下敗仗，又怎麼辦呢？』林含春一個哈哈道：『真是你跟我，我打仗都奮勇些，那兒會打败仗呢？』喬靜軒逼着問道：『萬一打下敗仗怎樣辦？』林含春把小鬍子一摸，笑道：『萬一打下敗仗，只好再請算命的推個八字，看究竟那一個是白虎星下凡？』喬靜軒道：『別說了！你們男子漢的心都是黑的！歪的！不等邊三角形的！』林含春吩咐馬弁快叫夥計拿酒菜來，自斟自酌；因喬靜軒不能喝酒吃葷，另備素菜一份。酒酣耳熱，林含春道：『王小姐！我的救苦救難觀世音的王小姐！說了半天，你的意思怎麼樣？』喬靜軒淡然道：『我的意思始終一致，明天就去張家口。』林含春笑道：『窮荒極漠，有什麼好處？不到京津，就在這兒多留幾天吧！』說罷快流出淚來。喬靜軒覺得又可憐又可笑，替他換了一杯熱酒，道：『用不着這樣傷心！現在國家正多患難，上馬殺賊是好男兒大丈夫的責任，別爲一個弱小女子掛肚牽腸！』林含春真的哭起來了。

，酒也不喝，伏在棹上嗚嗚咽咽地像抽氣筒，忽然聽見外面一聲：『報告！』這一聲來得非常驚人！

第十一章

萬里迢遞，重溫舊夢；
三軍傲擾，又斷生機。

林含春見那馬弁送一封電報來，忙接過拆開，神色緊張，塞入口袋裏，一手還用白手套拭淚痕。站起身道：『王小姐！我們再會了！』伸出手要同喬靜軒把握。喬靜軒驚奇道：『怎麼！您要到那兒去？』林含春悽然道：『馬上就要動身！希望以後常通信！』右手越伸過來，一把捏住喬靜軒的掌心，又道：『你若是要到張家口去，我沒法兒攔阻你；最好是回北京。』手越捏越緊了，喬靜軒輕輕道：『放手吧！人家看見了不像樣兒。』林含春才鬆手，對兩個馬弁細語叮囑，兩個馬弁先走了。林含春戴上軍帽，率領隨從，向喬靜軒半鞠躬，很很望一眼，轉身昂昂地去了。喬靜軒預備開茶錢，會芳園的夥計道：『林師長早已賞過了。』只得向上元店來。天給汪漱玉以好機會，他聽見林

含春入京的消息，即忙來到上元店訪喬靜軒。將近店門，望見有兩個佩薄殼槍的兵士站在門口，搶糖葫蘆吃，賣糖葫蘆的老頭子苦苦央求給錢；汪漱玉心很奇怪，怎麼不去守衛的地方守衛，却來搶窮老頭兒的東西？他剛走近店門口，那兩個兵士並排攔住，厲聲問道：『幹嗎的？』汪漱玉道：『會一個人。』一個兵士問道：『會那個？』汪漱玉靈機忽閃，心想這兩人莫非是林含春的部下，做王素芳保鏢的？林含春雖走了，派這兩個寶貝守門，簡直把王素芳當做他的什麼人了！王素芳不是沒有人格的女子，難道真愛上了這位八太爺？也許因為他有金錢，有地位，有勢力，屈服了吧！果然如此，我又何苦自尋煩惱，會她做甚！那兵士問會那個，本來脫口而出說要會王素芳，却立時將他收回成命，答道：『會老闆。』一個兵士道：『你姓什麼？』汪漱玉道：『我姓汪。』那兵士的鷹目注視汪漱玉，叱道：『老闆不在店裏了！』汪漱玉沈吟半晌，問道：『你們二位是號房先生嗎？』一個兵士道：『你管不着！快走！快走！快走！』汪漱玉滿肚悶氣，蹣跚回到醫院，心裏說不出的痛苦。林含春在豐台，不便接近喬靜軒，林含春走了，仍是不能接近。人生世上

有何意義？望着一朵天香國色的花，被人家生生關在荒園裏，既沒有人培植，又沒有人賞鑒，這花固然可憐，這望花的人比花更可憐啦！率性不聽她的戲也好，率性不替她請醫生也好，率性腦筋中沒有她的印象也好，現在一切都鑄成了大錯，悔也悔不及了。一個失戀者的悲哀，是天地間最真實的悲哀！此刻汪漱玉已走入了自以為失戀的迷途，他將他的事業看得很渺小，瞳扎把喬靜軒的印象放得特別大。他決定犧牲一座小小的醫院，不在豐台贈了，放棄這沙漠似的北方回到溫和的南國懷抱。豐台雖不再贈，回鄉不是時候，爲着某種便利，他決定到北京去開一座規模較大的醫院。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寄喬靜軒，等到喬靜軒打發小五兒去找他，他已走了，小醫院已變成雜貨店。喬靜軒最初看見兩個馬弁守店門，心裏很是疑奇，後來看見他們常川駐在店裏，簡直像監視她的行動。有一個馬弁是認識的，便召他來問道：『你們是師長派來的嗎？』那馬弁道：『是！』喬靜軒道：『派來幹嗎的？』那馬弁道：『師長說，王小姐住在店裏沒人招伏，而且本地的流氓地痞很多，要我們隨時侍候您。』喬靜軒道：『我看，不必勞你們二位，因

爲二位守在門口，店裏來往出入的人很多，都不方便；而且我半天就要走了。你們回去報告師長，說我謝謝他！」那馬弁道：「師長說過的，小姐一天不走，我們一天蹲在這兒。我們不能違抗命令！」喬靜軒把這兩名丘八無法，只好任其站崗，叮囑他們不要妨礙店內外人。可是這末一來，第一氣走了汪漱玉，第二影響賀彥邦的營業，第三無形中限制了喬靜軒的自由。外面的風聲漸漸吹入喬靜軒耳中，不是說林師長已和王某發生關係了，要不然，爲什麼派兵保護她呢？就是說王某不愛林師長，要不然，爲什麼派兵監督她呢？羨慕的人說：別瞧不起唱戲的，一會兒就變成師長太太了！嫉妬的人說：當師長太太又有什麼好處？有錢有勢的人愛一個丟一個，簡直是家常便飯。就是在喬靜軒自己心中，也不大明白林含春究竟是什麼作用。從汪漱玉的信看來，這兩個兵彷彿是專爲汪漱玉而設的，不然旁的人進出很自由，惟獨汪漱玉碰硬釘子。但是，現在汪漱玉走了，爲什麼還照常守衛呢？這就不可解了。大凡人對於一件事情或一個問題不能解決的時候，就會生疑。喬靜軒疑心這兩個兵真是林含春派來監督她的，我可以從我的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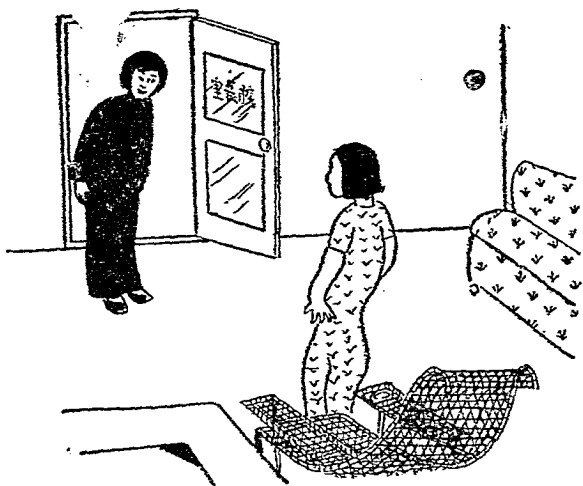
偵察出他們的真意所在。即叫小五兒喊那馬弁進來，對他道：『我預備明日到張家口去，你們二位辛苦了，回去告師長銷差好了，這裏有兩塊錢，拿去喝鐘兒酒吧！』那馬弁連忙擺手道：『師長說過，侍候王小姐，不獨不能受王小姐的賞號，而且王小姐的店賬等等，師長全都付清了。反正您去張家口要回北京，我和趙勝送您去，師長也許還在京，您有功夫去會會他，沒功夫，到了張家口千萬通信！師長要我們這樣告訴你。』喬靜軒詫異道：『怎麼我的店賬，師長都付清了？這怎麼使得！那末，我把應該付店賬的錢，給你們二位喝酒好了。』邊說邊拿錢，那馬弁飛也似的跑出來，從賬房裏拖起賀彥邦就走，來到喬靜軒房內。賀彥邦道：『真的！林師長早已將賬結清，您到張家口去的盤費都在這兒呢！』喬靜軒皺眉道：『這是怎麼說法？好！就這樣吧。林師長留的盤費賞給他們二人好了。』心裏覺得這馬弁並非監督性質，林含春雖是武人，倒有幾分情感，心細得很！次日喬靜軒果然離開豐台，旁的人想送行都不敢，只有賀彥邦願以康小五兒等幾個人追隨馬弁之後送到車站；喬靜軒走過的地方，行人立住了腳，居民擠出門來望

此數言似招之詞

，趕脚的停止了鞭，賣菜的放下了擔，都來瞻仰這絕色的美人！林師長崇拜的美人！喬靜軒依依不捨的是上元店牆上那幾個壁窠大字，除此別無所戀。她每次出門，必定回顧這字，高興時更加興奮，愁悶時可解煩憂。「乾坤一旅舍，日月兩車輪！」人生數十寒暑耳，古往今來皆如此！這短促的時期，在豐台所得笑料，所演的悲劇，夢一般的過去了！她邊走邊想。將到車站，忽然從木柵欄邊鑽出一個蓬頭汚面的怪人，猛地趨前對準喬靜軒一揖，唱道：「自從見了王寶川，使我日夜摧心肝……」被那馬弁使勁一脚踢倒塵埃，他便做出打棍出廂中范仲禹被打的樣子，惹得大家轟笑，喬靜軒等一行人進入車站，等一刻兒，火車到了，兩馬弁招伏上車，喬靜軒道：「別忙！車票還沒買呢。」那馬弁道：「不用打票，上去好了！」送行的直等火車開動以後才回。在車中，喬靜軒已對兩馬弁說明白，不在北平耽擱，轉車到張家口，寫了一封簡單的信，謝林含春的照顧，交馬弁帶去。兩馬弁直等到替喬靜軒打好了票到張家口的車開了後才進城。喬靜軒這次坐的二等車，覺得比先前坐的頭等廂差得太多，與三等坐位不相上下。車過南口，還未到站

，忽然停了。許多人伸頭窗外探望。有的說：這一定是壓死人了，有的說，該會沒有出軌吧？足足停了半點鐘，喬靜軒悶在車裏不耐煩，遠遠聽得嗚嗚的汽笛聲，心裏明白，是在等車。那震盪的聲音愈迫愈近，差不多連心臟都簸出來了，只見長蛇巨蟒一般的鐵甲車疾馳而過，全載的軍隊和馬匹，彷彿是戰時，至小也是大戰的前幕，車上的客，全露出驚慌的樣子，有許多就在南口下車，喬靜軒到了張家口，僱車直到上舖堡元亨店，恰巧柳養源正出門，一見喬靜軒，忙請下車，開了車錢，歡喜地道：『哎！我真對不住您！本打算十五前後到豐台，因為一點私事就攔，到旁的地方去了，昨日才到張家口。』那元亨店見是柳老頭兒招伏的客人，分外優待，住房八折之外，再打九五扣，以表歡迎。這元亨店裏不比上元店，住的客商很少，所以很清靜。當晚柳養源親自打來一壺好白干，辦了幾樣菜，替喬靜軒洗塵。喬靜軒便將到豐台前後的以及困在豐台的情形，赤裸裸地報告，柳養源不覺老淚縱橫，替喬靜軒搥了一把大汗。並抱歉道：『這都是我對不住您！我昨天一到就去接頭，恐怕您來了着急。』喬靜軒道：『您到那兒去接頭的呀

『柳養源道：『是志成女學；校長黃挹梅女士是我的親戚，她說一位二年級的級任教員出缺，我就介紹您，她答應了。我明日還當去一騎。』喬靜軒道：『謝謝您！實在的話，教一般可愛的小孩子，比做什麼事還有興趣。我在天津蒙養園的時候，小孩子比我的生命還要緊！』柳養源笑道：『當小學教員就是清苦一點。我們聽見說，日本的強盛，全靠小學教師的努力，咱們中國若要富強，也非小學教員趕快覺悟不可！希望您做一個模範！』當夜各自安寢，次日清晨靜軒往晤柳養源，早已出門了，將近午飯，才回來。遠遠就拱手道：『恭喜恭喜！聘書我都帶來了。』喬靜軒接到手，打開看，寫定月薪是十五元，半年為期，作六個月計算。柳養源道：『什麼事都不容易！差一點兒弄蹩扭了。』喬靜軒道：『爲什麼呢？』柳養源道：『黃校長說，謀這級任的有七八個人，資格都好，各方都來包圍；一方面是因爲王女士遠客，一方面是因爲親戚關係，所以將其餘的人一概婉辭謝絕了。』喬靜軒道：『這就難爲您了！』次日喬靜軒搬到學校裏，見那黃挹梅女士年紀很輕，明眸皓齒；爲人異常和氣；學校雖小，佈置井井有條，辦事的人都有精神



圖畫唱歌等課都由她一人包辦，雖說教課很忙，倒也不感疲乏。小孩無不愛戴她。只有

喬靜軒是最愛兒童的，黃挹梅也是最愛兒童，誓終身服務小學界，自然兩人情投意合，打得火般的熱。可是喬靜軒對於黃挹梅除親愛以外尚存一番敬慕之心，因黃挹梅在繁華大都市的上海一個著名學校的專科畢業以後，論她的資格學歷至少可以教中等以上的學校；她偏偏愛和這般無識無知天真爛漫的兒童接近，而且跑到這窮荒僻境沙漠似的張家口來。喬靜軒心想，若是中國女子個個都像她，那就好了！從這天起，喬靜軒又重溫她的舊夢，誠懇懇做一位負責任的小學校教師，國語算術音樂手工

一個姓鄧的小女孩，一年到頭兩條鼻涕垂到嘴唇，不時用小舌頭去舐，同學沒一個不恥笑，喬靜軒屢次替她揩洗，終於無效，調查的結果，才知道她的父親，是一個瓦匠，常流鼻涕，遺傳害了這小女孩；却是這小女孩非常聰敏，每天回家，還替父親寫賬呢！喬靜軒看見這些小孩，就想到白氏姊弟和張婉素一般最可愛的兒童；更想到自己的靜兒，三番五次背着人暗泣。每逢星期日，必定到元亨店拜望柳老先生，柳養源有時在店，有時又到旁的地方去了，會不着柳老頭兒，便帶幾個學生到郊外散步，或是採取標本，或是做些遊戲，這樣一混就是好幾個月。柳養源因遭母喪回大同去，臨行拜托黃挹梅好好照顧喬靜軒。喬靜軒送他到車站，有半點多鐘候車，因乘這個機會，把自己的出身和身世和盤說出，柳養源不覺大驚的道：「啊呀！您原來不叫王素芳，是喬大帥的小姐，多久失禮了！我看您還是回北京或天津去的妥當，府上總應該還有明白道理的人，白先生一定牽念，何必飄流異地，幹這清苦的事呢！您如果去，盤費由我擔任。」喬靜軒道：「柳老先生！我實告您吧！我的娘家婆家是兩座愁城怨府，我死也不會回去，轉過輪

迴也不回去！我情願到處飄泊，情願做荒野的餓殍，情願死在天涯海角！老先生，您不必循念，我這一生一世是感激您的！來生變個雀兒銜環報答你！」柳養源見她意志異常堅決，不便再勸，遂好言安慰了幾句，珍重而別。著者且學一學舊小說的圈套，乘喬軒和柳養源對話的當兒，寫一寫當時北方政治的變化情形，這情形影響了成千萬不相干的老百姓，喬靜軒便是其中的一個。現被人利用宰割下的幾大行省，原爲一個姓林的大軍閥，名叫林佐湯的地盤，號稱三十萬的兵力，自民國十一年四五月與另一軍閥首領鄒自如在西路長辛店琉璃河之間大戰慘敗，接着中路固安方面，東路馬廠方面，被鄒軍打得一個落花流水以後，就宣言保境安民；同時補充軍實，招練新軍，以圖報復。到了十二年九月，借着總統賄選問題，聯絡南方的廣東浙江，一致反對鄒自如。林佐湯自任總司令，發表六路指揮，分任綏中，喜峯口，山海關，開魯，葫蘆島，熱河等處防務，總數共二十餘萬人；海軍防務以營口爲根據地。外加飛行隊三：第一隊駐山海關，隊長林習善，卽林佐湯的兒子；第二隊駐喜峯口，第三隊駐葫蘆島。鄒軍方面，也發表三路總

司令及援兵司令後防籌備司令等名目。大兵站設在鄭州，大本營設在灤州。那第三軍總司令便是楊宇風，他的任務有二：一爲據熱河邊境，進窺錦西等縣，斷在綏中及山海關一帶的林軍歸路；一爲進窺鄭州軍隊的後援。三路兵共計廿餘萬。還有魯豫等省軍隊後援及艦隊飛機隊協同作戰。正式開火後，林軍在九門口打了一次大勝戰，楊宇風素以倒戈著名，又抽鄒自如的腿，返旆入京，迫政府下令停戰，鄒軍前綫軍隊，大受影響，紛紛無鬥志，林軍乘勢猛攻，昌黎，秦皇島等處，先後爲林軍所占，勢力復伸入關內，京津一帶，滿佈林軍，同時把江甯的江蘇全省拉入他的範圍。不僅如此，更進而謀奪山東，侵略安徽，聲勢異常浩大！復藉拱衛京師之名，派兵開駐京畿，逼令楊宇風軍隊讓出通州北苑及南苑之一部，以爲該軍駐紮地，一時形勢嚴重！林舍春匆促離開豐台，就是爲這事件，後來還是楊宇風極力容忍，才免喋血慘禍。再說楊宇風。楊宇風在趙總統時代，不過一個陸軍檢閱使，駐北京畿，勢力很微；後來乘着林鄒二次交惡機會，班兵回京，組織人民軍，驅除鄒自如，威名大著！鄒自如是一名硬漢，想在蘇鄂二省組織護憲

軍政府，擁戴趙布，以報楊仇，沒有效果，鄧自如遂返洛陽，重整旗鼓，誓與楊抗。楊
宇風命傅景伊率人民軍討鄧，不料陝軍一個師長向金鐘也來圍攻洛陽，鄧自如只好逃入
鄭州；又由鄭州逃到信陽，入雞公山，轉避岳陽。「吳頭楚尾三千里，捲上珠簾看一回
！」的氣概，不翼而飛了。向金鐘既占洛陽，傅景伊又受命爲督理河南軍務善後事宜，
利害衝突，引起傅向之戰，結果向金鐘服鴉片自盡，傅景伊患癱疽病亡，河南督理乃由
丘佳山繼任，沈岱爲省長，丘沈都是楊系；其他如察哈爾都統章志川，綏遠都統黎名忠
，都是楊宇風的部下；陝西的伍信天，甘肅的洪陶，新疆的李增，都入楊宇風的勢力範
圍。楊宇風自居張家口，俯瞰中原，兼控西北，擁土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固一世之雄
也！在林佐湯與楊宇風兩大軍閥爭雄最厲害的時期，正是喬靜軒在張家口教書最適意的
時期。這一天是星期日，喬靜軒邀黃挹梅到郊外看雪景。一陣寒鴉掠空而過，茫茫一白
無際的乾坤，點綴成千成萬的黑點，何等的畫意詩情！喬靜軒不覺心有感觸，腹中成七
律一首：『小園初放一枝梅，十萬狂花忽亂開！轉眼卽成銀世界，回頭又湧玉臺樓。關

河蕭瑟堆殘骨，斗室悽清撥劫灰。欲覓人間乾淨土，寒鴉一片漫天飛！」她將這詩唸與黃挹梅聽，黃挹梅贊道：「好極了！」又道：「我有一位表哥，他很能做詩，我還背得他的兩首長歌，都是詠雪的。比如一首歌裏，有幾句是：「眼前雨雪仍霏霏，回顧家家盡掩扉，年年郊外新魂哭，歲歲城頭大雪飛。大雪飛，春泥滑，幾家窮甚將妻嫁？將妻嫁，大雪飛，幾家寒甚望夫歸？望夫歸，君不見頻年征戰東西北戰骨皆成堆！」這最後一句不是與你所詠的相合嗎？」喬靜軒點頭道：「還有一首呢？」黃挹梅道：「後一首就感傷他的身世了；有幾句是「可憐少年心血經得幾蹉跎，詞人綵筆經得幾銷磨，人生不過百年留名不過千載彈指光陰一剎那！不如酒酣耳熱仰天嗚嗚發狂歌，有花不賞有雪不愛有酒不飲將如何！」簡直是一個頹廢派詩人了！」喬靜軒歎道：「千古詩人都是如此！」又問道：「你那表哥姓什麼？」黃挹梅道：「姓楊，名子香。」喬靜軒乍聽此名好像很熟，問道：「那位楊先生現在那裏？」黃挹梅道：「他的行踪無定，好似閑雲野鶴，還寫得一筆好大字！」正談話間，望見前面許多騾馬負荷而來，踏得地面的雪花四

處飛騰，約莫有一二十個鄉下人，男女老幼都有，愁眉苦臉，鼻子個個凍得通紅，一個老頭兒鬚子上結了冰。不遠的幾家，也在搬這樣搬那樣，好像很忙碌的樣子。黃挹梅道：『素芳姐！你看，我們這樣清閑，人家這樣忙碌，一樣的雪天，有千百種不同的感想。』喬靜軒道：『別忙！我到前面去打聽！』黃挹梅在道旁一柯大樹下等，那古樹杈桷，盡變成瓊枝瑤幹，配着這麼一位玉人！喬靜軒上前問一位正在吃旱烟的老頭兒，鼻涕裹着熱氣快凍成冰鉤兒；那老頭兒長歎道：『這年頭兒還問什麼？他們都是鄉下逃難出來的，前天離這兒不遠也捨了。這幾家也要搬進城裏去，你瞧！正忙着呢！』喬靜軒道：『也許是快過年了，所以不大安靜吧？』那老頭兒望喬靜軒一眼，咳了一聲，道：『哼！還過年呢！你這位小姑娘，恐怕還不知道時局的消息吧！』喬靜軒道：『我們總是聽到一點兒，不大明白，老先生您能夠告訴我們，感激不淺！』說畢用手招黃挹梅。黃挹梅呵着手踏着雪噓噓地跑來，喬靜軒介紹道：『這位就是志成女學校黃校長。我姓王，是那兒的教員。』老頭兒將旱烟袋一敲，笑道：『啊！原來是兩位先生！我有一』

個孫女叫做鄭秀英的還是二位的學生呢！」喬靜軒 黃挹梅一時想起那流鼻涕的女兒，忍住了笑，喬靜軒道：「令孫女非常聰明，我們都很喜歡她！」鄭老頭兒道：「我告訴你吧！這幾天的風聲更不好了！某國派了一混成旅入東三省，分佈南滿鐵路一帶，聽說營口瀋陽等處，都由某國軍隊負責警備的責任。」喬靜軒問道：「這樣看來，東三省不簡直是某國的版圖了嗎？」鄭老頭兒歎道：「早已是如此了！不過這次某國出兵，完全是幫助林佐湯，打葛公令。」又將大拇指一翹，輕輕地道：「咱們這位大老闆就與葛公令通聲氣，葛公令特爲到包頭鎮會他，回去就從疆業銀行提出現洋一百萬元發難，他也就派十一師取熱河，看着節節勝利了，忽然某國這一來，可就糟了！」黃挹梅問道：「這幾天消息怎樣？」鄭老頭兒皺眉道：「這幾天戒嚴得厲害，到晚上八點鐘就不許人通行。四鄉的土匪藉着時局不安靖的機會，越發猖獗起來，簡直無法收拾。」說畢，又指遠遠來的一隊人道：「你們瞧！逃難的又來了！」吳見陸陸續續的人羣踉蹌而來。喬靜軒對黃挹梅道：「天氣太冷，我們回去吧。」旋即辭別鄭老頭兒，兩人挽着手，回到校中。

校裏一個庶務會計兼書記油印名叫王子齊的，跑得黑汗水流，見黃校長回來，急得發喘的道：「哎！到處找您，我實在沒法兒支持了！」黃挹梅驚道：「怎麼的？慢慢兒商量好了。」王子齊道：「學校裏的經費，一文拿不到手，今日程處長說，所有張家口的學校都快關門了，志成比較經費多一點，志成如果關門，其餘應聲而倒，他也沒法兒再能維持。」喬靜軒在旁問道：「這是什麼緣故呢？」王子齊道：「這是因為軍事時期，戰費太大，總司令有命令，所有教育建設等不相干不急需的事業，暫時一律停止，以便充實軍費——這是程處長對我說的。」黃挹梅聽到這不幸的消息，心裏一陣心酸，淚珠要奪眶而出。勉強鎮靜的道：「你休息吧！等我考慮考慮再說。」王子齊兩眉皺着三眉的去了。

黃挹梅忽然衝到喬靜軒的房裏，在枕上嗚嗚咽咽地哭。喬靜軒跟着進來，加意勸慰，黃挹梅道：「我們共事已多時了，你知道我的性情。你想，假如我們的學校停辦，這些小朋友不太可憐嗎！而且其餘的學校都唯我們的馬首是瞻，我們又怎能關門呢？」喬靜軒道：「咱們總得想個法子來維持，您別急病了，反

而沒有主持的人。」黃挹梅想了一想，道：「事到如今，也只有開源節流兩法。開源方面，自然談不到，這個年頭，誰還有心幫助學堂？有錢也去買軍火去了，不過我還有些親戚朋友，可以向他們借借，等到將來歸還；節流方面，很爲困難，我們校裏，真是一個人做幾個人的事，幾個人吃一個人的飯，有什麼法兒再減呢？萬一無法，只好將王子齊裁去，可以省十塊錢。」喬靜軒道：「我也有些親戚朋友，等我也向他們借借，湊起來就容易了；裁人一層，不大妥當，誰都在苦幹，不能無標準。依我的意見，由您開誠布公對大家說清楚，暫時一律停薪，只支最少的生活費。我呢，從今天起，一個錢也不要。」黃挹梅心裏非常感激喬靜軒，接着道：「這問題不是你一個人的事，就照着你的辦法，明日星期一上午召集校務會議。」會議的結果，竟無一人有怨言，大家都願在黃校長領導之下，苦幹硬幹！餓死都不離開學校！但是一個學校的開支是相當的浩繁，無論如何刻苦從公，省儉度日，處在這風雨飄搖的時代，真不容易維持。最難得的，就是黃挹梅與喬靜軒各有一種毀家興學的抱負。黃挹梅對喬靜軒所說的開源方法，

那兒是問親戚朋友們借貸？告訴你吧！在亂世，在憂患時，什麼人都靠不住，別說親戚朋友，就是骨肉手足，一樣的人心難測。根本上，黃挹梅也沒有闊親戚朋友，比較柳老頭兒還有幾文錢，現在守制自不便向他借貸。黃挹梅便暗地將首飾衣服當的當賣的賣，艱苦的支持這志成女學，喬靜軒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她對黃挹梅說向親戚朋友借款，她的親戚朋友，不用說就可以想像，誰願幫助這樣一個淪落不堪的女子？而且，照恩 奉恩 老先生的看法，她所以淪落就因吃了進洋學堂的虧，誰願意幫助一個洋學堂來製造許多淪落不堪的女子？她不是沒有闊親戚朋友，這點與黃挹梅異，只是她的親戚朋友，越鬧越沒有良心；在朋友中只有一位柳養源還有幾分義氣。她對黃挹梅說向人家借款，那兒去借。還不是自己打自己的主意。可憐！隨身的法寶，銀盒兒早完了，耳環被人搶去，五塊白花花的光洋見義勇為津貼別人了，在豐台唱戲賺的錢被小五兒中飽殆盡，剩下的零用開銷製衛生衣褲作盤川等等全都花完了，十五元的月薪，還打折扣除伙食六元外其餘所剩無幾，何況一欠好幾月，然則通盤估計喬靜軒所有的財產，除却隨身穿的幾件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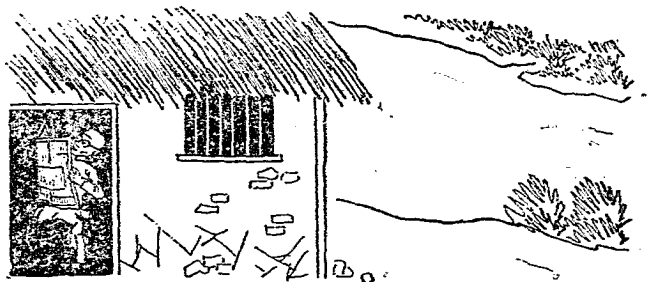
服外，只有父親遺物的一塊白玉牌與母親所遺的一對翡翠戒指。這兩樣珍寶，喬靜軒曾在心中宣誓，餓死凍死不變換！現在不知如何，覺得人間的親愛，知遇的同情，患難的救助，實比一塊玉牌一對戒指的價值要高得多！回頭一想，這玉牌戒指是雙親的遺物，跟着我經過許多憂患，緊貼在我的心頭，見他如同見父母，何忍將他變換呢？但是不從此點着想，再有什麼方法替黃挹梅幫忙？古人傾家蕩產犧牲在一種專業心上，更不絕書，難道我喬靜軒就不能媲美商賢嗎？而且變換這珍寶，幫朋友的忙，替社會造幸福，父母在天之靈一定含笑歡許的。她想到這裏，不再思索下去，毅然決然定下主意；可是在這樣一個荒野的市鎮，大多數的人嚙窩窩頭還發生問題，那兒有閒錢收買珍寶？農村的破產，時局的不靖，飢不能食渴不能飲的裝飾品，「楚人無非懷璧其罪」，你沒看過一捧雪的戲嗎？送都送不掉呢！喬靜軒祕密與王子齊商量的結果，將兩樣珍寶押與已經歇業的一個珠寶商，還是轉了許多彎才接應的，共押得一百五十元，月息三分。喬靜軒將一百元送給黃挹梅維持學校，五十元中取了一部還賬，其餘放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當她

接錢到手的時候，心窩中已流成一個淚巢。她瞞着黃挹梅，如同黃挹梅瞞着她，把她們的親戚朋友的聲價都抬高了，實際上就沒有這種親戚朋友。志成女學辛辛苦苦支持又過了一兩個月，遠處的砲聲摧毀了文化的古城，漫天的內戰又激烈的開始，像巨石投水擴大波圈，影響到這柯剛萌芽的小草，於是我們的志成女學終於不得不停辦了。喬靜軒沒辦法只得遷回元亨店暫住，不時有些同事和小朋友們來看她，倒也不覺寂寞。但是張家口決非久住之地，她因失業的痛苦，急於要想旁的方法，想來想去，只有到北平再說，而京綏路的交通斷絕，戎馬倉皇，她不能插翼飛去，心裏非常焦悶。張家口的人心，動搖，恐怖，鄉下人想搬到城裏來，城裏人想搬到大地去，元亨店從前疎疎落落像天末寒星池邊瘦柳般的幾個客人，現在也像電影院的好生意，宣告人滿了。有些人專等交通恢復常態，天天打聽消息，無奈報紙信件都受檢查，行人來往嚴搜身體，杜工部的詩：『烽火連三月，家書值萬金！』要想得點可靠的消息，很不容易。喬靜軒一日忽然想起郊外的那位鄭老頭兒，別看他醜醜醜醜，對於時事却認識得清楚，消息也甚靈通，不僅

是一個地保，而且可充訪員了。她便獨自去訪鄭老頭兒。鄭老頭兒正坐在坑上看報，見喬靜軒來，忙起身將大眼鏡取下，答道：「啊！您是王先生吧？多日沒見了！」回頭叫出一大堆人來，介紹給喬靜軒，這是大兒子，這是二兒子，這是長孫，這是次孫幼孫，這是媳婦，撫着一個女孩兒的頭道：「你還不替先生行禮？」那女孩兒措一措手背的鼻涕，恭恭敬敬一鞠躬。喬靜軒道：「老先生您好福氣啦！真是多福多壽多男！」鄭老頭兒歎道：「有錢的就越多越好，像咱們沒有錢的，要他們收什麼糧食？」接着指他的大兒子說：「像他，平時就沒什麼生意，加上這樣雨雪天，誰還修屋粉牆？閒在家中多日了！」喬靜軒道：「可不是嗎？我們一樣是失業的人。」鄭老頭兒道：「秀英的書也唸不成了，縱使開學，這份兒學費實在沒法兒出

萬里迢迢，重溫舊夢；

三軍做擾，又斷生機。



。」喬靜軒看見鄭老頭兒手中拿的報，問道：「這一响，報紙都不容易看見，您是那兒接到的？戰事怎麼樣？」鄭老頭兒道：「我有一個外甥當郵差，他每天從檢査所裏拿出一兩份報送給我。戰事嗎？迷離恍惚的，向來老百姓對於此事鬧不清楚，老百姓不願意管此事，此事也不願意老百姓管，反正打來打去總是打自己人，自己打自己還不足，再請人家來打自己，結果總是自己吃虧，人家佔便宜。老實說吧！咱們當老百姓的，不管張三也好，李四也好，只要是不打仗的，都是好的；咱們吃打仗的虧實在太深了！王小姐！您是明白人，所以才對您說說，千萬別傳到外面，我這條老命還要留着喝點兒北風呢！」喬靜軒笑道：「老先生說的話真一點兒不錯！與其做一個內戰的英雄，不如做一個國際犯的強盜。」秀英拉喬靜軒坐。喬靜軒道：「小朋友！不坐了，改日再來吧！我住在元亨店，到我那兒玩玩吧！」又對鄭老頭兒道：「您手上拿的那張報紙，借給我看看，好吧？」鄭老頭兒道：「可以可以。」喬靜軒拿着報紙捲個筒兒，辭別而行。回到店中，恰巧黃挹梅偕一位女同事名叫管杏芬的跟蹤而來，管杏芬是一位性情最曠達的

女子，她對於什麼事都滿不在乎，見了喬靜軒，笑道：「您到那兒踏雪尋梅去？吧？」

喬靜軒道：「只有你們雅人才有雅興。喲！天冷得很，進去坐吧！」黃挹梅仍是微蹙雙眉的邀着入房，喬靜軒親自泡茶，叫夥計燒了煤爐，三人圍爐清談。黃挹梅道：「素芳姐！我特爲來和你商量，我們還有什麼好法子可以把學校維持？」喬靜軒想了一想，道：「真不容易想出。」管杏芬道：「我倒有一個法子。」黃挹梅道：「杏芬妹！你有何方法？」管杏芬笑道：「開一個大遊藝會來募捐，唱歌，雙簧，國樂，跳舞，魔術，新戲，我全會。」喬靜軒道：「不錯！你本是多才多藝，十全十美；可是我近來最討厭這套玩意，現在的學校動不動就開遊藝會，一點兒價值沒有，人家白看還不願意，要想募捐，那就千難萬難！這個法子不大十分妥當。」管杏芬道：「既然遊藝會不好，又沒有旁的的方法，何必還談什麼維持學校。我看，二位姐姐平素太辛苦了，難得今日相聚，何不叫夥計沽一鍾酒兒來，藉此也可解悶消愁啦！」喬靜軒道：「要喝酒倒可以，可是我是不大會喝的，挹梅姐量很大，你呢？」管杏芬笑道：「我嗎？最初是文端公，後來是

文敏公，現在是看見饅頭就醉了！」喬靜軒道：「這是什麼話？」管杏芬道：「這是唐伯虎的畫。」接着又道：「告訴您吧！有三個不會喝酒的，甲對乙說：「我看見饅頭就醉了！因饅頭裏有酒糟。」乙對甲說：「我看見和尚就醉了！因和尚的腦袋像饅頭。」丙對甲乙說：「我看見我的老婆就醉了！因她罵我的姿勢——左手撐腰，右手一指，就像一把酒壺！」這是一個笑話。」黃挹梅喬靜軒都不覺笑起來。黃挹梅道：「杏芬就是這樣滑稽，我們還是談些正事吧！」喬靜軒望見窗外的天，陰慘慘地，顯然欲雪的樣子，重複沖了一壺熱茶，真的叫夥計買二兩白干，一包花生米，又買了幾粒青果，一包生栗子。喬靜軒道：「可惜沒買豆腐干，不然，花生米和豆腐干吃有火腿風味。」管杏芬道：「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生栗子和青果嚼，一股梅花清香！」黃挹梅道：「這真是窮作樂了。」喬靜軒道：「挹梅姐！我看您不必過於着急。總之，時局問題一天不解決，咱們的事業無法圖上進……」說到這裏，忽然想起拿來的報紙，不知失手放在何處？七找八找，才發現包花生米青果栗子等的就是這張報紙，原來被夥計一個不留神以爲

不要的廢紙撕作幾塊包這些東西了。喬靜軒急忙拚攏來一看，幾個大字忽觸眼簾，暈倒地上！正是：天寒地凍無消息，又見殘枝墜落花！

第十三章

一瞥雲烟，空成幻影。
再來色相，忽動微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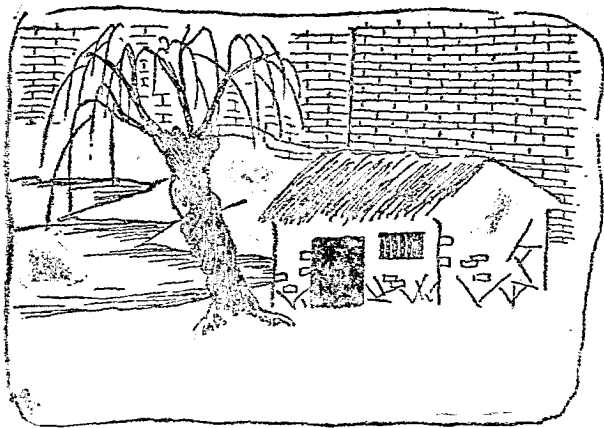
管杏芬黃挹梅見喬靜軒往下便倒，嚇得說不出話。半晌管杏芬喊出聲來：『不得了！店裏死人了！』這賊聲驚動了全店的人，以為真的死了人，都爭先恐後的來看熱鬧。其中一位穿西裝的中年男子，本來是一套綠哩譏西裝，大概因為資格太老的關係，可以送理髮店去刮刀了。據說這位先生本是某小學校的理化衛生教員，現賦閒張家口，也是受了戰事的影響，姓鍾名素心。大家正在紛紛攘攘沒有主意的當兒，鍾素心從人叢中擠進房來看，見兩個女子坐在地上，支着一個女子，這女子直挺挺地像僵尸，顯然是死了，四圍的人急得手忙脚亂，目直神呆，也不知是什麼急症。鍾素心道：『諸位別忙！這是很明顯的，中了煤毒！』衆人見鍾素心講到煤毒，不期而然發現室中一個火爐，本

來奄奄一息的，忽然都覺得其光熊熊，煤氣直往鼻孔裏鑽，便走散了大半；有兩位熱心的，忙將那火爐抬出房，提一壺開水放在上面。只聽見鍾素心站在那裏宣講：『什麼是煤毒呢？簡而言之，就是燃燒煤炭時發生的一養化炭。這一養化炭由我們的呼吸氣道侵入體內，與血液中的血色素結合，變成一養化炭血色素，使我們的血液更無餘力輸送養氣，於是乎身體內各機能宣告停止……』說到這裏，他將手一指，道：『你們瞧！這位女士就是因吸了一養化炭窒息而死的！』大家雖說聽得莫名其妙，因為知道他是學堂裏的教員，教員的知識是比人高一等的；而且在大家不能發現喬靜軒因何致死的時候，鍾素心居然毫不躊躇的斷定死因是由於煤毒，不能不令人更加佩服。鍾素心說完，便實行他的人工呼吸法。第一步要將死人的上身衣服脫掉，使她仰睡在地上。被黃挹梅攔了，鍾素心着急道：『事到如今，還是救命的要緊？還是怕羞的要緊？』黃挹梅道：『人工呼吸並不一定要脫光衣服，而且這樣冷的天，也得注意；我看她的皮膚不發紅，又不嘔吐抽風，何見得就是煤毒？你這位先生如果熱心救人，就請你另請一位高明醫生來

救救急吧。」鍾素心又氣又急，頓腳的道：「好！不聽我的話，死了是活該的！」說畢，鼓起雨腮衝走了。看熱鬧的人最初是同情鍾素心的熱忱與卓見，及見聽到要解開一個女人的上衣，就有點不敢贊同，對於黃挹梅的話共鳴起來，看見鍾素心陡氣一走，又覺得人家熱心救命，爲什麼不將就他一點。店房老闆深恐在自己店裏出人命案，忙去報告警察署，偏是警察署因旁的烟賭案忙極，好一會兒功夫才派兩名警士來，警士來時，喬靜軒已躺在一張藤椅上，死而復活了；警士看見沒有他的事，便回署報告。看熱鬧的人見喬靜軒甦轉過來，這才安心，各自而散。管杏芬爲這事弄糊塗了，自始至終沒有主張，她覺得人生如此結束，也未始不是一個辦法，活到千年也不過是一個烏龜，倒是黃挹梅細心得很，她最初扶喬靜軒倒下，即知喬靜軒是受了一種最大的刺戟，不是受了煤毒。她從反面推索，若是煤氣太重，爲什麼她和管杏芬都不感覺呢？她雖然慌了，但她的心神是定的，理智是清明的，而推理力仍是強的，她便注意到那張已經撕毀的報紙。果然見喬靜軒迷迷矇矇的眼睛向那張扔在一旁的報紙斷片注視，黃挹梅悄悄將脚爬開了，

深想又刺激了喬靜軒，心裏急於要看看那報，究竟登些什麼消息？便託故請管杏芬招護，自己拾起殘報往外面走，將報紙拚好仔細的看，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消息；在這個年頭兒，新聞紙檢查何等的嚴厲，重要政聞非經核准不能登，所能登的多半是些引人入勝的零碎社會新聞，非姦即盜，有什麼可注意之處。黃挹梅翻過來看，無非是一些離婚和藥店的廣告，其中有一條是開追悼會的，追悼什麼林含春師長，背了他一篇履歷，說了他一片戰績，也很平常，當然與喬靜軒無關，除此以外，再尋不出可以使喬靜軒暈倒的原因。這樣看來，恐怕十有八成仍是中了煤毒，或是她有這個老毛病，便將這報紙扔了。回到房中，見喬靜軒人已清醒帶着悲慘的笑容。黃挹梅問道：「素芳姐！怎麼樣？哎喲！真把我們急死了！」喬靜軒幽幽道：「沒什麼！我有這個老毛病，自然會好的。」黃挹梅和管杏芬的疑團始釋，果然是喬靜軒的舊病後發，便勸她好好調養，多服藥劑。喬靜軒滿肚的悲苦，無邊的傷懷，此時逢場作戲般只得和黃管二同伴鬼混。過了幾天，身體漸漸復元了，計劃復學的事終于失望，柳老頭兒再無消息前來。殘冬臘鼓，她不能再

在張家口蹭了。黃挹梅管杏芬挽留無計，只得珍重而別。臨上車，黃挹梅對喬靜軒道：「明年我和杏芬到北京來會你呀！我還要到南邊去呢。」喬靜軒一泓清淚，幾欲奪眶而出，直至車開以後，望不見黃管二友的影子，才拭淚闌窗，悽然獨坐。仍然到了北平。她現在對於北平的印象很簡單，沒有家庭，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偌大的古都只剩她一個清清影子！但她的靈魂在萬人所不經意外，却有一處慰藉，即是魏蓮芳芝芳姊妹，這是世界上可愛的兩個天使，十四五歲的小姑娘潑潑像一雙美麗的金魚。在傷感之餘，懷着一腔熱望，她們姊妹的小本經營，賣花的生意一定很好，到她們家裏，可以聞着花香了，不再是那樣污濁。她還有一種心思，預備從魏家姊妹的花籃裏，選幾朵最悽豔的，向一處懸吊，表明她的感念。一車坐到崇文門外，下了車，按照舊日行踪，頂着刮骨的寒風向前走，轉了幾彎，使她迷惘這一帶的痕跡。在她的記憶裏，沿着城根都是茅屋，有嘈雜不堪的鷄鳴犬吠兒啼女號聲，再前幾步，便是一株柳椿，柳椿過去便是魏家。印象是很清晰，不會朦朧，爲什麼現在成了一片荒涼景像呢？不單是沒有茅房，連那一株



可做標記的柳樁也沒看見了，只剩些亂草蓬蓬，燒得焦枯的樣子，大概是遭了火災，如
果真的遭了火災，她們母女三人又是怎樣下落呢？
她想到這裏，一陣悲傷和恐怖襲入心頭。很傷感的
走到附近一處小雜貨店打聽，那雜貨店的掌櫃是一
個大胖子，見一個穿得很整齊的女子前來，帶着笑
容，問道：「您買什麼？」喬靜軒道：「不買什麼
囉。我打聽一件事。」那胖子聽說不買東西，心中
就有幾分不高興，喬靜軒問道：「前面那些茅屋是
不是火燒了？」那胖子冷笑道：「活該！」喬靜軒
道：「你這人真奇怪！爲什麼幸災樂禍？」那胖子
睨喬靜軒一眼，哼的一聲道：「沒功夫同你談天！
」車轉身逃去了。喬靜軒忍氣吞聲，愁憤交集，覺

得人類之間這樣沒有同情心，許多看見火災快活或是看見殺人高興，都是人類最卑劣的根性！回頭一想，那胖子說火災是活該，其中必有原故，等我再去探聽。見一洗衣婦人蹲在街旁，喬靜軒走近向她招伏；那婦人放下衣，點點頭。喬靜軒道：「請問一聲：那邊有一家姓魏，搬到那兒去了？」那婦人睜眼望着，並不回答。喬靜軒以爲沒聽懂，又道：「就是那賣花的姓魏的……」那婦人不住的擺手，喬靜軒着急起來了，道：「你不知道嗎？」那婦人用手指着她的口，點點頭；喬靜軒才恍然大悟。原來是一個啞子。喬靜軒真不耐煩，問了幾處都觸霉頭，率性不問了，人家的生死存亡也管不了許多，像自己這樣鸞飄鳳泊，有誰來問？可是當前發生最大難題，找不着魏家，又往那兒去呢？她想看看九妹婉芬，但恨死吳菊丞。除九妹以外，任何人都願見。便糊泥糊塗在崇文門附近覓了一家小旅館，住宿一夜，這一小時盤算下一小時的辦法，今晚盤算明日的勾當，是喬靜軒近數年來常有之事。天公不會替人巧安排，純靠自己去組織。在這一晚，她決定方略了，還是到豐台唱戲去！因想唱戲而聯帶想到汪漱玉，許久沒見面了的汪醫生

不是有人說，汪漱玉到北平來開醫院嗎？但不知開的什麼醫院？在什麼地方？能設法找他，也是一種辦法。半夜就夢見她唱戲，那姓汪的僻坐一隅喊好的情形。第二天清早她叫夥計向前面一家綢緞店，借來電話簿一本；他想，或者從電話簿裏翻出汪漱玉的寓所。翻到第一百八十五頁上，醫師一欄，載有『汪守愚』名字，電話號碼是三三八七一。她想，守愚二字與漱玉音近，多半就是他，走到綢緞店借電話，通了線，喬靜軒問道：『喂！你們是汪醫師公館吧！』即聽見一個女人聲音反問道：『你是誰呀？我們汪先生不在家！』喬靜軒道：『你們先生是漱玉先生吧？』電話筒裏聽見微微冷笑一聲，說道：『你問他做什麼？你究竟是誰？』嘩的一聲把聽筒掛上了，這裏喬靜軒聽得杳無聲響，兀自奇怪。喬靜軒心想：如果不是汪漱玉，用不着找他；如果是的話，有這樣一位在電話筒裏吃乾醋的太太，找他更會惹出滔天大禍。世界上的女人老是把男人扣得這樣緊，如果我嫁一個丈夫，我一定取開放主義。汪漱玉既然無從探聽，北平更是不可留戀的地方，那些著名的勝地如西山八大處，玉泉山，頤和園，三貝子花園，中央公園等處，

第一在冬天。第二是隻身，第三有的曾游過，第四也無心緒；比較可愛的是陶然亭，然而未免太荒涼了！她還是決心到豐台。上午的車已經開過，只好等到下午。吃過午飯，就將館賬會掉，出門無處可走，信步溜達。經過一處尼姑庵，庵門開處，一個妙齡女尼正提一篋籃出來，像上街買東西。院子裏來來往往有人影。她正看得出神，側面一陣喧囂之聲，原來一個凶惡的黃頭髮婆子，舉起竹板子，像母夜叉撲來，前面一小孩狂奔，邊哭邊嚷，兩個鷄也嚇得滿街飛跑，果達果達急促地叫着。她在張家口新製一手錶，這時可用得着了，一看快到開車的鐘點，所有大街小巷的印象給她許多傷感，不再溜達了，就僱一輛洋車到火車站。到了豐台，仍然落宿上元客店。經理賀彥邦忽然聽見從前的王素芳女士來了，夢也夢不到，忙開一間大官房。喬靜軒一看，原來房屋已經改造不少，設備佈置，都比前進步，至於住宿的客人，好像沒有從前那樣多，也許因為受了戰事的影響，所以不景氣吧。賀彥邦急忙跑過來，笑嘻嘻與喬靜軒寒暄，道：『自從您和林師長去後，這兒遠不如前了，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修好房子沒人住。您打那兒來的呀？』

「喬靜軒道：『我打北京來的。我且問你：那位姓汪的醫生，他是到北京去了嗎？』賀彥邦想了想，道：『啊啊！不錯！他去後一直沒來過，大約還在北京？』說到這裏，一個夥計打盆熱洗臉水來。喬靜軒問賀彥邦道：『小五兒不在店裏嗎？』賀彥邦笑道：『他嗎？軋一個姘頭，犯了案，離開豐台多時了。』喬靜軒道：『這個夥計叫什麼名字？』賀彥邦道：『您叫他馱子好了！』那夥計笑了一笑。隨即開了晚飯，喬靜軒肚子餓極，不管好歹，吃了一飽。賀彥邦退出來，叮囑夥計好生招護。喬靜軒吃過飯，躺在一張硬綁綁的小沙發上，問那馱子：『你知道這兒的戲園子還是開的嗎？』那馱子道：『不知道。』喬靜軒改口問：『那天樂茶棚有一個姓顧的老闆，你知道嗎？』那馱子仍答道：『不知道。』喬靜軒心想，這人確有幾分馱氣，什麼都不知道，等我且試他一試：『剛才來的這位是你們老闆嗎？』那馱子把眼珠往上一翻，答道：『不知道。』手裏一邊用勁的抹桌子，洗茶杯。喬靜軒忍不住笑了，這樣馱頭馱腦，把他物色來當茶房，不是太笑話嗎？可有一宗，馱雖馱，一定很誠實，而且勤快。與其用小五兒，倒不如用這樣

一個獸子呢！說來會使人不相信，喬靜軒重到豐台不過一鏡頭，豐台重要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了，尤其知道的是天樂園——現在正式改爲戲園了——的老闆顧以康。正當喬靜軒與獸子問答的時候，顧以康匆匆跑到上元店來。一見喬靜軒，恨不得立時把她拖到戲園去號召。先寒喧幾句，說到林含春的噩耗，顧以康道：『林師長是多們好的一個人！想不到陣亡了！他……』警員喬靜軒拭眼淚，便不說了。賀彥邦也在旁邊，打岔兒道：『顧老闆，我看你還是談正事吧！難得王小姐重來。』顧以康道：『對呀！王小姐今日休息休息，明日登台好吧？您愛唱什麼就唱什麼。』喬靜軒道：『要我幫忙唱幾天，也未嘗不可，錢都是小事，可是有兩個條件。』顧以康担心的就是錢，聽說錢是小事，還有什麼事比錢更大的呀？這兩個條件曉得是多們厲害！側着耳朵聽喬靜軒說：『第一個條件不許在外面張揚，第二個條件要由我挑選配角。』顧以康心想，這第一個條件倒還罷了，第二個條件有一點困難，現在唱壓軸戲的，是有名的譚派正宗鬚生汪友琴，他的架子何等大！假如王素芳糊裏糊塗定要他做配角，豈不是拆我的台？再則王素芳一定是

要唱壓軸戲的，難道汪友琴還排在倒數第二嗎？這確是一個難題。最好是王素芳屈就點，但聽她的話，神氣十足，配角都要由她挑選，你還敢請她屈就嗎？不請她實在失掉機會，請她確有困難，當下便沒有十分肯定的接應，辭別出來，先與賀彥邦商量一會，沒有法兒解決，回到戲園，與自己幾個親信人密商，最後想出一個辦法。好容易取得汪友琴的同意，高興的趕到上元店，已是更深了。喬靜軒道：『合演倒未嘗不可，可是海報怎樣寫法？』願以康從衣袋裏抽出一張紙給喬靜軒看，喬靜軒道：『不成！怎麼把姓汪的名兒寫在我前面？』願以康爲難的道：『那麼，您的意思是要把姓汪的寫在後面吧？』喬靜軒道：『也不能把他擺在後面——這樣好吧！就照着你寫的，中間畫一直隔斷，誰都站着，誰也不許坐，不許躺，三個字一直行，這就平等了。』便刮根火柴，將火弄熄，用灰頭兒畫上一直。說：『你就照着這樣寫。』願以康連聲接應道：『好！好！』接着問道：『合唱什麼戲呢？請您先把戲碼兒排定。』喬靜軒道：『汪友琴他願唱什麼戲？』願以康道：『他想唱一齣坐宮。』喬靜軒點頭道：『我也贊成。你告訴他，明日一

准唱坐宮好了。『顧以康喜不自勝，跑回戲園，先與汪友琴商妥，然後加請一位能寫字的親戚，大寫海報，因為王素芳的囑，貼在大街小巷的不過報紙般大小，却是那戲園門口一張，大得嚇死人！一邊是『譚派正宗鬚生泰斗汪友琴』，一邊是『捲土重來萬人渴望王素芳』，『合演四郎探母』。都用的大紅紙，一色金字，兩人姓名中間那一道金線，尤其閃閃耀目！次日午飯，顧以康假座會芳園請酒，介紹喬靜軒汪友琴見面，請了賀彥邦幾個人作陪。喬靜軒見汪友琴那副神氣，就如同缸裏掏出來的鹹菜，一點兒精神沒有。人不過三十多歲，面容灰白，與人談話，人家一定問他高壽。在酒席之間，偶然說到幾句內行的話，才知道他的功夫，確實不淺。當下二人商定，只唱坐宮一段；如果高興，配角兒齊整，下次再唱全本。却說豐台的人，這日看見天樂戲園門口貼出王素芳捲土重來的戲報，無不歡欣若狂！一般戲迷，好像自從娘肚裏翻筋斗出來沒有這樣快樂一次。原因是汪友琴雖不愧為名角，可惜他只會唱鬚生，沒有一位好青衣實在是缺憾。現在青衣泰斗王素芳來了，開台便是拿手好戲，當褲子都要看看。還沒開鑼，戲園內的

人已擠滿了，喬靜軒先進後台，裝扮起來，一套勉強合身的旗裝，已是半新半舊了，經喬靜軒穿起，分外鮮豔。高底鞋的鞋邊白色全褪了，顧以康怕喬靜軒不高興，親自塗上些粉；又在熟人家裏借來一個東洋貨洋娃娃。琴師是汪友琴帶來的，在會芳園飯完以後會弔過嗓子，可以對付。只是丫環物色不着相當的人。這裏的配角多是跑龍套的，都是一些有請教高壽的資格，經喬靜軒選來選去，勉強選了一個三十來歲的鴉片鬼，扮起來活像老太婆，只好多塗些脂粉，叫他側面對台外。在後台裏，聽得滿園的不甯靜的氣氛，一聽汪友琴登場，漸漸兒壓下去了，坐宮一段，開首幾句確是不凡，後來烟勁漸消，也就無精打彩起來，好在這齣戲是吐滿腹的悲傷，便借着這味兒哼下去，人家不能批評；可是有些地方，未免聲浪太低，簡直在喉管裏轉，味兒是夠的。大家震於汪友琴的大名，誰敢說他一個壞字？却有一宗，那拉胡琴的確是一把好手，拉到過門故意花幾下，台下不斷的叫着：『好絃子！好絃子！』倒把汪友琴聽得不舒服。一刻兒，電燈一閃，喬靜軒出台了。台下叭叭叭的拍掌聲，雷一般響動的喝采聲，繼續一二分鐘之久，直

把公主口中唸的詞兒都聽不清楚。到一問一答的時候，全場肅靜無譁，傾耳細聽。這種情形，只有譚鑫培譚老闖唱戲的時候，才能如此。老丫鬚側身而立，抱洋娃娃，後來公主接過來放溺，再交給他，一個不留神正面對台外，大家看見那副尊容，哄然大笑。這時台下有兩個人竊竊批評。一個人說：『你聽，王素芳的唸白真好！口齒多們伶俐。神氣也十足，活像一位華貴的公主。』另一人說：『老伍！你要注意她的態度。最好是那種走路的姿態，不是真正的旗人，決不能走出這步路來。』先前的那人又說：『可惜楊四郎太老了，要把你我來扮，總要好些。』這一人又答道：『你簡直像楊石厂老先生了，他在北京聽玉梅香的黛玉葬花，不滿意蔣少芬裝寶玉，他願自告奮勇，一時傳爲佳話！你也發這癡想！』這被呼爲老伍的人，姓伍名煥卿，是豐台車站的副站長。因爲正站長專權，副站長落得不管事，在外消遣。這天聽說有一位名角王素芳女士登臺，他從前當大學生的時代，公寓裏的胡琴聲是不絕於耳的，自然能唱幾句，他接事不過幾個月，因爲看不起豐台的戲，平日脚步沒有跨入戲園，今天爲一種好奇心驅使，邀着他的好友

陸士傑到天樂，專聽王素芳的戲。他們兩人正在幽幽研究，後面一個撈腮鬚子，鼓着雙眼怒道：「到這裏是聽戲的，不是說話的！」伍陸二人回頭一望，一副猙獰可畏的面目，只好忍氣吞聲。一會兒，坐宮完了，聽衆仍是不走；那個撈腮鬚子站起來，像代表大衆公意的，獅吼一般的叫道：「今天不能就這樣下場！第一、戲報上分明寫的四郎探母，爲什麼只唱坐宮一段？第二、咱們對於汪先生王女土極其佩服。就是老闆不要唱，咱們也得要求再唱一段！」話未說完，響應之聲四起，都說：「如果不唱，咱們只有找戲園老闆退票！」滿場開始紛擾起來。有亂喊亂嚷的，有吹肉管子的，各種聲音形狀都有。顧以康弄慌了，來找汪王二人設法，嚇得手脚發抖。喬靜軒笑道：「你別怕！我出去說幾句好了。」裝尙未卸，重出馬門，先向大衆一鞠躬招伏。一陣驚雷震耳的喝采聲，表示熱烈的擁護。喬靜軒溫言婉語的道：「各位先生！您得原諒原諒！今日時候不早了，再唱已來不及，我准和汪先生商量，在一個星期內，補唱四郎探母全本！」台下一片「好啊！好啊！」的贊和聲，與喬靜軒寥寥幾句話，如同聽百疇的黃鶯。當下大家沒有

話說，各懷滿意而歸，願以康捏一把汗，險些兒鬧大糾紛。從這天起，一連又演三日，每晚都是擠破門。寫信，託老闊，當面，要求會面談話的，不計其數，出入極感困難。從前有一個師長保鏢，一個茶房關路，現在單刀匹馬，衝來衝去。她最怕碰着那瘋子，後來打聽，已經死了，這才放心。再說豐台這地方，捧戲子的熱情是有的，但是對於戲子的鄙視，很爲嚴重。不管你是玩票的，下海的，總之，戲子在社會上沒有地位，和婊子一樣，還是守着古來倡優並列的傳統封建觀念。有些一知半解的富商巨賈和自命爲酸不溜丟的遺老文人，在宴會上，公然像叫堂的飛柬去招喬靜軒。喬靜軒氣極了，將這些條子撕得粉碎，心想這不是根本辦法，提筆寫了一張字貼在窗戶外邊。偏有不識時務的一個有產階級閒人，大胖子，像鴨婆搖搖擺擺前來，後面跟着一位腐儒。他到上元店的動機就很壞，帶了幾塊錢想丟盤子打茶圍，油頭滑腦的四處張望，一眼望見那貼在窗上的紙條：『公孫善舞，但傳用劍之名；韓娥能歌，爲留繞梁之思。是以登場粉墨，與三千粉黛殊科；插翅金花，比十二金釵異質。凡諸君子，其各鑒原！王素芳謹啓。』

他莫明其妙，但見『三千粉黛』，『十二金釵』等字，反而誤會了意思，笑嘻嘻地回頭對那腐儒道：『咱們進去吧！進去吧！』幸好那位腐儒多讀了幾年書，將大眼鏡向上一擡，定睛細看，拉住大胖子衣不放，搖頭的說：『慢一點！這文氣好像不是那末一回事。你看那三千粉黛之下還有殊科二字，十二金釵之下還有異質二字。殊者，按說文爲死也，斷也；異者，按說文爲分也，予也。科者，按說文爲程也，條也；質者，按說文爲橫也，地也。呀呀！不大妥當！不大妥當！』那胖子一個哈哈道：『倪老兄！無怪人家稱你是迂夫子。她分明說自己善歌能舞，而且說她的公公和孫孫都會舞，咱們只聽過她的歌，倒沒看過她的舞呢！想必也很不錯。』這幾句話，說得那老夫子也有點茫然了。那胖子正牽着老夫子進去，忽然後面有人使勁將他們一拖，幾乎摔一斛斗。大胖子一看，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英氣勃勃。那青年氣忿忿道：『我站在這兒聽你們說半天了，人家是千金小姐，唱戲是好玩的，你們這狼心狗肺，存什麼壞意？字又看不懂，文也念不通，還不快滾滾回！』喬靜軒正在房裏寫信給姚稚青和黃挹梅，忽聽到外面一

個大哈哈，從窗內望去，乃是一個滿臉橫肉的大胖子和一個酒糟鼻的腐儒，心裏不免奇異，看他們神氣大概是念自己所寫的那張條子，便不放在心下，仍然繼續寫信，忽然聽到大罵之聲，再看又見一穿西服的青年，怒冲冲的神色，指着胖子和腐儒痛罵，腐儒嚇得發抖，拖起胖子的衣要走，胖子倒很神氣，並不爲青年盛怒所動，屹立一旁。青年罵完了，胖子將眼一翻，臉扳下來，道：「你是什麼人？你有什麼資格罵人？你才狼心狗肺，你媽才狼心狗肺呢！」青年氣極了，一耳光打過來，獸子夥計正打這兒過身，順手將青年一拉，沒打中胖子，胖子咆哮道：「還了得起！開口罵人，動手打人，無法無天，你是那家小子？」腐儒也好像義忿填膺，捲起袖子，幫腔作勢罵道：「罵人者人亦罵之，打人者人亦打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拉着一些夥計，叫他們打青年，紛擾之間，賀彥邦因事未回，喬靜軒走出來。奇怪！大家見是喬靜軒親自出來了，一切的怒氣化於無形，罵人等於放屁，都來聽喬靜軒的話。喬靜軒笑道：「都是我的不是！我這張條兒，壓根兒就沒寫清楚，難怪人家誤會。以後我改寫一張白話的吧！」只

有青年的餘怒未清，胖子和腐儒只要一瞻仰喬靜軒的顏色，就已心滿意足，而且省去幾塊錢，雖說買了一肚皮悶氣，倒也便宜，搖搖擺擺地自去了，喬靜軒住房外面便是一間客房，就留那青年小坐。那青年看喬靜軒不施脂粉，完全男裝，而嫵媚天然，秀麗絕世！下台本相，竟比扮相更好。雖是嚴冬，亦如溫雪照人，天香撲鼻，把剛才打抱不平的一團怒氣，也送到無何有之鄉去了。馱子斟上了茶，喬靜軒請教青年的名姓，那青年揩了揩汗，道：『賤姓伍，在這兒做一點小事。王小姐的戲，聽過三次了，真是高明得很！佩服佩服！』喬靜軒道：『見笑見笑。還請各位先生不吝指教！』看這姓伍的青年，一表不凡，談話風采，都似受過高等教育，便問及他的出身，知道他畢業鐵路大學，是一個專門人材。喬靜軒猛然記起自己的弟弟喬俊，也是在鐵路大學畢業，後來因事瘋了的，問那姓伍的青年道：『我有一個親戚是您的同學叫做喬俊，您認識嗎？』青年拍掌笑道：『啊！他比我高一班，要好得很呢！』喬靜軒停了一會，將兩眼釘着他，那青年反而不好意思，臉泛紅潮。喬靜軒道：『請您進房裏坐坐吧！外面怪冷的。』青年尙忸

慌不便逕入，喬靜軒笑道：『不要緊！您既是喬俊的好朋友，我有話要告訴你！』拉着青年入室。房裏的溫度比房外要高十度，那青年脫下外套，現出有紅邊的制服來，喬靜軒瞧見。問道：『您是在鐵路上服務吧？』青年正待撇開此話，靜軒接着道：『您坐！我老實告訴您吧！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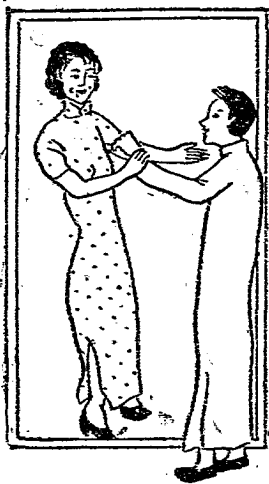
就是喬俊的胞姊！』

青年嚇一大跳，說：

『那末，您爲什麼叫

王素芳呢？』喬靜軒

笑道：『王素芳是我



說

的化名，我叫喬靜軒，

安靜的靜字，軒昂的軒

字；可是請您絕對替我

守祕密。』青年見喬靜

軒性情直爽，又是喬俊

的胞姊，態度爲之一變

，呼吸都似乎緊張起來，道：『您既是喬俊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姐姐，我姓伍，名煥卿，是這裏副站長。』口裏雖這樣直說，心裏却正在盤桓，爲什麼喬俊的胞姊會唱戲呢？要唱戲，怎樣會流落到這小碼頭呢？是否真是喬俊的姐姐還待研究，可是從她的相貌上

一盤雲煙，空成幻影。

再來色相，忽動微波。

，神情和聲音上，簡直一個模型；他越想越記起來了，在同學時候，不是喬俊對他說過嗎？他有一位姐姐會唱戲，長得真好，我們還同他開玩笑，莫不就是這位喬靜軒女士嗎？喬靜軒是一位聰明人，猜出伍煥卿的心理，親自斟了一鍾茶，坐下來，將她的經過向伍煥卿源源本本自始至末說一大遍。喬靜軒爲人就有這樣一點特徵：遇着知己或是可談的朋友，她會毫不隱瞞地自述她的身世，她並不是想激盪你的同情心，她會把自己的事當做小說來宣讀，電影來映放，而且她肯定的說：我的一身就是一部絕妙的小說，一捲最好的電影。這小說無須捏造，電影不必剪裁，本身即是名著。但是她遇着泛泛的人，或是她心裏所不願意的人，她的矜持的態度，使你想那昂首一方經萬人包圍決不開屏的華美的孔雀。伍煥卿聆教之後，才知道喬靜軒不獨毫無脂粉氣，而且是一位有血性的眞實青年！當時就稱呼喬靜軒爲大姐了。伍煥卿道：『像大姐這樣下去，不是辦法，還是在北京找點事做，或是再讀幾年書。至於目前的問題，據小弟的意見，第一步是不再唱戲，以保身分，第二步是遷居他處以避麻煩。』喬靜軒道：『我也想搬動一下，唱戲

本來是鬧着玩兒，可是我們口頭已有契約，還有五天沒唱滿，最後一天是全本四郎探母。唱完了，無論如何，決不再唱，而且馬上離開豐台。」雖是這樣堅決的說，究竟不唱戲又如何能維持生活？離開豐台到什麼地方？前途真是茫然茫然。伍煥卿道：「這就好了！早一天不唱早一天好。關於遷居問題，我來設法……」喬靜軒瞧見窗外好些人棧來棧去，彷彿又在唸啓事，忽然觸起她的念頭，即對伍煥卿道：「您瞧！外面的人多着呢！幸而我想這主意，擋住了那些冤魂。我有一個意思，因為那條兒上寫的幾句文言，有的看不懂反惹誤會，我想改寫白話，您看好不好？」伍煥卿道：「我來替大姐寫幾句吧！」隨即從外套袋裏掏出一張洋信紙來，扭開自來水筆便寫，花花的好幾行了。喬靜軒一把搶到手，撕得粉碎，伍煥卿大驚！喬靜軒笑道：「您還是脫不了學生習氣啦！把這有銜的信紙寫上，貼在外面，人家不會疑心路局與我有關係嗎？」伍煥卿才恍然若失，不覺好笑，另由喬靜軒找出一張白紙，用毛筆寫好，直到深晚才把他換貼起來。伍煥卿坐一會，辭別去了。當伍煥卿到上元店訪喬靜軒的時候，惹起一個人的注意，這人

姓張名雨山，一臉大麻子，充路局的稽查員。爲着一件事會與伍煥卿不和，時時想圖報復。這日發現伍煥卿行踪可疑。暗自追隨前往，果然見伍煥卿到了上元店，而且被著名的紅人王素芳拉進去了，他便由恨轉羨，由羨生妒，由妒仍歸到恨，在心頭刻一記號，跑回來報告站長，主張捉奸捉雙，知會守路士兵，前去包圍，站長對副站長的認識很清明，當時斥責了張雨山幾句，張雨山指天畫地的賭咒，站長才有點疑心起來，說：『你再去調查調查！如果煥卿真的行爲不檢，那我也無法成全了。』張雨山喜不自勝的出來，再跑到上元店，渺無聲響，只得四出打聽，也打聽不出什麼。第二天清早又到上元店，一眼瞥見王素芳的啓事，改成白話了，先前他也是看不懂的一個，現在好容易懂得了，心想這姓王的架子真大，我偏要闖進去，看她怎樣辦？隨即心裏又起一漩渦，剛才站長不說姓伍的行爲不檢嗎？我是稽查員，假如人家又將我稽查一下，報告站長，豈非要加重處罰。兩隻象腿似的腳不聽他的號令自動收回了。但是他忽然發現一種奇跡，不，簡直是一種鐵證！他發現這啓事的筆姿很像伍煥卿，不像是女子寫的。伺着沒人的當兒

，輕輕地撕下一半，懷到站裏。拼命地搜獲伍煥卿原有的筆跡，硬拉出兩點證據要挾站長：第一點是啓事上王素芳的芳字，是正寫的草頭，伍煥卿寫芳字頭沒有省寫過；第二點是啟事的啟字，那條子上是這樣寫法——「啓」，伍煥卿也是如此。這比秦檜陷害岳飛的莫須有的罪名還挖苦，簡直憑空的興起文字獄來了。站長道：「筆跡雖有些可疑，但不能即以此爲據。世界上同筆跡的多得很呢！」張雨山心裏不服，還在爭辯，又被站長呵斥幾句走了。爲洩滿腹牢騷起見，爲謀報復起見，這晚邀了幾個地痞，擁入天樂戲園，乘喝采拍掌聲中喊了幾聲倒好，激動了公憤，紛紛喊打，抱着頭捧着石榴皮面孔溜出來了。次日再到上元店，問起夥計，才知道王素芳已經搬家，搬到一家公寓裏去了。心想，王素芳一定是怕伍煥卿纏不清，所以躲避，再不然，就是王素芳另有所歡，和人家住小房子去了。不管怎樣，我且到那裏找望再說，伍煥卿既被王素芳拒絕，我正好趁此機會，單刀直入；如果王素芳另有所歡，我也可以利用稽查的名義，敲她和他一筆小竹槓，三四個月不發薪了，只有這辦法可以調劑調劑。張雨山懷着鬼胎，一路探問，果然

被他找到喬靜軒新遷的寓所，外面還放着一些零碎木器，彷彿正在佈置室內的光景，張雨山自言自語的道：『好！這一定是軋餅頭了。落在老子手裏，活該！』忽然一人衝出來！

第十四章

慧質天成，且學且教；
匠心巧運，半讀半工。

張雨山好容易找到喬靜軒新遷的寓所，不提防從裏面闖出一人，這在張雨山，夢寐不到是伍煥卿，而居然是伍煥卿！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一股無名火由腦頂直冒而出，抓住伍煥卿便走，伍煥卿氣極了，他是一位受過新式教育的青年，他平常最佩服西洋人的一種風習，就是決鬥！大家都知道拉塞耳是德意志的革命健將。他爲了戀愛，與情敵決鬥而死，伍煥卿的情形雖不比拉塞耳，但他爲保護一個女子與一個輕蔑女子的仇敵決鬥，是光榮的！丟到一個副站長沒關係！當時懷了這念頭，一掌將張雨山推抵在牆上，舉起拳頭便打。四週圍看熱鬧的人漸漸圍攏來了，喬靜軒正在裏面清衣，忽聞外面一片

喧嚷之聲，還以為是王婆罵街或唱猴兒戲的，及至聽得越鬧越凶，匆匆出來一看，見伍煥卿和一個流氓似的中年男子，打做一團，各人的頭髮如飛蓬，她也不顧衆人，擠進去，拉起伍煥卿便走。伍煥卿忿忿地向前直躍，張雨山猛烈地撲上前來，如同兩隻鬥紅了眼睛的猛虎，被着熱鬧的人勸解拉的拉住，張雨山一邊破口大罵一邊走了，伍煥卿咬牙切齒回到喬靜軒的寓所來。喬靜軒勸道：「你又何必同這些流氓地痞鬥爭呢？這人到底是誰？」伍煥卿喘着道：「大姐！您……您不知道。這人頂可惡，他在站長前播弄是非，我心裏老早就許了他，非捶他一頓不可！」喬靜軒道：「你不讀過古臭的書嗎？血氣方剛，戒之在鬥。這種人，也犯不着污了你的拳頭！」伍煥卿慨然道：「我生性喜歡打抱不平！爲大姐的事，犧牲一切都心願，莫說這小小的副站長。」喬靜軒不期滴下一點清淚，道：「你這意思，使我真不知如何感激！但是我一個飄泊的女子，如何牽連到你的正事。那我可當受不起。」談了一會，伍煥卿辭別出來。接連兩天，喬靜軒沒出大門半步，^安提心弔胆，深怕張雨山報仇。最可怪的，是兩天全不見伍煥卿的影子。她不

慧質天成，且穩且敏；

匠心巧運，半讀半工。

便到車站去訪他，又不好託旁人探聽，只坐在家中癡等。第三天，聽見叩門聲，喬靜軒嚇一跳，好像是張雨山的脚步響，輕輕打開門一看，正喜是伍煥卿，一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不見伍煥卿才兩天，即覺得他憔悴了許多，愁眉不展，益着千萬層的心事。喬靜軒問道：『您怎麼的？』伍煥卿低着頭，沈吟不答，悶悶地坐下來，一會兒才開口道：『我看喬先生還是早點離開這裏，我也快離開了！』喬靜軒道：『爲什麼忽然稱起先生來了？交情是越過越熟的，那兒越來越生疎呢？』伍煥卿道：『就是因爲和您往來多幾次，才惹出這些事來，疎遠一點兒，味道兒來得長。您別見怪！』喬靜軒是一位絕頂聰明人，周身四萬八千毛孔，孔孔都是竅，竅竅都是心，她那兒猜不出伍煥卿的心事！但她還沒有料到這一點：他只以爲伍煥卿受了委屈，決想不到他的飯瓢子業已過河。職業，友情，戀愛，譬如一座火山上的三個尖峯，每一個峯頭都冒着熊熊的火。這三峯的火力都極強烈，任何一峯的火力可以消滅其他二峯的火力。伍煥卿站在這三道火線的交叉點上，他的心漸漸燒成焦枯，同時他的軀殼，經不起飢餓的恐怖的襲擊，愈發萎靡。每一

個青年人最怕進入這境界。進入這境界，便如跌在大海中，深淵下，無底洞，絕對不能自拔起來。當時伍煥卿的不高興，從心上擺到臉上，沒一點兒虛偽。喬靜軒道：「這裏當然是不能住了，可是接應人家唱一本全戲，不好失信吧！」伍煥卿望了一眼，不覺微笑道：「對不住！我已替你回掉了。我老實告訴您吧！當初聽見人說，新來一個女戲子唱花旦的，漂亮得很，是從前林師長的姨太太，現在又下海了，我一時高興，邀一位朋友去聽你的戲，果然名下無虛；後來漸漸知道您的身世，最後承您的不棄，以小兄弟看待我，傾吐真情，使我更加佩服！我就把您當做自己的姐姐看待，我不願我有一位唱戲的姐姐！我不願我有一位被人輕視目為妓女姨太太的姐姐！這心思懷着一向了，前幾天費了多少力才把那願以康征服下來，叫您不再唱了，我心裏才舒服。不然的話，那有這幾天他不找您的呢？」喬靜軒被這番話打動，心裏十分難過，答道：「本來唱戲是好玩兒的。」伍煥卿的神色，比先前進門的時候，又好多了，又說：「我有一位同鄉，姓凌名士芬，家裏有兩位小女公子，正待聘請先生，我想薦您去擔任，您願意不願意？」喬

靜軒問道：『是什麼地方？不是張家口吧？』伍煥卿道：『就在京裏，西城大柵欄胡同十五號。』喬靜軒問道：『那姓凌的是什麼人？』伍煥卿道：『當國會議員，抽籤才卸任的。』喬靜軒忽然想起伍煥卿本身的事，追問他，伍煥卿道：『我決計不幹了，您先去一步，不久我就會來的。』當下就由伍煥卿勤懇懇寫了一封介紹信，用喬靜軒住在魏家姊妹家裏那時代的化名張瑞芝，到北平去。回想第一次離開豐台，那賀彥邦願以康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及，現在人心變化得太快，聽說一位副站長都爲喬靜軒犧牲了，外面放的謠言，即刻就要將喬靜軒驅逐出境，誰還敢飛蛾撲火，自惹凶災。剩下一些寡廉鮮恥的地痞流氓無賴少年乘火打劫，在喬靜軒的新寓裏鬧了好幾次，使她益發不能安身，就在一個黑黢黢的晚上，收拾零星包裹，帶了一兩口箱子，由伍煥卿護送，悄悄地上火車離開豐台。到了北平，喬靜軒趕清早到凌府，半路中忽然想起，當官僚的起來沒有這樣早，回到客棧休息休息再說，聽到外面的鐘鐺鐺敲了十下，才赴大柵欄胡同。一個老媽子出來，聽說要會她們的老爺，心裏不免驚疑，向喬靜軒從上往下望，道：『老爺

還沒起床呢！您等一會兒吧！」拿着信去了。喬靜軒看那棟房子四合式，前面有一空房，並沒住人，像沒有男當差，難道卸任的參議員遼男當差都用不起嗎？空房隔壁一間大房，大概是客廳，裏面灰喃喃的。一會兒，那個老媽子出來了，道：「老爺說，請！」開開那扇客廳門，讓喬靜軒進去。喬靜軒正在看當中掛的一副對聯，即聽後面咳嗽聲，回頭一看，見一約莫六十上下的老頭子，鬚髮皓然，喬靜軒恭而且敬的一鞠躬，道：「凌老先生！久仰久仰！」那老頭子咳嗽一聲道：「請坐。」喬靜軒道：「伍先生是舍弟的同學，承他的情，介紹到尊府，諸事還要請老先生指教指教！」那老頭兒道：「敝人不姓凌，敝人是議長的西賓。議長要敝人來問問張女士，幾時可以搬到這邊來？」喬靜軒才知道不是主人；問及大名，那老頭子道：「敝人也姓張，與女士或者同宗？賤字不敢，叫做葛陶——葛天氏之葛，陶淵明之陶。」正說到這裏，房門一響，凌士芬進來，眼睛一亮，彷彿客廳新裱了一層銀紙，心想世上那裏有這樣漂亮的女人？古人說的冰肌玉骨，以爲是形容辭，現在才知道絕非虛構；但是他要保持着過去議長的尊嚴，很於持

地伸手才招呼喬靜軒坐，張老頭兒見主人來，兩手垂直的站在一旁，不敢咳嗽，偷偷地學着葛天氏陶淵明去隱了。喬靜軒先前同張老頭兒談話的時候，心中不免幾分疑慮；爲什麼有了先生，伍煥卿又介紹我，也許他不知道？看見凌士芬不過四十多歲人，八字鬚

鬚，近視眼，眉宇間像帶幾分憂鬱，氣色並不

佳。凌士芬親自取出烟捲來敬，喬靜軒婉謝了

。凌士芬道：「伍先生負責介紹，總有錯的

，如果張女士不嫌棄，我這兩個小女，還要請

嚴加教導！」喬靜軒答道：「不敢不敢！一切

還要請凌先生指教！」凌士芬起身推門喊道：

「大姐二姐！還不來見先生！」一雙年紀差不

多約莫十二三歲的女孩，跳躍的跑來，喊道：

「爸爸！爸爸！吃麵去！」凌士芬鼓眼示意，



女孩兒聰明，止住不說了。兩女孩由她父親介紹，一名凌竹，一名凌梅，是雙胎兒，生得一模一樣，服飾也相同，妹妹兩個酒渦，姐姐只一個，只有這點分別。凌梅凌竹向喬靜軒一鞠躬，算是拜了師。喬靜軒想起一件大事來，這麼這一大會沒有看見凌太太？即道：『我想拜望凌太太。』凌士芬頓時面色慘白，滴下幾粒淚珠，拭淚道：『內人死去好幾月了！』說畢黯然。喬靜軒一驚！家裏沒有太太，我怎樣方便？那張老頭子還問我什麼時候搬過來？豈非荒天下之大唐。這樣看來，倒是一個問題，便有點猶豫不決的神色。凌士芬看出這情形，道：『張女士如果搬過來，也還不寂寞，舍族姪女也住在這裏，還有兩個女傭人；不搬過來，聽您的隨便。』喬靜軒本想藉故辭卸，一來因不教書更無他路可走，二來捨不得這兩位小安琪兒，便答應他教授，可是不住在他家。言定每逢星期日休息半天，月送束修十元，喬靜軒遷住在附近不遠的一家公寓裏，早去晚歸，習以為常。教了一天，才曉得那張老頭兒專門教一個男學生，是凌士芬的大少爺，年十五歲，每天啾啾啞啞地讀四書，哼唐詩，背左傳。喬靜軒教書的房，正和張老頭兒對面，

分據東西廂房。在玻璃窗裏，白髮紅顏，相映成趣。她常常望見張老頭兒擺腦袋，大概點到一篇越好的文章，他的腦袋越擺得凶。這被教的男孩子叫做凌松，本來活潑潑地，被張老夫子控制得呆頭呆腦了。喬靜軒的教法則完全不同，她純用新式教授，分國文，史地，數學上課，雖然凌士芬要她教四書五經，她說，四書五經固然是中國的寶典，但至少要在中學以上的程度才能讀，我不忍斷喪十二三歲女孩兒的腦筋！」她曾向主人建議，把這三位少爺小姐，一齊送到學校裏去，別耽誤了學齡，被主人謝絕了。主人的理由是：現在學堂裏讀的書是一些猪爹爹狗奶奶的書，離聖經賢傳太遠，小孩子讀慣了，將來會把自己的爸爸媽媽當做猪當做狗！雖經喬靜軒的反復的解釋，終歸無效，喬靜軒只好盡心盡職的教授下去，凌士芬和張葛陶，漸漸覺得喬靜軒的教法不合乎先生之道，很不滿意，但是看見兩位女孩兒有顯著的進步，又色然以喜。一日，凌士芬命老媽子送來一大包東西，喬靜軒一捏，軟綿綿的，心裏有點懷疑，打開一看，原來是詩稿，上面題有四個大字——『孤鸞總集』，旁邊有一行小字——爲悼亡而作。喬靜軒心想，你別看

輕凌許十這人，他倒是一位鍾情種子，這本詩稿分作五卷，從毛詩葛生五章起直到他自己的悼亡詩止，總共一百三十五頁，用蠅頭小楷寫的，多們端整。喬靜軒偶然翻到唐寅的綺疎遺恨十首，正念第一二首：『想拋砧杵謝芳菲，敲斷叮嚀夢不歸，聞說夜台侵首冷，可憐無線寄寒衣！佛說虛空也可量，虛空比恨恨還長，銀花寶鈿金星尺，認得纖纖十指香。』難道沒有女的哭男的吗？她翻到最後，賞識袁園妹袁抒的一首：『曾記當年賦別情，眉窗分手說歸程。三秋有雁空懷想，兩載辭家隔死生。舊僕已隨新主去，征衣分散客囊輕。欲圖夢裏纒糊見，慘雨悽風夢不成！』爲什麼突然將這本東西送給我真？喬靜軒忽然懷疑起來，正欲將他包住，發現卷內夾着一張詩箋，寫着『送請張先生正校』幾字，才將疑團打銷，叫老媽子仍將原卷送回，在稿件的後面寫了『張瑞芝拜讀』。凌士芬見喬靜軒客氣，也不好再囉囉。他的堂姪女是一個孤孀，寄居此處已數年，性情古怪，喬靜軒自不便接近。每天上課之外，着實無聊，公寓裏各色人等俱有，尤以大學生爲最多，下課之後，吵鬧不堪。喬靜軒想到晚間有暇，何妨自謀進修，因此下了決

心，每晚吃過晚飯後，就到缸瓦市一個夜學校補習英文數學，預備考大學。她所以立志要入大學是有兩種抱負，一種是覺得中國女子受高等教育的太少，處在這種複雜的社會，非有超人的知識不能應付，非有真實的技能不能生存；一種是覺得現在的大學生多不爭氣，公寓裏就是他們的小朝廷，談不上進德修業，她誓挽回這種頹風。她因回公寓吃飯，吃飯後，嘴都沒有措的機會，就往缸瓦市一跑，行止匆匆，省得許多閒思閒想；可是她的行動，最容易被一般不相干的社會猜忌，凌士芬一家，從凌士芬起到老媽子止，漸漸懷疑她的行爲；每次問她的住址總不明言，這是第一疑問；一個女子會到豐台無緣無故認識姓伍的，第二疑問；說沒有丈夫，而舉止言笑，決非處女，疑問者三。在公寓方面，大家覺得她更爲可疑；第一，白天說是教書，從沒見學生來過；第二，晚上說是上課，從沒見先生降臨；第三，說是南方人，怎麼一口京話？喬靜軒夾在這猜忌重重之中，不由她辯白，她也不屑辯白，目前引爲最大的安慰，即在凌竹凌梅兩位小朋友對她的熱情。她一向是小朋友的好朋友。在天津的蒙養園，在張家口的志成學校，小朋友的

團體就是她的樂園，她的香閨也就是小朋友的王國。凌竹凌梅經她教訓後，沒有從前的玩皮而比從前更活潑。她真愛她們極了！因愛她們，自然而引起她一重心事，惦念她的可憐的靜兒。竹梅兩小姊妹，有時看見先生拭淚，以爲先生眼中進了渣子，忙向前來吹，或用小手揉先生的眼睛。父親給她們的糖果，必定分送一點給先生吃。在實際的情感上，兩姊妹已經把先生當做母親，先生也把兩姊妹當做愛兒。一方面是無母的孩子，一方面是失兒的母親。孩子沒有母親，還有父親的鍾愛；母親失了孩子，到什麼地方去求安慰呢？她雖愛這兩位小朋友，但是，她看見凌家的貴族習氣封建思想家族觀念太深，又感於凌士芬近來漸有一些不光明的舉動，最討厭的就是那位張老頭兒，讀起文章來，常常用極大的聲音，癩蝦蟆一般，鬧得這面說話都不聽見。還有那刁鑽古怪的姪小姐，慣使小心眼兒的老媽子，都不是好東西。一天，凌士芬和他的姪女吃飯，談到喬靜軒。凌士芬道：『這位女先生，好像那裏見過的，確是一位大家閨秀，爲什麼會到豐台的呀？』那姪女兒冷笑。凌士芬道：『你笑什麼？』那姪女兒道：『果然吧！經我一調

查，就明白了！三叔，你猜她是一個什麼人？」凌士芬道：「不難道是？成壞人」那姪女兒道：「雖壞人也不遠了，告訴你吧！她就是在豐台唱戲的一個戲子，叫做什麼汪守芳！」凌士芬變色道：「如果是真的話，還了得起？別把我的孩子帶壞了！你怎麼不早告訴我？」那姪女兒道：「我才打聽清楚的，她一定與姓伍的有一手，您想想，姓伍的什麼單單介紹她，不介紹旁人呢？」凌士芬越聽越覺得有理，匆匆飯畢，即忙請張老頭兒來商量。張老頭兒不滿意已喬靜軒，無論在何早種出發點，他與項喬靜軒沒一是對勁的。那姪女兒看見張老頭兒來，便躲起了，却暗地竊聽二人的談話。只聽得凌士芬道：「我本來要把她辭退，哎……」張葛陶韜着手笑道：「是地！人是生得謎真美！辭也不好，不辭也不好！」那姪女兒聽見，面不立即從屏風後沖出恨來，對準張葛陶幾耳光，罰他勾引她叔父的大罪。又聽見叔父道：「你有什麼方法可想？」那姪女兒一氣，含着兩包眼淚，回到自己房裏嗚嗚咽咽地哭去了。關於這一類消息，不知的傳如何隱約到喬靜軒耳中，一天上課完畢，抱着凌竹凌梅緊不放鬆，眼淚像拋沙緊地上的落在濕衣

了大片。自言自語的說：『將來若有機會辦學校，願將天下一切可憐的孩子收養起來，好好培植他們成人！』說畢，擁着兩妹妹狂吻，凌竹凌梅看見先生傷心哭，他們也哭。

喬靜軒對她們道：『小寶貝！你們以後好好溫習書呀！』替兩小朋友揩乾眼淚，自己也揩乾了，這才出門。從這天起，喬靜軒便沒有再到凌府教書，讓張老頭兒獨霸天下！

從這天起，喬靜軒白天也進補習學校，夜裏再加補習，以前英文數學本有相當根底，自經她專心攻研後，進步異常迅速，考大學已是不難了。不過公寓的人，對她的疑團始終未釋，而苦於始終不易解釋此疑團。猜疑嫉妒之箭，向各方射去，無目的的射去，可是沒有一根能中傷她。總而言之，全公寓的人把這位張瑞芝女士當做一個怪物，怪物的行徑是不必多於研究的，日久也就漸淡漠，看看到了暑假，各校的招考期紛紛來到，喬靜軒下了一百二十分的決心求上進，她覺得大學中間以神州大學為最好，因為這個學校決不鋪張門面，是埋頭苦幹慘淡經營的一個私立大學，學風異常嚴肅，功課極其認真。這大學附設一個教育專修科，目的在造就一般從事於中等教育的真實人才，兩年畢業。喬

靜軒報名投考，專修科的額數不過四十名，報名的却有八百多人，平均二十人當中才能取錄一人。發榜的結果，喬靜軒居然沒有落第，不過列在後面一點罷了，心裏自歡喜！但在她被取錄以前，還有一段經過，不可不述。喬靜軒報的名，不是王素芳，不是張瑞芝，而是她自己的真名喬靜軒，入考的時候，因為人多，學校當局並未注意，及至到算分數取錄以後，問題可就發生了。考試委員會裏顯然分兩派，甲派說：我們不能因為她從前的行為浪漫，就斷定現在還是墮落，以後永遠沒有改過的機會。乙派說：大學生為全體青年的表率，決不可讓行為浪漫的份子參與其間，免為害羣之馬。甲派說：我們不是舊禮教的盲從者，應該慎重而且詳細考察一個人的環境及其身世，教育的原旨是教人遷惡為善，即使她有浪漫行為，正好藉此機會糾正她，勸導她。乙派說：神州大學的學風所以善良，就是因為學生純潔，將來破壞學風的責任，我們不敢担保。兩派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相爭不下，最後只好取決於校長。校長殷雲，是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回國以後，創辦神州大學，成績卓著。考試委員會請他來，說有重要的事情相商，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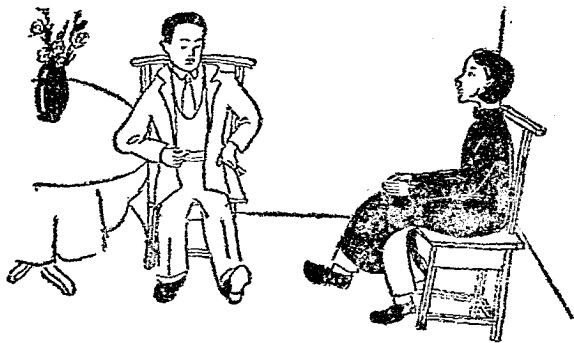
雲問及，才知爲是新生喬靜軒取錄不取錄的問題。殷雲的判斷力很敏捷堅強，卽向大家道：「各位所爭的理由都充足，只是沒有過細想想。我現在決定取錄喬靜軒，理由有三點：第一點，喬靜軒的分數及格，分數及格的學生不取，還取什麼學生呢？如果不取錄分數及格的學生，試問拿什麼東西來做取錄的標準呢？恐怕消息傳出去，不獨喬靜軒不服，教育部也不會答應。第二點，現在我們正是提倡男女平等的時代，女子一向沒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近幾年才開放些，這次報名的八百多人中，女性只有十三位。而合格的只有喬靜軒一位，僅僅一位合格的女生都不取錄，如果婦女團體起來質問，我們將何辭以答？而且也違背我們提倡男女平等的宗旨。第三點，大家不過說她以前的行爲有點浪漫，聖經上載過一段故事，耶穌叫那鄙薄奸婦的人自己想想，自己有沒有這一類的事情？大概現代青年男女，十有八九都免不了一段跡近浪漫的過程，事後自然覺悟轉變，而且大家還不過是風聞，有沒有真憑實據證實她的浪漫呢？如果學校以此理由不取錄，她可以訴諸法律，要求賠償名譽，學生未得，反吃一場官司，又何苦乃爾！所以我的

意思，決定把她取締，如果她的行爲真浪漫，自然可以開除她，不會影響學校的。」一席話，說得大家心悅誠服，甲派固然揚眉吐氣，乙派也認爲義正辭嚴，然後榜上才有喬靜軒三字。喬靜軒還不知道這一段波折，也不知道錄取的女性只她一人。高興是高興，歡喜是歡喜，却是目前又發生一個絕大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雖有甲派的人替她辯護于前，殷雲校長替她主持於後，榜上雖有名，仍然不得入校。究竟是什麼問題呢？就是經濟問題，質言之，喬靜軒沒有學費可以讀書。私立大學多半是靠學費維持，不比公立學校有的款有津貼，所以學雜各費收得較重。喬靜軒那裏來的錢呢？前此尚有十元一月的館費，自從陡氣辭館以後，又成了無業的流民，公寓的房金，小館兒的火食賬，都沒結清。憑空要籌百元以上費用，哭都哭不去。她一個人急起來便倒在床上哭，一個洗衣服的老婆子，進房收衣，看見喬靜軒怪可憐的，問道：「張小姐！您爲什麼哭呀？」即將喬靜軒扶起，喬靜軒平時對於這老婆子本有好感，因爲這婦人狠誠實，衣又洗得乾淨，便把不能進學的苦衷告訴了她。老婆子想了一想，道：「我有一個外孫女，她在

什麼工學團讀書，撩她說，一面做工，一面讀書，不要自己拿出錢，這倒是一樁好事，修修陰功。您何不也到工學團讀書呢？您實在沒有錢，欠的洗衣錢別給我好了。」喬靜軒懶得去糾正她的話，可對於她的一番好意，自是感激不勝。又因這幾句話，引起她一個動機，既然本京有半讀半工的先例，記起來了那些留德的勤工儉學生也是如此，何不去找找神州大學的當局，替我想一個法子呢？馬上覺得前途有希望，不哭了，又和洗衣婦人談了幾句話。即到大學拜訪校長。殷雲見喬靜軒舉止安詳，容貌端麗，談吐從容，服飾樸素，印象極佳！把乙派人所說的浪漫故事，認為純出傳聞，蓄意污蔑。像這樣一位好女子，雖不敢說為「標準學生」，也可以當得起「模範青年」四字。殷雲聽到喬靜軒的請求，皺着眉頭

賢質天成，且學且駁；

匠心巧運，半讀半工。



道：「論起你的境遇，實在可憐！但是本校向無此例，不便爲一人開端。」喬靜軒苦苦的哀求道：「無論如何，總得要請校長成全！」殷雲想了想，道：「這樣吧！你就在註冊處每天服務四個鐘頭，免去你的學費三分之二，這是萬不得已的一種辦法。」說時，用手搔後腦，無意中露出爲難而着急的樣子，喬靜軒也顧不得勉人爲難，看這位校長，年紀不過四十零，穿一身舊西裝，人品沈毅而和靄，不像到英國洗一個澡，就染紳士式的色彩。喬靜軒辭謝出來，很高興地回到公寓，暗地把一兩年來製的一兩件金器，又向銀樓去換了，開了公寓及火食賬，給了洗衣錢，搬到離神州大學不遠的一處地方叫做信記公寓的，登記簿上寫的是喬靜軒。在這公寓裏，住的差不多全是神州大學學生，教育專修科的同學也不少。喬靜軒繳了各費，開始上課，用心聽講。且喜同班諸友，人品都還整齊，加以神州學風純良，不像旁的學校，見了女生，如同發現新大陸，那樣驚奇，只是因爲他們年級低淺，免不了被高年級生輕視。話可要說回頭，無論怎樣的學校，要想個個學生都是聖人，誰也不敢担保。在神州大學的三年級生中，有兩人對於喬靜軒

特別的注意，奇怪，這兩人彷彿對於喬靜軒的過去情形知道很清楚；同時，在教授中，有一位青年哲學教授對喬靜軒眼光不同。喬靜軒結識一位女同學叫做黃詩的，她歡喜她這清脆的名字。這位黃詩小姐的性情豪爽，言語流利，鵝蛋臉兒，不高不矮的身子，一雙明若秋水的眼睛，有個小酒渦，穿得最隨便，是最高年級之一人。那天晚上，黃詩正在喬靜軒的臥室談天，黃詩對她的身世十二分的同情，兩人越談越投味。後來談到在張家口當教員的事，黃詩驚喜道：『啊呀！想不到你和舍妹有這一段緣！』喬靜軒也驚奇道：『挹梅就是舍妹嗎？』黃詩答道：『胞妹呢！她的性情孤傲得很！』喬靜軒也笑起來了。道：『雖然社會上需要圓滑，但使是一個讀書種子，就得有骨氣，高傲是無妨的！』黃詩像想起一件事，悄悄問道：『那鬼沒有再寫信給你了？』喬靜軒道：『今日又來一封，撕掉了！這人真不知羞恥！』黃詩道：『你還不清楚呢，我告訴你一段秘密新聞吧！小福兒和王矮子愛上了，小福兒本來和那講哲學的好，近來不知爲什麼事，鬧盤扭，王矮子乘機而入，登了寶座，起先愛王矮子的那個一年到頭穿外套的，現在與王矮

子誓不兩立，聽說和那鬼絆上了。喬靜軒：你看以咱們學校的名譽，外面吹得多們大，內部還是這些牛鬼蛇神，嚇嚇！只有像我這樣大模大樣的老太婆，頂好！」喬靜軒道：「大學生的思想是複雜些，哲學教授的頭腦當然更玄妙些，他們自有他們的人生觀，咱們千萬不能捲入漩渦。我是下了最後最大的決心，把戀愛這件事看做蛇蝎，結婚無異自掘墳墓，讀一輩子的書好了！」黃詩笑道：「別說得這樣堅決啦！比如有些人，開口說獨身，閉口說獨身，一有了對相，可就雙身了！甚至于多身起來！咱們當女子的，一輩子離不開戀愛兩字；戀愛本神聖，被人用壞了，許多罪惡都假戀愛之名以行，咱們要做一個戀愛的真正擁護者！」說得喬靜軒狂笑起來。因說戀愛而論到守舊禮教的父母，因論守舊禮教的父母而說到父母之喪，因父母之喪使喬靜軒想起柳老頭兒柳養源的近況，因柳養源的消息隔閡而想起汪漱玉的音問不通，因汪漱玉的音問不通而想起伍煥卿的遲遲其來。黃詩一邊說，喬靜軒一邊想；黃詩說得快，像火車，像飛機；喬靜軒想得更快，像光，像電。在她們說話中間，許多次凌亂的脚步聲，走來走去，不時有一兩隻眼睛從

簾外飛來，喬靜軒率性將門關好，後來又聽見輕輕的叩門聲。黃詩見時候不早，打算辭別回去，忽聞一陣三絃嘈雜的聲浪，接着巴掌拍得叭叭的響，尖脆的戲腔起自堂隅，又是一陣鬨笑。喬靜軒打開門望，只見堂屋中黑黢黢擠滿一堆人，便喊黃詩道：「菱舟姐！你來看，他們又鬧花樣了。」黃詩跟着喬靜軒出來，走近人叢，大家見是她們兩人來，目光頓時轉射，滿以為她們必含羞帶憤而走，却不料黃詩小姐是一位達觀先生，喬靜軒女士是一位久經風霜的老將，睬都不睬，大家也覺得久望無益，將注意力集中到堂屋中扮女角的同學上面去了。原來當日的北平，自從玉梅香享大名行紅運以後，差不多公子少爺以及大學生等等，人人模倣玉梅香，如同美國男女學卓別麟一樣，哼腔，走路，吃茶，說話，都是玉梅香式。這日，是神州大學的一個紀念日，殷雲素來主張，非遇隆重日期如國慶日之類，不輕易放假，這天經學生請求放假半日，皆未獲准，有些淘氣的學生，覺得學校當局這種態度未免過於嚴格，學校既不贊成放假，我們何不自動舉行一個小小遊藝會，藉此樂他一樂。因為信記公寓有一個比較寬廠的客堂，這一小部分的

遊藝同志，便決議借此處爲會場。大家確不知道喬靜軒的劇學高明。那年級高的學生快畢業了，架子極大。向來不喜承辦此事，請也請他們不來；低年級的學生却想承辦而無資格，大家不發生信仰；這一部分籌備遊藝的大多數是二年級，遊藝會的節目，不必再說，大家知道的弄來弄去不過那幾項，喬靜軒和黃詩這當兒所見的，是他們最後一幕，天女散花，飾天女的長得確很清秀，可惜一個塌鼻子，不知從那裏租來一件倒新不舊的宮袍，將各色紙剪碎紛紛散開，那天女猛地抓一大把直向喬黃二人擲來，一時躲也躲不及，飛上滿頭，大家不期而喊道：『好呀！好呀！』喬黃二人氣起來了，轉身便走，大家對於新生的喬靜軒倒不覺什麼重要，知道黃詩是高年級的高才生，誰敢得罪？你一句，我一手，硬把飾天女的同學拖起走，追來向黃詩陪禮，黃詩見衆同學知禮悔過，自不追究，又與喬靜軒看了一會，忽然人叢中一人大聲道：『大家注意！聽說密司喬的戲學極精，今日爲本校紀念，務請出來表演表演，同伸慶祝！』一片掌聲雷動，飾天女的已演完站在旁邊吶喊，喬靜軒拍黃詩的肩道：『咱們走吧！』剛要動身，衆同學四面八方包

圍攏攏，如同一個鐵桶。口口聲聲要請喬靜軒演奏。喬靜軒笑道：「各位的盛意，我是感謝得很！可是我什麼都不會，唱戲這門道兒，更是外行！」即聽見先前那提議的人喊道：「密司喬別再客氣！咱們都是同學，要什麼緊！」此時的羣衆心理有兩種：愛熱鬧，好奇！喬靜軒想設計出來那兒能夠，連黃詩小姐也像孔子被困於陳了。喬靜軒實在被同學迫得無法，只好接應清唱幾句，隨便哼了一段六月雪，還未唱完，有人叫道：「好寶娥呀！」這才嘩然一聲，解了重圍。黃詩匆匆辭去，喬靜軒回到自己房裏，休息片刻，關門就寢。第二天下了課後，便有七八個同學緊緊跟隨喬靜軒回公寓來，聲言要拜門，直把喬靜軒的耳根都羞得飛紅，道：「這是那兒的話？誰說我會唱戲的？昨日的幾句，也不過湊湊熱鬧，太見笑了，諸位不嫌棄就已萬幸！」喬靜軒越是客氣，他們要求越凶，淘氣的一位同學說：「密司喬不接應，咱們就不走了！」喬靜軒迫得無法，只得道：「諸位不嫌棄，課餘暇日，和我研究研究，這倒沒什麼；若真的教戲，一層我壓根兒不會戲；二層若是校長知道了，也不大好；三層外面說出來，保不定影響咱們學校的名

譽。再一層，我只會幾句青衣，剛才諸位說，有願意唱鬚生的，有願意唱黑頭的，我可沒有學過，還得請諸位學過的指教！」說畢，嫣然一笑。大家聽見喬靜軒的話，開初以為純粹客氣，後來聽她說得條條有理，也就不敢過於勉強；犧牲拜門的原意，每一個人願當一名研究生。雖然表面上免除集會結社的形式，但在骨子裏，他們以喬靜軒為中心的信仰，異常堅固。這一個小組織，漸漸擴大起來，有些平素不願意聽戲的學生，受一種莫明其妙的驅使，也自動的加入。人數漸多則份子漸雜。本來是以研究戲劇為起點的，到後來漸成為對人的團體了。黃詩對於衆同學包圍喬靜軒，非常痛恨！她曾祕密對喬靜軒說，對於同學最好取不即不離的態度；過分拒絕他們的請求，必惱羞成怒；完全與他們聯絡，又要求無厭。自此以後，喬靜軒日則上校讀書，夜則被同學包圍研究戲學，一天到晚差不多沒有閒時。風聲所播，遂生反響，神州大學的暗潮一天洶湧一天，起因是那位哲學教授，這教授姓鄒，渾名鄒聖人。因他檢閱學生哲學筆記以喬靜軒為最好，不免在講壇上誇獎幾句，沒被誇獎的便懷着醋意。一日，正值喬靜軒因病請假，鄒聖人

上課堂，迎面見黑板上兩行刺人的大白字：「東風不與周郎顧，銅雀春深鎖二喬！」鄒聖人大怒，問是誰寫的？講壇下的學生一個個掩口葫蘆而笑，鄒聖人愈怒，認為有意侮辱師長，一聲不發，衝出課堂，向校長辭職去了。殷雲對於這問題却有點為難，論理，只有學生的不是，沒有先生的不是，而且鄒教授是國內有名的哲學專家，他真不幹是學校一筆損失，無論如何非挽留不可！可是學生方面亦復不容易應付，如果一個學生說：我寫的是唐詩兩句，與鄒先生何干？鄒先生不做賊心虛，怎麼學生連寫唐詩的自由都沒有了？殷雲心又想，怪不得有人密告我，說這姓鄒的對於喬靜軒有野心，如果師道不自尊嚴，硬要學生來尊嚴你，學生怎會心甘情服？再說那詩句中的周郎固可指為影射鄒郎，但在刑法上，影射不能成立罪名。

第十五章

檀板輕敲，遣愁覓樂；
玉章密奏，結社聯歡。

刑法上的損壞名譽罪，是要指摘一定的事實足以損害他人的名譽，假定有什麼函件

檀板輕敲，遣愁覓樂；

玉章密奏，結社聯歡。

在喬靜軒手裏，她出來告發姓鄒的，倒可成立罪名。殷雲越想越開展，如剛出岫的白雲，飄飄蕩蕩，任風所之，把這問題越拉越長。到這時候，以前的甲乙兩派都活動起來了。甲派的主張，鄒某固屬行爲卑鄙，不配爲人師，更談不上哲學，但學生的人格也一樣掃地，青天白日，公然侮辱師長，而且公然調侃同學，在黑板上大書特書，校規何存？王法何在？最公平的辦法，是該鄒某自動辭職，由學校當局嚴辦寫黑板的學生。乙派的主張，這事完全是學生方面的荒謬錯誤，鄒某對於一個好學生的誇獎是應該的，何得卽據爲含沙射影的資料，再說寫黑板的學生固然輕佻浮薄，然而推原禍首，不得不怪喬靜軒。因她一人才惹起這些風浪，以前沒有她，學校像一面鏡子，現在變成平地湧波濤，女人真是禍水！所以正本清源，非將喬靜軒開除不可！這兩種暗潮一起一伏一消一長對流着，最令人左右爲難的就是校長殷雲。可是殷雲始終是一個了解喬靜軒的人，他對於這件事，在良心上平衡，與喬靜軒實在沒有關係，他甯可犧牲校長不幹，不能平空誣陷一個無辜的女子。正在爲難的時候，那位鄒大教授幸有自知之明，寫信來堅決的辭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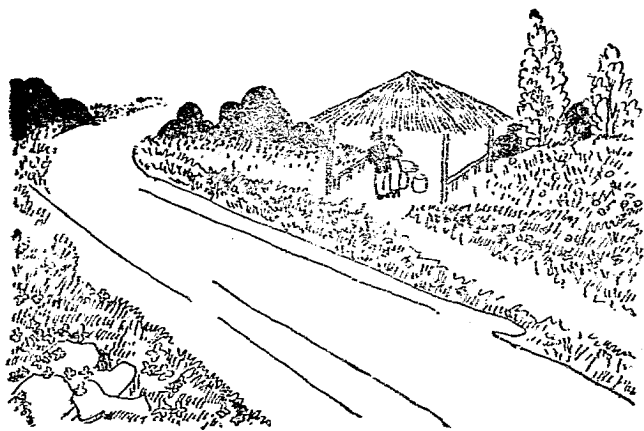
其中有這樣幾句話：『……弟研究人生哲學三十餘年，而所見之人生如此如此，士鬻氣張，師道蕩然！可勝浩歎！』殷雲查出那一個寫黑板的學生，正式開除了，鄒大教授仍無法挽回，只得任其拂袖而去。要在旁的學校，這事早已鬧成絕大的風潮，報紙上頭號大字早登出了，幸虧神州大學的名譽素好，而當時北方學風尙未如日後之浮動，所以一股暗潮，由陰溝流到溪裏，由溪裏流到河裏，匯到海裏去了。自經此一度暗潮之後，學校裏的風氣比前更進步，兩性間的笑話可謂絕無，研究戲劇的小組織也無形解散，大家規規矩矩努力讀書，除讀書以外沒有參加任何活動或發起什麼會合。北平儘管有些出鋒頭的時髦學校，對於神州大學的鄙視比前愈甚，說神州是保皇黨主辦，開倒車，時代落伍。真的，神州大學有些地方也未免做得過分，因嚴男女之別，如是不准男女學生在校會異性的客人，檢查女生書信。住宿的女生尤其管得嚴緊。諸如此類，漸失去了自由活潑的朝氣，據殷雲說：這正是英國的精神！英國最注重一個字，即『ORDER』（秩序），就是中國的『禮』，所以英國是西方的君子國。目下中國的學風，是法國式的學風，

他立志要造成英國典型的學風。喬靜軒漸漸感覺到思想和行動上的束縛，而且體驗到半工半讀的結果等於不工不讀，猶之項羽學書學劍兩無所成，但是她始終抑制這種過分的感想，她很感激殷校長，她知道她的環境，這是她一身求學最後一個機會，應該努力的去珍重！黃詩已畢業了，其餘沒有特別要好的朋友；她的身世漸漸被同學知道，大部分是鄙薄她的，不屑與她往來，教職員中有些用輕蔑的眼光矚她。在這樣令人難受的惡劣環境下辛辛苦苦的畢了業，她打算謀一個中學教員的位置。公立的中學校，有國立的大學畢業生去包辦；教會立的中學校，有帶有教會性質的大學畢業生去包辦；一個私立大學的畢業生，其出路乃如登天之難！社會上所需求的，不是你的本領，而是你的手段。有天大的本領，沒有靈敏的手段，還是只配打餓肚。在這一班畢業同學中，本是專攻教育的。得着職業的不過十分之一二，而這十分之一二所學却非所用。或是做公務員去了，或是入了洋行，或是在地方搶飯碗，或是從軍，只有喬靜軒一人經校長的幾番介紹，才得到一個極平凡的私立職業學校教書。喬靜軒本想從教育這條正軌殺出一條血路，合

理的生活應該是富有教育性的生活，她不知道社會與教育是兩起的，沒法兒聯繫起來，於是社會永無進步，教育也只好宣布破產。她畢竟是一個弱女子，不容易衝開荊天棘地的藩籬。上焉者，轉移社會；下焉者，被社會所轉移；惟有喬靜軒雖是浮光和塵，却處污泥而不染，好比一朵明潔的蓮花。她在這職業學校裏教了幾點鐘書，收入雖有限，但因她什麼苦都吃過，所以生活極為簡單。但是以她這樣潑潑聰明的人，對於一種機械式的教員生活，比白開水還清淡；久而久之，她覺得有點興味索然。原來的一般愛好戲劇的同學，許多因為畢了業沒有出路，倒不如唱戲還有飯吃有錢賺，而且被人捧，把從前純以戲劇為藝術而研究或供個人消遣的心思，改變成一種職業心理，知道喬靜軒也是同病相憐，這日特推出兩人來和喬靜軒接洽。這兩人一姓湯，名日新，一姓程，單名進。程進是專學青衣花旦的，那次在公寓裏學玉梅香天女散花的就是他。湯日新則學鬚生，他們兩人常常在一起配戲，如南天門汾河灣一類最普通的戲。喬靜軒見二人前來，心裏已有八開，果然程進和湯日新將重振旗鼓復興平劇的計劃，長江大河似的說個滔滔不絕

喬靜軒笑着拍手道：「精啦！來遲一步就失去一個再好沒有的機會了！」二人莫明其妙，問喬靜軒。喬靜軒繼續道：「鄭十二爺最近很想收一班徒弟，他對我說：他收徒弟有幾個條件，學花旦的不要最好的面孔……」程進心裏想，該會我的面孔不至於太好吧？可惜此處沒有鏡子；但是既然學花旦爲什麼不要最好的面孔呢？正想反問，只聽喬靜軒接着道：「因爲面孔太好，男女都會流於淫蕩，而且會忽視做工和唱白。學老旦的，穿西裝的不要，因爲老旦需要背駝，穿西裝的人往往挺着胸脯，不合老旦的原則；還有學鬚生的，胖子不要，因爲如打棍出廂一類的戲，假如是一個胖子裝，出台一個筋斗，早已中風嗚呼哀哉了。鄭十二爺向來做事是嚴格的，所以他訂下這些苛刻的條件。」湯日新笑道：「好在這些條件都與我們不相干，我是瘦得像猴子，競成臉上一塊疤，其餘同學，穿西裝的不會學老旦，胖子會去學黑頭，担心的只是密司喬一人！」喬靜軒歪着頭問道：「怎麼担心我呢？」湯日新又笑道：「您不是太漂亮了嗎？」喬靜軒噙道：「別糟蹋人了！」程進道：「鄭十二爺收徒弟，真難得這個好機會！目前中國的

戲劇界，論劇學精深能寫能做能唱的只有南秦北鄭。南方的秦士龍，研究戲劇三十餘年，門弟子不下千數，此人飄逸出羣，如雲中野鶴天外游龍；餓的時候，可以將褲帶子一緊，釣一天的魚。北方鄭燕痕，劇界資格還在秦士龍之上，全國沒有一人不仰望他的藝術，就是性格孤高，與世落落不合，真乃魯殿靈光。兩人都有一種特長，好絃子，鄭燕痕的胡琴拉得尤好，天下獨步！他有一位朋友叫做陳子模的，胡琴也拉得很好。如果拜他的門，真是幾生修到！但是咱們這班初出茅廬的，只配做他的徒孫，像密司喬才可以做他的徒子啊！』湯日新道：『老程！不要同密司喬開玩笑了，人家規規矩矩告訴你呢！』喬靜軒笑道：『同學之間，彼此也不要太拘束，就是開玩笑，只要動機純善，也沒關係！我看，等我先同鄭十二爺接頭，然後再邀你們，比較妥當；二位還是住在原地方吧？』程進湯日新齊答道：『不錯不錯！』當下別去。過了幾天，程進湯日新發起畢業同學集餐會，實際上所約不過愛好戲劇的幾位同學，地址在公園好雨軒。好雨軒是一家中西合璧的菜館，粉屋朱闌，蒼松翠柏，掩映成趣。雖是一個秋天，而衣香鬢影，處



處春光，尤其是這一帶多假山堆砌，二三情侶，喁喁私話，熱度可將秋風趕走。喬靜軒到得很早，見湯程二人並未來到，她不賴一人枯坐，隨便在好雨軒旁邊溜達溜達，忽然望見遠處亭子中間坐着一個人，那人的背影絕似汪漱玉。她想，這人好久沒通信了，有人說他又到香港，行踪祕密得很，一年多沒通過音信，真是奇怪！莫非他瞞着我不成？然而經我調查的結果，那汪守愚醫生確是另外一人，與他無關，北平城裏，再也沒有姓汪的開醫院，他之不在北平已無疑問，何以他又在北平呢？她越看那後影越像，那人彷彿發覺了是喬靜軒，站起身便走，頭也不回，另外發現一個很摩登的女子，聳着高

領外套，緊緊偎着他而行。這就更發證實了，所以不與喬靜軒以及見了她就避開的原因，却在這裏。喬靜軒當時非常氣憤，想找汪漱玉問一個青紅皂白，也不願在公共場所，搶前急走兩步，見那一雙人兒穿過柏林，轉進一個小圓門裏，再前面便是一道小河，喬靜軒預備抓住了這兩個眼中釘，一夥兒往河裏滾。古柏下放着疎疎落落幾處藤棹籬倚，即見那一男一女坐下來，男的面正對着喬靜軒，原來並不是汪漱玉，一個胖胖的臉，眉清目秀，比汪漱玉還漂亮！那男子心裏奇怪，怎麼一個陌生漢子癡癡地望着他？含笑告訴那女子，女子轉過頭，喬靜軒一見，不覺大驚！却是多年未見面的老同學蔣竹影。兩人緊緊握着手，要說的話一時不知從何說起，竟至迸出幾點淚珠來。經蔣竹影的介紹，那男子是她的丈夫袁玉簫，現任百豐銀行河南分行經理，從開封晉京到本行來接洽要務的，順便攜同家眷遊歷，蔣竹影緊緊拉着喬靜軒的手不放鬆，預備就在這蒼鬱的古松下暢談別後的情懷，又回想起那年和姚稚青三人被幾個浪子嚇得飛走的情形，喬靜軒道：

『竹影姐！不錯，我差一點把正事忘了！』蔣竹影微笑道：『啊！多年不見面的老朋友

友，就不是正事嗎？」喬靜軒方知剛才說錯了話，連忙陪小心道：「好姐姐！我說錯了！我是說：我們畢業同學會在好雨軒開會，時候不早，我要去了，明日上午有課，下午兩點鐘準到您兩位住的地方拜望。」蔣竹影仍是不放她走，袁玉簫笑道：「竹影！你讓喬小姐去吧！好在咱們在京還有幾天耽擱，從從容容地暢談好了。」喬靜軒才得鬆手，兩手背上已捻成五指紅印，笑對蔣竹影道：「您瞧！痛死我了！」蔣竹影望着喬靜軒走去好遠，才黯然復歸坐位，本來在京有耽擱，忽然這一晚接到行中急電，便匆匆搭早班車南下，所以喬靜軒第二天去會她，已經走了。湯日新程進兩人還發生一種誤會，以為喬靜軒行爲真不免浪漫，約好了時間久不見前來，及至喬靜軒趕到，說明她在公園後面遇着一位多年不見面的老朋友以致耽擱遲到，大家還不相信她呢！可是當日集餐的結果，自從喬靜軒報告鄭十二爺已經接應而且歡迎大學畢業生做徒弟以後，大家的興趣越高，恨不得立時在好雨軒裏開鑼，決議組織一個平劇研究社，推喬靜軒爲總幹事，程進爲副總幹事，敦請鄭燕痕爲社長。從此燕塵十丈，又多一玩票的地方。這個研究社，雖在

名義上請鄭燕痕爲社長，鄭燕痕年歲漸老。精神不大振作，不過掛過空牌兒，實際上是喬靜軒一人作主。喬靜軒也落得這個機會，加工練習，求教名師。她現在的心情，渾不似住日。她想人生在世，不過圖一個名，所謂「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是一點兒不錯的！她有兩種心願，正與黃詩相同，不爲名伶，便爲名將！她今生已無名將的希望，名伶一層，倒還可以有辦法。從前因爲受家族的束縛，受社會的包圍，把世俗的淺見看得太深，所以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才唱戲，唱戲還不用真名，現在她恍然了，戲劇是推動社會扶植人心的一種原動力，真正當一位名伶，比什麼還強！可是時下的名伶，多於牛毛，只要在報紙上登幾個大字，就是名伶了。許多有希望有成就的伶人，因此誤了他們的前程。喬靜軒想切切實實研究幾年，然後出而問世，她還想把中國的舊劇整理一番，用舊劇的真精神，使其適應於現代，換句話說，就是舊劇的時代化。當然，這種繁瑣的工作不是她一人所克擔當，像湯日新程進一般同學既然熱度甚高而又多少有些戲劇的素養，以之輔助從事於研究，未始沒有幾分成效。鄭燕痕對於喬靜軒，不用說是極端賞識

，就是對於湯日新一般學生，也能指導周詳，所以不幾月的功夫。各人都有幾分把握了。最急進的莫過於程進，他真要兼程並進了，在國慶日的第二天，他們舉行一個平劇研究社成立典禮，實行彩排。北平的票房，還沒見過由鄭燕痕親自指導之下而急遂成功的，此中再繼上一位赫赫大名的喬靜軒女士，一時鬧動了五城。前幾天，送的入場券一齊精光了，本來借一家熟旅館禮堂裏排演，因各界紛紛要求觀光。臨時改在新光大戲院，可以容一千多人。且說喬靜軒的叔父喬子謹，老邁龍鍾，三天兩病，幾年以來，全不似從前的健康；那位三太太精神倒好，整日夜搓麻將，罵人如故。老蒼頭福祿告老還鄉，不通音訊。另請一個小夥兒當家。喬子謹聽說喬靜軒到了北平，而且進了大學，心想這姪女兒倒有幾分本領，虧她飄來飄去，又入正途，將來也許成一位不櫛的進士。有幾次想派人找喬靜軒，全被他太太阻止；到了最近，忽見報上披露的消息，說是喬靜軒登台，這一氣又非同小可，咬牙切齒的歎道：『果然是沒有出息的東西！』因此把僅僅保留的一綫希望，付之汪洋大海中去了。在平劇研究社舉行開幕的那一天，新光大戲院裏面

擠得水洩不通，銜談巷議，無不以喬大帥的小姐獻技爲奇事。許多道學先生，一方感於人心世道之日就凌夷，一方震於喬靜軒之驚才絕艷，懷着這種矛盾心理，脚不由自主的也移到新光大戲院來。這天的壓軸戲，是喬靜軒湯日新合演全本四郎探母。第二次在豐台未唱成的，移到北平來了。湯日新究竟不是喬靜軒的對手，一人唱時，還自罷了，比起喬靜軒，就未免相形見絀。大概唱這類重頭戲，一生一旦，配合極不容易，不是生壓倒旦，就是旦壓倒生。加以喬靜軒絕頂聰明，一舉一動，一言一笑，一些最小的關鍵，把一個鐵鏡公主，裝得活躍實現，嗓子又高又圓，服裝特別漂亮，誰還肯聽湯日新的幾句老腔呢！從坐宮起直演到回令止，足足兩個鐘頭，真賣氣力！却說在這一時期，北平戲劇界極爲熱鬧，到處可以聽得到一片歌舞昇平之聲。從表面上看來，似乎天下太平，四方清吉，實在我們留心觀察，便可以發現一個公例，每屆音樂發達到頂點的時候，即是國家將亡或起重大變化的時候。比如六朝的帝王，唐的玄宗，以及清末的宮廷歌舞，可以舉出許多證據。當時北平的戲劇界，鬚生有余所懷執牛耳，青衣有玉梅香做泰斗；

若論名票，像鄭燕痕一般的人，聲名很大，喬靜軒自從演新光大戲院以後，哄動了九城，沒一人不欽慕；就是劇界耆宿，對她的藝術精進，交相稱贊，認為後起不可多得的人才。廊房頭條有一處新開的茶社，叫做大雅園，老板姓賈，很風雅，是前清一名候補知縣，鼎革以後，寄寓北平，還有幾文積蓄，便想藉提倡風雅之事，兼收市塵之利。他與湯日新有點瓜葛親，異想天開，請名票每晚唱戲，以資號召。在票友方面，也很樂意此事，既可藉此機會，練習練習；又可免去另立票社，節省開支。湯日新尤其高興，硬拉着程進，去敦請喬靜軒。喬靜軒道：「這事恐怕有點兒不妥當罷！聽說南方的姑娘就是這樣兒，您幾位可以去，我是不去的，別讓我栽筋斗，謝謝您！」湯日新央求道：「您別誤會了意思，南方的清唱，專來女的，這兒男女全有；再說一層，咱們可以掛一塊牌子，釘在柱上，人家知道咱們是研究社的社員，也就不會多心了。」程進拍手贊和道：「對啦！咱們是研究社的社員，要什麼緊！」喬靜軒道：「你們不要緊，我要緊！倒是正式登台演唱，沒有什麼。忽然來一個什麼茶社，人家還是喝茶？還是聽戲？好！這真

是所謂醉翁之意不在茶了！』程進湯日新見喬靜軒不易轉彎，回去和賈老闖商量，賈老闖道：『這事還得要仰仗二位，喬小姐不登台，咱們的茶社也用不着開張。』兩人聽賈老闖語氣沈重，而且這茶社程湯二人都有點小股，此番開張，滿想借喬靜軒的大名號召，不想碰一大鼻子灰。還是湯日新鬼計多端，出了一個主意，依計而行。這天，賈老闖約了當代的北平名流楊石厂范范山一輩耆宿，蒞社品茗，特別辦了幾樣好菜，還請鄭燕痕玉梅香等作陪。自不然，也請了喬靜軒和程進湯日新一般朋友。喬靜軒本想不去的，一則那位賈老闖是九流三教無所不通的人，犯不作得罪他；二則楊范諸輩名流，本人渴仰已久，藉此認識認識。她知道楊范諸人多是他父親的朋友，見了許多不便，但她的心情渾不似舊日的拘謹了，正想親近老人，同話當年盛事。當即換了一身嶄新的裝束。按時到大雅園，不獨見來賓無一人，連老闖也沒看見，只有幾個堂倌拚命的用油抹布抹桌子。喬靜軒望了一下，很覺奇怪，走出門來，正遇着老闖賈士奇。賈士奇遠遠見一麗人影，就知是喬靜軒，連忙趨前招待，鞠躬道歉，邀入敝坐。湯日新程進也趕來了，氣吁

吁地。喬靜軒問賈士奇道：「怎麼楊老先生一般人沒來呀？」賈士奇正要答話，被湯日新接住道：「我剛才同老程在廣福樓找着了，楊老先生說，他還把碧芙蓉帶來。」喬靜軒問道：「什麼是碧芙蓉？」湯日新道：「是楊老先生一位乾女兒，廣福樓第一塊紅牌啦！」程進拍掌笑道：「那真好極了！名士美人，聯袂偕臨，不媿滿堂大雅！」喬靜軒笑道：「競成！您別太得意忘形了，我是對不住，還有點事，恕不奉陪。」說完挾起皮包就走，被程湯二人當門擋住，賈士奇苦苦哀求，死不放走，喬靜軒才坐下來。忽聽外面車馬聲音，堂倌嚷道：「客來了！」即見好幾位老頭兒夾在花枝招展的兩三玉人兒中，翩然入內。喬靜軒一望，見那走在最前面的一位白鬚老者，紅帽頂兒，寬袍博帶，想必是范范山；走在第二位的短灰髭，彎腰駝背的，想必是楊石厂；但不知碧芙蓉是那個。諸人進園以後，即由主人賈士奇殷勤招待，小心侍奉，把全園堂倌，忙得一塌糊塗。喬靜軒初見坐在鄭燕痕旁的一人，看他的面色約莫四十歲上下，神態瀟灑，信是六朝兩晉典型人物，以爲必是楊石厂的公子，即號稱當代小才子的楊子香；及至賈士奇一一介

紹，才知道這位約莫四十歲上下的人就是赫赫大名的楊石厂。他很驚奇；爲什麼一位六十以上的人這樣年輕呢？那碧芙蓉長得真肥麗，一雙像外國美女大而圓的眼睛，很濃的眼睫毛。却是玉梅香並沒有來。衆人震於喬靜軒的大名，像范楊二老，曾在喬府撫過六七歲時代的喬靜軒的頭，現在看見這小孩像一枝映在清水池邊的花，不由悲喜交集。那短灰髭鬚腰駝背的原來是從前皇帝的師傅叫做曹璋，與喬子正尤稱莫逆之交，看見喬靜軒，忽然老淚縱橫，托病先自回去了，喬靜軒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席間，賈士奇站起說道：『今日承諸位光臨，非常感謝！所請諸客之中，除玉梅香楊子香兩先生因事未到外，其餘全體賜駕，使小園生光！先敬諸位老先生一杯薄酒！』說時將酒杯繞一圈兒，一飲而盡，衆人都站起喝酒，只有楊石厂老先生生平點酒不飲，人家都說詩人與酒有密切關係，詩人沒有不喝酒的，惟獨楊老先生真不飲酒，破了千古的成例。賈士奇繼續道：『現在有一點小事要請鄧十二爺報告。』鄧燕咳嗽一聲，起立道：『因爲京城裏太沒有消遣的地方，就是諸位老先生聽戲，也感覺到常到戲園去的不方便，所以士奇先生才

新開這家茶社，使大家有一處正當消遣的地方；碰巧咱們一般戲迷組織有一個平劇研究社，不容易找到地址，想借賈老的茶社作為一處研究戲劇的場所。一方面，咱們唱演的時候，諸位老先生可以批評指教；一方面，茶社也比較高雅，一經諸位老先生的品題，聲價十倍！」一席話把程進湯日新兩人聽得樂不可支。喬靜軒邊聽邊想，原來請客是為這件事，前幾天老程老湯嘖哩咕嚕的要我加入，哼！就是這套把戲。不過有一宗，鄭十二爺不輕易主張一件事，他剛才的話說得何等真切！再則諸位老前輩惠然肯臨，可見這姓賈的必係一位風雅之士，是以提倡藝術自命的，像湯日新所說，別要錯怪人家一番好意了。鄭燕痕說完，即見范范山老先生立起，大家一致請他老人家坐下，范范山向來聲如洪鐘，張開很大的口，道：「剛才鄭先生所說的辦法很好！風雅云亡，邦國憔悴，振聾啟聵，責無旁貸。我們雖已落伍，却願勉力追隨。不過有一宗要注意，研究項目，不宜過多；表演時間，不宜過久；聽歌人品，不宜過雜；所收茶資，不宜過昂。」湯日新不待范范山說完，即挺身而言：「范老先生指示各節，真正愛護周到，感謝不盡！咱

們都知道，玉梅香的歌詞兒，大半由范揚二位老先生修訂，歌詞兒本身是文學，加上精美的藝術化，唱起來格外好聽。咱們研究社的社友，敢於自信，都是極忠實於藝術的人，就中……：』說到這裏向喬靜軒望一眼，見她的神色平常才放下心道：『就中以咱們的同學喬靜軒小姐藝術超羣，定能熱心贊助這件事，諸位老先生對於後進獎掖不遺餘力，希望以後多多指教！』喬靜軒本來想起來說幾句，不料楊石厂老先生反而搶上她前面，笑容可掬的侃侃而談道：『中國的戲劇何以二簧西皮最流行？我常研究這原因，是因爲二簧西皮能得天地之中和。我們儒家的一統思想就在中庸二字，極高明而道中庸，所以夫子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說：「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論語：「堯曰：咨爾舜，允執厥中！」中庸：「舜其大知也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就人性之偏者矯正而調劑之使適於中道。中國的音樂，代表北方的是秦腔，即所謂梆子腔；代表南方的是崑曲，即所謂崑腔。秦腔失之過剛，崑腔失之太柔，不剛不柔恰合乎中道，只有二簧西皮。秦腔多慷慨悲歌之音，崑腔多哀思艷媚之調，只有二簧西皮平淡冲

遠，深合詩人溫柔敦厚之主旨，所以我教碧芙蓉專習二簧西皮，不贊成他秦腔崑腔，意在發屨我們儒家一統的思想。諸位研究戲劇，本不拘於一格，要以發揚光大先儒思想爲正宗，以傳將絕未絕之聖統，這是諸位應負的責任。至於歌詞等項，事極微小，不說范山未曾親自動手改訂，就是我，也把這些小事統由小兒子香一手應承，好在他也喜歡此道。以後諸位有什麼事，儘可教小兒去辦。」鄧燕痕道：「楊老先生的教訓，諸位大概都聽明白了，咱們改日定期試辦，還得請諸老光臨啦！」一片談笑之聲，塞着喬靜軒不妄定的心靈，想毅然出來否認又怪不好意思，不否認即等於默認，假定楊石高興，硬要碧芙蓉登台，豈不是與自己面子有關係？她究竟是一個戲子，她不能以大詩人的乾女兒的資格登台，外面一旦傳言，說是姓喬的和碧芙蓉一塊兒唱戲，不大好聽。好在此事可從容商議，因此便沒說什麼話。當夜吃得酒醉飯飽，最高興的自然是賈士奇程進湯日新三人，那般名流詩人酒酣耳熱又夥到廣福樓聽戲去了，喬靜軒同鄧燕痕到他家裏，經鄧燕痕解釋勸導，這才接應在大雅園清唱，但附有幾個條件，從此，白天賣茶點的生意

冷淡，一到晚間，絲竹聲中，萬頭鑽動，大雅園擠得水洩不通。聽清唱的人，有一班每晚必到的，不是別人，正是那楊子香一輩。楊子香這一時期，正和幾個最要好的文友，組織一個純粹的詩文結社。他這個結社與明代的東林復社不同。東林復社是參加政治鬥爭的，黨禍與國運相終始；楊子香的文社，純粹是一個文藝集團，不含他種作用。他鑒於歷代國家衰亡，多由於文人不振作，正人開意見，如宋代慶曆元祐慶元諸黨案，直至金人圍攻汴京始解，而宋亦隨之而亡；尤可笑的是洛蜀之爭，君子自相火併，結果端門之碑，姓名並列，被小人一網打完，同歸於盡，豈不可歎可笑！所以他的結社，只著重在『道義文章』四字上面，只聯合很少的幾位善道德能文章的朋友。有些時候，也難免風花雪月之情，然不過過眼浮雲，將空作幻。自從他的父親鄭重介紹喬靜軒的藝術以後，他便邀集那幾位好友，每晚到大雅園品茶聽歌，因這大雅園賣座較一般茶社過昂，中產階級以上的人才夠得上吃茶捧角的資格，所以聽戲的人，大都衣冠楚楚，文質彬彬，沒有喧嘩及怪聲叫好諸般現象，這也是喬靜軒所提條件之一。楊子香所組織的團體本名

嘜鳴學會，出了一本嘜鳴會報，認識了喬靜軒後，大家對於她的藝術異常欽仰，對於她的身世異常同情，嘜鳴學會的重要會員馬江安魯秋琴提議，在學會之下，設一分社，專門捧喬，即名喬社。喬靜軒的名聲本來很大，更加楊石厂一般名流揄揚，楊子香一般詩人歌頌，她的名聲，漸漸傳到揚子江流域飛渡珠江流域去了。像這樣清唱了一兩個月之久，楊子香把各方關於歌贊喬靜軒的詩詞歌賦戲評小品，彙爲一集，即名爲喬社初集。其間有些朋友，因事離京，不無難些惜別之辭；又因國勢日危，強鄰環伺，憑空加上興亡之感。總之，真正的文人，像紅豔豔的一朵石榴花，心是極熱的，極坦白的，女人與醇酒摧不了他們的青春，只有人間親愛真誠之淚可以洗他們的芳魄！他們對於喬靜軒十二分的崇拜，並不是崇拜她的美色，歌喉，不是崇拜她的藝術，是完全同情於她這個人！在一天晚上，一家很熟的酒樓上，明燈盛宴，充滿了一室的溫馨；天氣是水般的晶寒，而心頭如火般的熾熱。衆人正在圍着爭看一件東西，那東西便是喬社初集，是楊子香編纂而成的底稿，並且寫了一篇小序。專等這本書的主人喬靜軒來到，給她看了，然

後連同底稿付印，遍送親友。喬靜軒這晚穿一件極素淨的小皮長袍，頭髮往後披，剪得短短的，薄施脂粉，淡掃蛾眉，擁著一件薄絨的外套，翩翩而來。衆人拍掌歡迎她入席，寒暄數語，卽由楊子香將那本書底稿給她翻看一遍，楊子香又拿出序來。喬靜軒見是楊子香的手筆，肅然起敬，深致感謝，不顧一切的高誦起來：

秋蘭作佩，楚狂辭賦之鄉；春草懷人，謝客池塘之夢。則有西窗舊侶，南國世家，袖捲梁州之塵，馬帶燕山之色。琴尊十日，鼓吹一時，簧喚笙清，釵飛劍動。臣冠偶挂，余襟將遺。子夜四時之歌，韓娥三繞之韻。名閨麗質，新裝東自內家，駿馬高樓，壯志盪回豪氣。若乃斃肩斗酒，風雨渡江；驢背囊詩，溪山入畫。河橋楊柳，問蘇武以何之？潭水桃花，睽汪淪而不去。而寒暑數十，樂少哀多；弦望三五，合難離易。是以子桓論文，悲漳濱之遊；向秀懷舊，慟山陽之飲。臨河初集，已慨彭殤；吹臺再登，徒思高李。璇璣在手，杼軸固心，管豹一窺，泥鴻千載。兩潘二陸，嚶鳴太康之朝；五謝一顏，響起元嘉之世。倚翰墨如勳績，託醇酒爲功名。斯

則國風好色之旨，乃一倡而百和；小雅怨誹之音，雖千篇而一律。散魚玄機之交誼，首重徵之；白香山之長歌，心哀商婦。桑田滄海，曾幾度綠髮朱顏；谷燕喬鶯，看一天白衣蒼狗。矧乎風雨晦冥，川塗寥曠，百年之遊，若湍赴壑；三春之樂，如飄卷塵。天邊靈蛤，空銷遙望之胎；谿上寒蟻，祇有臨崖之眩。勝侶旣闕，風迹誰聞？感騷雅之流音，述山川之麗藻，戲蠅頭之餘墨，拜蛾眉之下塵。他年秋柳白門，共話南朝勝蹟；此日故宮黃瓦，空餘北國悽哀！

喬靜軒一口氣讀完，本來是一篇不見得怎樣好的小品文，經她的宛轉歌喉一讀，便覺字字珠璣，聲聲鶯燕。聽的人爲這種優美的音浪激盪，只覺心靈上有一種說不出的慰藉，這種慰藉也不知是由文章上來的抑或從喬靜軒嘴裏來的？總之，好像五音在心絃上輕敲，敲出一個極美的調子；這調子，成千萬的一雙雙一對對情人在櫻花怒放的芳草如茵中幽幽的傾聽。大家只聽得喬靜軒的歌聲，却想不到她的讀文章的聲音比歌聲還好聽，尤其是着了詩迷的楊子香，他一人這樣想，儼如躺在一隻瓜皮小艇中，兩岸的綠楊，

一溪的清水，新月掛在橋頭，人影映於波內，靜聽喬靜軒吟詩的聲音，不僅是將文學音樂畫圖融於一爐，而且會將靈魂精神采揉成一起。當時大家盡歡而散，自不假說。喬社初集出版後，都下傳觀，播爲佳話。凡事不能太圓滿，月到十六太圓就缺下來，又道是：那有不散的華筵不了的棋！因大雅園清唱的獨出鋒頭，與喬社的文章魔力，便惹出幾處對峙的歌舞團體。大雅園的清唱，第一是男女均有，第二是帶研究戲劇的性質，第三聽戲的人都上流；此外幾個清唱社，可以說是極盡拆爛污之能事，第一只有女的唱，像專賣女子的聲帶與面孔；第二純粹是營業性質，唱的盡是一些二等以下的妓女，藉此做招牌，拉廣告；第三聽戲的人流品太雜，多爲馳逐聲色而來，沒有其他好目的。一天，喬靜軒會了鄭燕痕，把目前都門清唱社的情形告訴了他，鄭燕痕也很以爲然，覺得從前不過礙着賈士奇的面子與程湯二人的人情，現在他們已經得到相當的滿足，可以休止了；再說一個純潔的愛美劇團，不犯作同一些不相干而穢濁的東西鬥氣，主張喬靜軒立時收場，這種感想，正與楊子香一輩人不謀而合。開初滿以爲能提倡風雅，研究正樂

，不料影響所及，反而牛鬼蛇神。本來對喬靜軒愛護至深，若因此事而害了她，失去原旨，正要將此意告知喬靜軒，恰巧鄭燕痕將賈士奇楊子香一般人請去，商議結束的方法，只有程進湯日新始終不服，說是爲什麼這樣胆小？歷來君子與小人爭鬥，總是君子失敗；君子失敗的原因，即由於畏縮，和平，無勇氣；君子越消極，小人越積極。爲今之計，只有同他們奮鬥到底，一切不顧，自有戰勝之時。鄭燕痕三番五次勸導調解，這才決定偃旗息鼓的方法，不過爲敷衍賈士奇起見，延長一個月，儘於此一個月期中，作收束的準備。喬靜軒的意興不免因此索然，但她本來不願意的事，此刻有機會成遂她的初衷，自很樂意，老實說，她對於這一座都城，壓根兒已厭倦了，早一天離開，多一天歡喜。正值這時：天南畫角，捲海浪以飛來；塞外胡笳，破山峯而壓入！

第十六章

猶鼓中原，青天白日；
錦衣故里，綠鬢朱顏。

楊子香一般人當日之在北平，表面上看來，好像是一種捧角者流，甚至有人罵他們

是文痞，其實他們的結合純以道義爲中心，以血性爲骨格，雖標榜不聞政治，實際上他們却負了一種重大的使命。民國成立以來，軍閥專橫，北平是當日首都，威令森嚴，誰也不敢說當局半個字，如果正式結社，公開宣講，不以曲道行之，未有不遭暗害，過去有名的偉人，新聞記者等，都是這樣慘死的。楊氏父子，簪纓望族，詩禮名家，於猖狂玩世之中，寓殷勤愛國之意。不幸石厂老先生一病纏綿，竟至不起，楊子香回家守制，萬念俱灰！同時喬靜軒換了一個新的方向去奮鬥！在本書前面，曾經說過南北軍閥林佐湯自如楊宇風的混戰史，原來楊宇風自民國十五年四月在北口失利之後，損失甚大！九月中，楊宇風自英歸國，被舊部諸將公舉爲聯軍總司令，約有三軍七師之兵力，人數則不滿十萬。這時，革命軍隊正和軍閥酣戰于西南半壁，楊宇風見時機已到，大事可圖，搖身一變，與革命軍遙相應和，在十一月下旬率兵向西北進攻，連克各地，再分軍數路向附近各省進展，雄圖大略，喧嘩一時！十六年五月，楊宇風自率大軍由豫西向東推進，占領洛陽，克復開封，將鄔自如根本打倒。楊宇風是一位最好名的人物，在戎馬匆

匆之中，辦了一個政治訓練班，招收學員，以便在各部隊中做政治工作，這政治班由一個姓王的青年單名鶴的主持，在一所古廟裏粗粗佈置，招了三十多位學員，其中有幾位女性，說出來真奇怪，這幾位女性中，就有一位是我們萬想不到的喬靜軒！喬靜軒自從在北平玩膩了之後，喬社既無形解散，楊子香又丁父憂，時局倏擾萬分，心緒異常淒涼，便書也不教，戲也不唱，朋友也不會，蹲在寓所裏半個多月。一晚，忽夢見她的伯父和父親連袂前來，雙眉緊蹙，彷彿有極大的痛苦。喬靜軒叩問真情，兩位老人家只是不答，却用手同指一窗示意；喬靜軒驚極而醒！沈吟了半晌，猜不出夢中心境，這顯然是二位老人家顯靈，他告訴他的女兒，指窗而示是什麼意思呢？多久不入夢了，古人所說的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自己這一晌並沒有想到親人，如何會活躍躍的入夢呢？經她想想去的結果，忽然引起了她的悟性，窗是向南的，啊！知道了，一定是要他的女兒回南掃帛。自此一念決定，不幾天功夫，喬靜軒回到河南，祭掃祖墳。開初又想到，以為祖墳墳墓必有被盜或被人侵擾的問題發生，要她親去解決，及至實地探望，荒塚依然，掀

松無缺，才放下心。行經開封，正值大軍雲擾之際，寄寓在一個遠房親族家。這天，蹀躞街頭，忽然看見聯軍總司令部招考政治班學員，她就帶玩帶試的報了名，考試的時候，人擠不通，那國文試題與往常迥然不同，另外還有什麼心理測驗常識測驗等，喬靜軒不覺好笑，勉強塗了幾張白紙，回到寓所，滿擬再過幾天，俟軍事稍定，再去北平，或另定行的方向。偏是這房親族關心時事，替她看榜，果然名列前茅！就有人說：『這學員不比學生呀！當了學員，就是做了官。政治班的學員，畢業以後，好出身啊！抵得從前的翰林！』起先這房親族不大歡迎喬靜軒的，因在他們的眼中喬靜軒做了官，所以招待格外不同，喬靜軒要搬入政治班裏去住，因為還有幾位女同伴，可是被這房親族挽留，最後還是搬進去了。這政治班是三個月畢業，速成的官兒製造出了一大批，喬靜軒屏除鉛黛上雕鞍，新換了軍服，背了斜皮帶，頭髮更剪短了，好一位俏皮的軍官兒！畢業以後，分發各部隊，喬靜軒被派在一個獨立旅長的旅部裏當團部政治指導員，這團長姓張名飛熊，確是一名猛將，眇了一隻眼睛，經過多次危險。有一次，砲子從左耳貫入，

奇怪，照理應穿頭而過，却怪這彈子像生了眼睛，入耳以後，便轉了一大彎，從口腔飄出來，將滿口牙齒擊落，所以張飛熊滿口無牙，鑲了全副金牙，配上他那塊生滿橫肉黃黑臉，不是周倉也是牛皋，望而生畏。喬靜軒對於這位團長，充滿了畏懼和敬愛的兩重矛盾觀念。她想：這種將才，若以之同外國拼命，一定成功，可惜常常用之於內戰。那張飛熊却沒有什麼思想，他的唯一口號只在服從命令！也無所謂國家，無所謂個人，假定上官命令他打自己人，他還是照樣的打。他加入革命，也是因為上方的命令要他加入革命，一旦上方不加入革命或做反革命工作，他也照辦，總而言之，是一位腦筋最簡單的武人，却是天性豪爽，心地坦白，決沒有鬼鬼祟祟一類的事。對於喬靜軒，也不把她看做一件奇異的事蹟，因此喬靜軒任事比較相安。因戰略的關係張飛熊的部隊開到豫魯邊境一帶，政治指導員率領臨時組織的宣傳大隊，隨軍前往，這一帶盡是極荒涼的村落，被兵刮了以後又被匪洗，被匪洗了以後又被兵刮，刮來刮去，洗來洗去，好像一個病夫，裏癆外傷，已經是奄奄一息。這時正值炎天，驕陽當頭，火傘懸空，喬靜軒一隊人

馬，隨着大軍的進退爲轉移，行止食宿：誰也沒有把握。這天，來到一處冷僻所在。喬靜軒騎在馬上一望，全村約莫有十幾家茅房，有些茅房傾倒在那裏，每家茅房並沒有關着門，望去裏面甚覺空空，間有一兩個老頭兒伏頭而坐。高粱縱橫的長得很茂盛，黃的土色與高粱的青莖子相映，顯示這地方並不是十分枯瘠的鄉村，也不是十分懶惰的農民，完全因爲兵災匪禍。壯丁和婦孺都逃亡四方了，只留下一二個老頭子守家，那些老頭子看見一大隊人馬紛紛前來，穿着平素沒有看見過的奇怪衣褲，心裏害怕，胆子越小，以爲又是土匪來了，家裏還有幾把破掃帚，幾床爛棉被，別讓土匪搶走了，急喘喘磕的一聲把門關了！一個男同志說：『這般老而不死的土豪劣紳，非打倒也不可！』喬靜軒心裏一酸，暗想那些老頭兒一個個疲癯殘疾的，夠得上什麼土豪劣紳呢！因對那男同志道：『咱們做宣傳工作，還有時要利用他們，把門叫開再說吧！』那男同志道：『衝進去好了，這般東西全是賤骨頭！』喬靜軒極力勸阻，另派同行的一位女同志名叫沈英的前往。這沈女士是一位胖子，以身體而論雖不便行軍，但因她長于庶務，大家都喜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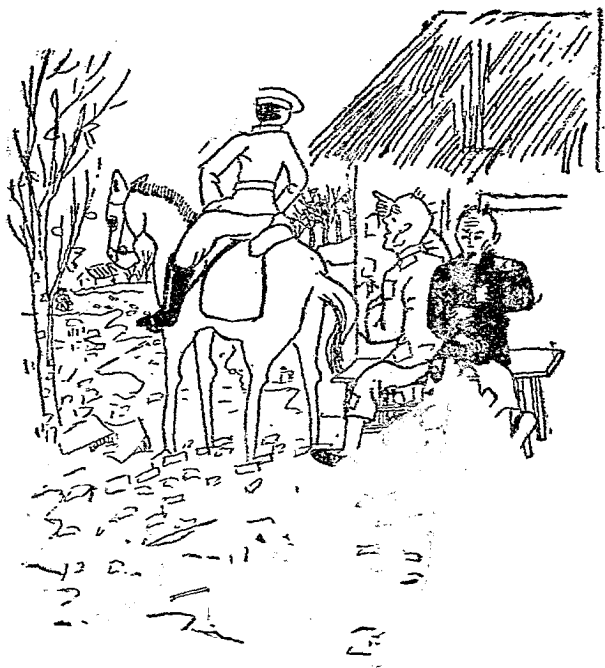
她，而且口齒伶俐，性情溫和，又是一位社交明星。沈女士當時聽說派她去，喜不自勝，將馬拴在石椿上，喬靜軒一千人則坐在一處破屋陰處等候。茅房裏的老頭兒，戰兢兢從門隙裏向外探望，忽然見着一個似男非男似女非女的胖子，身穿軍裝，長髮傅粉，扭扭捏捏的而來，初以為是什麼妖精出現，及至端詳眉目，甚覺面熟，心下了一半的心。沈英輕輕敲了幾下門，那老頭兒問道：「您：您幹嗎的？」聰明的老頭兒，她懂得老百姓的正心理。在新政中，老百姓最怕的是：清查戶口。從前清查戶口的動機，不是加稅，就是抽丁，所以老百姓一聽見官府的人來調查，就如過了猛虎，早已沒有了命。沈英當時聽見老頭兒躲在屋裏問，很自然的神色答道：「老先生！您放心開門吧！沒有旁的，有一點兒小事商量。」那老頭兒像破瓦罐的聲音再問：「什麼事呀？」沈英道：「爲的是咱們族裏修譜的事。」那老頭兒似乎一驚又一喜！道：「那末，您也姓李嗎？」沈英笑道：「可不是？您打開門，我同您談談！」那老頭兒一聽知是女人喉音，半信半疑的勉強打開了門，對沈英上下望了一眼。沈英道：「實告訴您吧！我們是革命軍，來

替你們除害的。您瞧！那鄔自如不是把你們害透了嗎？現在被我們楊總司令打倒了，你們有快樂的日子過了！」隣近各家的老頭子，見已有人開門出來答話，料無甚事，三三兩兩的也檢出來了，站在一旁，用神異的眼光，探聽情形；只聽先前那老頭子問道：「剛才你先生說的是什麼軍呀？」沈英鄭重的道：「我們是革命軍，是革軍閥的命的，是替老百姓造幸福的，您懂了嗎？」那老頭子摸摸幾根白鬚子微笑道：「哎！民亦勞止，迄可小麻了！」沈英一驚，怎麼這老頭子酒起文來了？他問道：「你讀過書的嗎？」那老頭子慘笑道：「啊！不瞞先生，我老朽是大清的一名秀才呢！」沈英道：「那就好了！等我們革命成功以後，馬上就修譜起來，現在就在怎樣趕快完成革命；想完成革命，非先打倒萬惡的軍閥不可！我們到這裏，人地生疎，與民衆不接近，就請你老先生幫忙，把大家請來說話，幫助我們革命。」接着指遠遠一方說：「老先生！您瞧！那邊牆下坐的就是我們的同志，站在中間說話穿制服的就是我們的喬隊長。」另一老頭兒發問道：「先生！有一句話問問，又不好問。」沈英道：「不要緊！什麼話都好問，現在咱們都

是一家，都是同志了！」那老頭兒道：「聽您的聲音好像是女的，看您的衣服又好像是男的，您敢情是大小姐？還是大少爺？」沈英反而被他問得不好意思來，臉頰不由一紅道：「您不必問這個，現在男的女的都是一樣，平等了，我嗎？」說到這裏頓一下：「我是女的！」那些老頭兒都不勝其驚服的樣子。沈英道：「各位……我請他們過來啦！」即用手一招，那邊大批人馬潮水般的湧來，有些胆小的老頭兒要跑，被沈英止住了，大家介紹見面之後，那老秀才見喬隊長又像是一位女的，難道她們是女兒國來的嗎？心裏有此一念，即覺眼前所有的人都成了女性，同志中有一絡腮鬚，在老秀才的眼中，也變成姑娘小姐了。當下即由幾位老頭兒分途約集本村民衆，經過許久時間，才到了二三十個，婦孺是一個沒有，有五六名壯丁都在病中。由老秀才領導，到一家較好的莊戶人家開會，可憐桌子板凳一概沒有，灶也壞了，房裏灰哺哺的。東邊的牆已倒了大半段，西邊禍堡上的槍眼像面盆大，有砲彈打開的痕迹。據那老秀才泣述，這村名叫李家莊，很富庶的；只因近年來兵匪騷擾，蝗虫爲災，弄得一貧如洗。婦女怕強姦，

兒童哭聲大，全躲入山中，連雞狗都帶去了，壯年漢子，或是被捉當兵，或是流為匪盜，只剩病弱在家。這老秀才才是全村唯一的紳士，前幾年開私塾，教蒙童，後來讀不起書，請不起先生了，老秀才失業，改業賣油，成了一個真正的賣油郎。後來村子越窮，油也吃不起了，無可賣的，只得在家關着。不要看他老朽，却有幾分志向，他經沈英一頓遊說，漸漸相信革命軍是救民的軍隊，而且他還有一種遠大的希望，將來革命成功以後，便好修譜。在他們的眼中，修譜是一件最大的事，比革命還重要；只因一定要革命成功才能修譜，他爲着修譜成功計，所以願意贊助革命。喬靜軒等也正好利用他們，有他們號召，比什麼力量還大。果然不到兩天功夫，和這般老頭兒過得大熱，從他們口中探出很多消息，在戰略上得着一種新發展。可是生活方面，在這一帶不說艱苦已極！喬靜軒一隊人，因開差匆促，都沒帶第二套換洗衣褲，天氣這樣炎熱，北邊這樣乾燥，喬靜軒和沈英是女子，更不方便。那些男同志，到了深夜，也顧不得許多了，把僅有的一身汗衣褲脫下來洗晾，一個個赤身裸體躺在石階石級上，呼呼的睡熟。喬沈二人，自

不能睡在外面，悶在空氣惡劣的小屋裏，全靠含點八卦丹，止住嘔吐！一晚，半夜中大
家忽忽驚醒來，男同志紛紛找衣
找褲，彼此錯穿得一塌糊塗，溼
淋淋的裹在身上。原來勤務兵報
告，民團開過此地，一色梭標尖
槍，飄着紅綢，裝束也狠奇怪。
第二天問那老頭兒，才知道昨晚
所遇的，並不是民團，是有名的
紅槍會，把他們嚇死了！率性這
一晚不睡，幸月色甚佳，大家說
說笑笑，不覺東方已白，那半輪
淡淡的月光還掛在碧霄。在附近



一個乾井裏汲了一些昏濁的水，胡亂洗了臉，正待弄點瓜菜，煮點稀飯，忽然團部送來一道命令，限即午趕到離此六十餘里之梁莊。喬靜軒跨上馬，沈英體胖，每次上馬下馬總由勤務兵扶，這一次上得太急，幾乎跌下來，其餘同志，有的騎馬，有的步行，往西邊一條大路走去。陽光漸漸厲害，全無一點風，喬靜軒騎的那匹馬得得的在前面開小溝子，靜軒覺得內衣全溼透了，低頭一看，原來放在軍服口袋裏的兩個生雞卵，因簸盪的關係，全都破了，蛋汁流到滿身，靜軒不覺好笑。後面的沈英，用一條破洗面巾浸得水淋淋的，覆在頭上，走不多遠，面巾乾了，又不好下馬，只得央請勤務兵重復將面巾弄溼，覆在頭上。這一帶盡是平原，人烟稀少，除掉高粱外，看不見一樹，遇不着一口井，大家的嗓子在那裏發燥，津液乾枯，兩眼發紅，忽然瞥見自生自長伏在路旁的大西瓜一個，大家如獲甘露，三拳兩掌打碎，你一塊，我一塊，搶着來吃，是多們香甜啊！又經過一個村莊，跨過橋，橋下昏濁的黃水，有的地方露出土底來。遠遠聽得有一種聲響，喬靜軒回頭向諸同志道：「你們聽見了嗎？這一定是前方的炮聲了！」沈英道：「

也許是鄉下人收媳婦吧？」一個男同志在後面冷笑道：「這年頭兒還有人收媳婦呢！」

沈英回頭一看，原來是宣傳員之一叫做孔湘的，此君已有四十多歲，也跟着小夥子們拖，一臉的黃油，經陽光晒紅了。沈英見是這位老先生，不再說什麼，遠處的穹窿穹窿的聲音，仍是斷斷續續的，比先前更發明瞭了。沈英心裏也明白，這裏並沒有像這樣放爆竹的。這一隊人馬加工努力汗血直滴竟于過午一刻功夫趕到目的地，只見人翻，一個個餓得像鬼叫，疲倦得像豆腐皮。梁莊這地方比較多幾家人，好容易看見一隻狗，兩三中年婦人在廚房打雜，夾着一些兵士，正在弄飯。團部就前面不遠，團長現正在最前線交鋒呢！一會兒，說是吃飯了，大家一湧而聚，握着洋鐵碗，沒有筷子的就折些樹枝。好容易等到一批批發過，然後輪到宣傳大隊。喬靜軒一般人奔馳半日，以為到梁莊可以吃點好東西，謀個全飽，那裏知道一桶桶抬來的是極粗糲的大餅養成醬糊一類的食品，無油無鹽，亦無菜蔬，喬靜軒見大家爭先搶食，有的竟抱着洋鐵桶喝，也不由的搗了一碗，呼呼的吞下去了，肚子裏咕嚕咕嚕的。原來叫他們來梁莊沒有別事，因前方戰

事激烈，死傷甚多，要他們前去慰勞。這天下午三點鐘，宣傳大隊又往前進，走了二十多里，已到最前綫了，雙方像停止了開火。只見從陣地裏抬來的小番布床，那床上睡着殘肢斷腿的戰士，血肉模糊的英雄，『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都抬到臨時設的紅十字醫院來了。那些傷兵的呻吟聲與直挺挺的尸首，使喬靜軒受一種極深刻的戟刺！她想：假使她在豐台鐵軌下壓死，不比兵士這樣慘死更慘嗎？但是一個人既死了，還知道什麼慘痛不慘痛，與其像我那樣消極的自殺，真不如壯烈的一死呢！想到此處，自然而然對受傷的兵士表無限的同情，因為紅十字病院的看護婦不夠支配，喬靜軒與沈英二人自動脫下軍裝，沒有白衣披，便穿着貼身汗褂，借了兩個圍裙，加入服侍，有些神智清明的傷兵，看見團部的政治指導員都來做臨時看護，又看見喬靜軒如花似玉的模樣，心裏一樂，傷口就漸漸愈了。沈英自然很熱心，可是因為身體太胖，一股汗氣，沒法兒除掉，病院長見她跑來跑去，快要發痧，教她休息去了。其餘宣傳隊的同志，輪班來慰勞，有的說笑話，有的送東西，前此兵士們見他們個個行禮立正，現在他們個

個做了傷兵的鴉鬢。這時的軍閥部隊，自與革命軍激戰以後，起初是一鼓作氣之勢，後來漸漸不支，在某一次血戰，正當千鈞一髮的危機，幸虧張飛熊一馬當先，衝鋒突入，士兵個個奮勇，人人爭先，立了一次大功。因為就一般的戰鬥情形說，高級軍官是不輕易在前鋒的，這次在最後的緊急關頭，張飛熊身先士卒，一個旅長還有此種犧牲精神，其餘下級將卒，自然奮然興起。張飛熊本來有一個綽號叫『莽張飛』。聽說他當日取名的意思也就是此意，他希望張飛遇着劉備，如同姜子牙遇着周文王的夢飛熊的故事，所以叫做張飛熊。說來可憐，這樣一位猛將，那裏能見容于楊宇風呢？過了數年，在一次激烈的勦匪戰役上，藉着一個機會，便把他輕輕的送了性命。且說當張飛熊打了大勝仗，革命軍乘勢猛進之際，天不湊巧，忽然一聲霹靂，南京和漢口的首領發生了分裂的情形，一時形勢非常嚴重。因為這種絕大的糾紛，影響到北伐作戰的事業，不但影響北伐作戰的事業，而且危害到新奠的國基，喬靜軒參加在大隊人馬間，曾一度入過南京城，還發有半天依舊開往北方了，其中的艱苦生涯，一言難述。冰天雪窖，凍損了雲鬢花容

；病馬乾糧，行不得荒沙曠野；直到第二年的春天來臨，重新組織北伐軍；總司令是江躡平，製定了北伐全軍總方略，電令全軍遵行。關於作戰的任務及部署，令第一集團軍沿津浦路兩側地區急進，第二集團軍沿平漢路及其東南地區急進，第三集團軍進擊京西一帶及京綏路，會師平津。楊宇風是担任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的職務，當時根據北伐全軍作戰總方略，製定作戰計劃，編組東北兩路軍：東路軍總指揮由楊宇風自兼，統率沈善存的第一方面軍各軍師，由魯西協助第一集團軍攻取濟甯兗州濟南，再由黃河以東津浦路以西地區繞抄京漢路及大名方面之敵，進攻天津；北路軍總指揮由魯忠充任，統率沈軍的第二方面軍，瞿福康的第三方面軍，柳震的第八方面軍，魯忠兼任的第九方面軍及其他各軍師，以一部在彰德內黃觀城濮縣之線採取攻勢防禦，並繞抄大名方面之敵，以一部沿京漢路進攻，協同第三集團軍攻取北京。張飛熊這一團，屬于沈善存部下，這東路軍作戰的勇敢，在當時是很聞名的。京漢線上的北路軍，瞿福康部到達了石家莊，克復了蠡縣雄縣，攻開了高陽，第三集團軍收復了保定，沈善存部隊也在這時候佔領了河

間，一部協同瞿福康軍到達北京附近的南苑，聲勢浩蕩！在這大軍勝利勢如破竹的當兒，殘餘的軍閥部隊紛紛退到平津一帶，兩地發生了絕大的恐慌，謠言四起。江總司令以革命軍的目的只在打倒萬惡的軍閥，其餘脅從將卒本可投誠，同浴青天白日光輝之下，所以一面用武力壓迫，一面由政治部派人前往勸諭，便由總司令部下了一道命令，由各方面軍派出深明黨義服務忠勤善言語的政治工作人員，前往平津一帶，努力宣傳。沈善存部也選派了十二名同志，其中一位就是喬靜軒。這時喬靜軒已由團部指導員升任爲旅部政治主任，隨身有四個馬弁，一律佩着新式薄殼槍。當她到了天津，革命軍的武力已經完全控制殘餘的軍閥，天津市上高懸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新國旗。各界代表齊集火車站歡迎解除人民痛苦的革命軍。喬靜軒初到的兩天，忙得真是不亦樂乎，不是到甲處講演，就是到乙處指導，聲音全都斷了。戎馬生涯，到也得些偉大的樂趣，晚上這一天，公事稍爲得閒，她脫下了武裝，縮在睡的房裏，房外兩個馬弁守衛，其餘兩馬弁聽候呼喚。這正是國歷六月中旬，天氣漸漸熱起來了，窗外牆頭還有一樹石榴花，火豔的時代喚

已經過去，落下滿地的紅莢，碧綠枝葉的中間，點綴一朵兩朵，霞光射入，好一輪的圓月，漸漸上升，天空有些薄薄的雲彩，幾顆亮晶晶的星。她躺在行軍床上望，覺得這種境界是近幾年來夢都夢不到的，在軍隊中過的牛馬生活，若不是一腔熱血滿懷壯志，早已變成荒野中的孤魂沙場上的戰鬼了，難得今夜這樣清明。她忽然想起，不錯，這已是天津！天津！我的靜兒不就在這裏嗎！想到這點彷彿見着一個可愛的小孩兒一步一步的撲到她的面前，伴着兩隻小手要她擁抱，她不能再忍了，即時打算衝出去，剛走到門邊，那兩個馬弁一聲『立正！』倒把她嚇一大跳，喬靜軒靈機一閃，對馬弁道：『你們都去睡吧！時候不早了，這裏不比戰線上，不要緊的！』馬弁個個熱得胸口冒得火起，只想偷個機會開溜，萬料不到長官發下這一道命令，真可謂體恤周詳，一聲『是！』的接受聲中，四個人分頭找涼曠的地方安眠去了。這裏喬靜軒改換了長衫，換了呢帽，這衫與帽是她隨軍帶來的，還是穿着軍褲，黑皮靴，另外戴了一副眼鏡。悄悄地走出來，將房門反關好，走到街上，因為天熱，時間雖晚，行人尚多，兩旁還有乘涼的。走

不多遠，只聽得一家門口閒談。一個老婦人道：「前幾天走的太多，自從革命軍出了告示，許多人家都搬回來了！」另一個中年婦人道：「那天打咱們這兒過身的那位軍長，真漂亮着呢！人家是多們威武！」喬靜軒聽得很清楚，一聲不做的走過去，心中充滿着熱烈的希望。前不幾步，恰有一輛黃包車，講好了價錢，拖到她要去的目的地，她叫車夫遠遠的放在胡同口，給了車錢，信步走入。月光照着半邊街是透亮的，陰影偏在那一邊。這胡同很寂靜，偶然有幾個行人，也有一二叫賣。喬靜軒心中一上一下，走到胡同中間，才想到自己應如何去見她的靜兒？這白氏門中，死也不願再踏進一步。但是除非靜兒在門口玩耍，她可以自由去了，我一把抱起她飛跑，否則我非踏入白家的門不可。從前他們欺我，凌虐我，現在是復仇的機曾了，我為什麼不帶馬弁來呢？邊想邊走，邊走邊想，拿不定主意，看看快走到白家附近，心緒紛亂如絲，好像有一個大力氣從後面推她跨進一步，發一個黑眼暈，定睛一看，原來自己站的地方正是白家大門，那兩顆樹還是青青的，却是大門上牢牢的垂一把大鎖，明明是告訴人，屋裏的主人已離開了。

留着那兩顆樹守門。那兩顆樹彷彿有知覺的，投訴喬靜軒道：「您別發癡了，您以為這裏還是白家嗎？早已不是了！白家不知搬到那兒去了！您的靜兒，保不定還在人間？您的慕賢，早已爲着您而瘋了！」月光照着樹葉是慘白色，喬靜軒癡望一頓，滿腹牢騷的踱來踱去，淚珠滴滴的落下，望見遠遠有幾個人坐在門前談天，心想：我這種裝束，縱然遇着熟人也不會認識我的，何妨前去打聽打聽？沒精打彩的踱到前面，見一中年漢子手裏揮着芭蕉扇趕蚊蟲，喬靜軒豎眼問道：「勞駕！問您一聲。後面的白家怎麼大門都鎖起了？」那中年漢子一股酒氣，哈哈笑道：「唉！從前是多們威風！現在也倒霉了！」

「接着道：『他家的大房是軍閥餘孽，二房是土豪劣紳，少爺是……』說到這裏嗤的一笑，揮着芭蕉扇大搖大擺的進去了。喬靜軒問得毫無結果的要想再打聽，街巷的人看着漸漸少起來，只有一輪皎潔的月光，伴着她的孤影，一看手表，已經十二點多鐘了，趕快走出胡同，上了大街，僱車回寓。門是微微開着，進去即聞一片鼾聲，兩個馬弁直挺挺睡在階石上，兩個蟄伏在一旁。喬靜軒回頭將門關好，踱入房中，脫下衣帽，悽然就

臥，這一晚，越是心思多，越是睡不覺，越是月光明。快天亮的時候，稍爲迷濛一陣，夜間甚短，不覺曙光早臨。叫聲馬弁，無一應者，起來出房張望，只見昨晚睡在階石上的兩個馬弁，呼哧地滾到天井中還沒醒來呢！蜷伏在一旁的那兩個，補了前兩人的缺額，挺尸般的躺在石階上。喬靜軒又好氣又好笑，一聲咳嗽，四馬弁同時驚醒，猛見站在身邊的就是官長，直嚇得尿濺矢流，戰抖抖地。喬靜軒故意問道：「昨晚關好了大門沒有？哼！真睡得像豬一般！」一個馬弁揉揉沙眼答道：「關好了！關好了！沒有一個人敢進來！」喬靜軒心裏好笑，懶去和這般勤務兵計較，重進房來，盥洗已畢，喝了一口開水，即出去拜會各人，商議天津一切善後的事。正在談到如何維持市面金融的問題，北平來了一個急電，說是江總司令不日即將蒞臨，準備擴大熱烈的歡迎會，各部隊政治工作人員一律趕赴北平，共襄盛舉。當時這一部分政治工作人員，辭別大家，紛紛由津赴平，喬靜軒夥着一般同志間進發，火車還未抵站，即聞一片軍樂聲，甚是雄壯。靜軒心想：這一定是那部軍隊開差了，或者江總司令已到，及抵車站，早見站上黑黢黢擠滿

了人，每人手中高舉一兩小旗幟，各色全備，上面寫着各色各體各種語句的字，如「歡迎勞苦功高的政治工作同志！」「擁護解除民衆痛苦的政治部主任！」「肅清軍閥餘孽！」「打倒官僚政客土豪劣紳！」等等。下了車後，更是被一般歡迎羣衆前擁後護，擠得水洩不通，喬靜軒身輕，差不多被他們抬起來了。一路擁出站門，那些看熱鬧的老百姓，更無慮數千百萬，男女村僧老幼全有，每個人都是伸長着頸子，圓睜着眼睛，在這日炙之下，一點不感覺疲倦。一方面，是從來沒有瞻仰革命軍的丰彩，還以爲革命軍真有三頭六臂天神一般的下降，落得看過希奇，一方面滿懷着熱望，看在這些光榮的天神中有他們的親戚故舊沒有？在這個變亂的年頭認識幾位新貴人，一方可以做障身符，一方可以升官發財榮宗耀祖，所以每個人的面孔都帶着笑容，充滿着緊張的情緒，那一滴一滴的汗珠豬油一般的淌下來。喬靜軒在軍樂悠揚聲中走出了車站，正待上車，忽然看見一個衣敞履穿蓬頭垢面的老婆子撲地一個頭磕下來，靜軒正在驚疑，那婆子爬起身來搶兩步一把抓住靜軒的斜皮帶，開口叫：「小姐！小姐！」靜軒定睛一看，不覺大驚失色



幾個馬弁一擁上車，那老婆子拚命上前拉去，靜軒早入車內，被一馬弁一掌打開了，只得哭哭啼啼怨天怨地的自去了。喬靜軒這一般人風馳電掣的到了北海居仁堂附近的招待

，眼淚直滾，原來這婆子不是別人，正是她的三姨母，如果靜軒沒有聽見她說話的聲音，那裏還分得出來呢？那老婆子道：「請小姐到家裏去，我有許多話要告訴您。」說畢又哭起來，靜軒此時心中不知如何才好，便毅然對她的姨母道：「您還是住在家裏嗎？我一會兒功夫就回來的。」說完便由

所，各界領袖及軍政長官陸續會集，商議隆重的歡迎江總司令禮節，足足研究了一個時辰，一切佈置分配妥當。喬靜軒担任是總務招待組主任。會議畢，喬靜軒坐着那特備的新式汽車，直向瑞升胡同駛來，轉眼之間，已過門口，那大門仍是緊緊的關閉，紅漆早已褪得乾乾淨淨，兩大門上塗着一些黑白痕迹，大概是野孩子亂寫亂畫的成績；車轉過彎，到了後門，嗚嗚的幾聲，嚇得鄰近的居民出來張望，她的三孀剛伸出一個頭來，一眼瞥見新汽車坐的正是她的姪小姐，當今第一流的紅人，又知道是回家來的。這一喜，直喜得心花怒放，五內欲燃。喬靜軒坐在車裏，心想那蘇秦說的：「人生在世，富貴利祿，蓋可忽乎哉！」真是一點兒不錯，回憶到當年被虐待的情景，迫她吞煤球用剪刀的凶毒，什麼叫做婦母，簡直是深仇大敵，此時不報復，更待何時？回頭又轉過觀念，像她這種無恥而可憐的婦人，殺死她也不過等子死一個螞蟻，念在先人情分，饒恕了一切吧。喬靜軒本想故意開個玩笑，走過後門並不停，兜個圈子再來。使那老婆子失望，回頭又想，又何必如此奚落一個可憐的人，索性就命車夫停住了，那老婆子恨不得

兩支腿變成三隻腿，邁步上前，笑嘻嘻的迎接，碰巧那車夫嗑的一聲開車門，將她額上碰了一個大疱，這裏喬靜軒責罵車夫，那老婆子含淚而笑，一邊用手揉痘，道：『不要緊，沒事兒！』一手挽着她的姪女進去了，左鄰右舍看熱鬧羨慕那老婆子的人不知多少，但是誰也不知道喬靜軒是女子，都說這老婆子的大少爺回來了，陡起來了！有的說：不是她家大少爺，是姪少爺，又有的說是女婿。總而言之，人家家裏有這樣一位紅人，這樣一輛嶄新的汽車，單看汽車上也使人發癡。喬靜軒進門以後，聞着一股臭氣往鼻子裏衝，耳中又聽見一些聲音，問是什麼？那婆子指着一廂道：『唉！現在還像從前了嗎？餿的兩隻豬啊！』轉過小彎，門房閉得緊緊的，上面蛛絲蔽滿；進了中堂，猛然見供的紙屋靈牌，靜軒正待問叔叔在那裏，一眼看見靈牌上分明寫的叔叔的官銜，便淚如泉湧，倒身下拜，前塵往事，盡到心頭，率性號啕痛哭起來，門口站有兩名隨來的馬弁，外面只聽見哭聲，不敢進門。那婆子見姪小姐哀傷，也哭做一團，哭完以後，那婆子親自到廂房小煤爐上取了一些溫冷的水，一條倒黃不黑的面巾，喬靜軒勉強揩乾了臉，

那婆子又親自端來一杯冷冰冰的茶，倒合這熱天的需要。然後由那婆子一五一十的告訴喬靜軒以大略的情形，是說這幾年來家運壞到這步田地，她的三叔叔害肺病到第三期已不可救治撤下手去了，家裏用的人是散，所有的房屋分開多起租佃與人，花園裏沒有一人敢去爲的是鬧活鬼，小弟弟也因出天花夭折了，說一句哭一聲，哭到喬靜軒心裏真難受，問起達五奶奶，那老婆子道：「她嗎？現在病得很厲害，這幾天稍爲有點轉機。」又告訴喬靜軒最近被人家欺負受驚恐的情形，因爲喬家在北平是無人不知的，頭一個要打倒的！所以各房和親戚，都因這種恐嚇，逃避的逃避，投井的投井，死亡離散，不知下場，情景是這樣悲慘！喬靜軒又問她的六妹，據那婆子說，也不知道那兒去了！那婆子拭淚道：「這就好了！小姐做了官，咱們不會被人欺負了！」見靜軒滿頭汗珠，匆匆在炕上取出一把芭蕉扇，替姪女兒扇風。惟一的目的足解決目前的吃飯問題，想向姪女兒開口要點錢，却不大好意，靜軒窺知了情形，不等嬌母說，卽從衣袋裏取出一個金晃晃的皮包，將那金晃晃的像蜈蚣虫的鈕子一扯，那婆子看得眼花撩亂，卽見紅紅綠綠硬

刷刷的鈔票拿出一疊來，靜軒數了幾張遞與她的嫡母道：「這是一百塊錢，您暫且收着用吧！買一兩套新衣褲，家裏飾到飾到，別讓人家說咱們就這樣的難堪。我在這兒總還有一些時間，有功夫一定常常回來的，請您先替我告訴五奶奶一聲，說我隔幾天來看她。」那婆子顫巍巍的將錢接到手，不知要說幾萬聲感謝的字樣，喬靜軒吩咐一句，她就「是！」一句，就連馬弁的低聲下氣都不如了。人類生成一副勢利眼，忘情負義的具狗心腸。喬靜軒畢竟是一位可愛的人，她用了天帝的偉大的慈心將人間一切黑暗污穢放出極大的光明消滅！

第十七章

作戲逢場，軟塵十丈；
別來無恙，美酒一杯。

自從喬靜軒凱旋回家的消息傳出後，各方親戚故舊接二連三的來拜訪。她除抽了一個時間去候達五奶奶外，什麼人也沒見，也不願見；她記得上次訪魏氏姊妹的傷心，此次重來，必有未甘，不論如何，還去找她們一次，或者與前次不同，探得一些消息。單

單一人出了崇文門，沿着城根走，尋那枯柳的所在，心想看看魏蓮芳、芝芳姊妹，只這一對姊妹花是她最願意看的人！那裏知道，找遍天涯海角，並無她們的影子。問城根附近的居民，也沒有一人知道，只有一位老婆婆臃腫的說道：「她倆姊妹嗎？彷彿嫁人多時了！」喬靜軒快快回來，心想她們不知嫁的什麼人？以她們的家庭環境論，當然嫁不了什麼好人，至多也不過黃包車夫罷了。回頭一想，與其嫁一個不相干的有錢有勢力的人，色衰愛弛，倒不如嫁一個黃包車夫的好！因此把思量魏家姊妹之念，暫時取消。回到招待所，寫了幾封回信，吃了午飯後，續開籌備委員會第八次的會議，已經得到確電，江總司令定於薊日蒞京，各處重要的街口都紮了一色新的松枝牌樓，街道大掃除，牆壁重新刷洗，滿貼各種大字歡迎標語，警察一律換夏季制服，總司令行轅也就設在北海。到的那一天，平津各界代表各團體領袖軍政長官黨部同志婦女慰勞隊均集西車站恭候，果然汽笛一聲，專車抵站，一陣極熱烈的軍樂悠揚聲中，江總司令一行人下了車。喬靜軒全副戎裝，佩着紅綢長條，上書「歡迎江總司令典禮籌備委員會招待主任」等字樣，臨

風飄舞，鮮豔奪人！江總司令的精神真好，長途光臨，並不覺疲倦，被這一般人擁到歡迎大會上講演「會師平津革命勝利的意義及經過」，足足有兩小時，數萬民衆在烈日黃沙中聽得津津有味，瞻仰這位革命英雄的風采。喬靜軒站在臺上，跑來跑去，從無休息的時候；忽然瞥見臺下聽衆中擠着一個人，很像白慕賢的樣子，眼睛一花，又像汪漱玉，又像林含春，又像她的靜兒。她順手從口袋裏摸出幾粒人丹，胡亂的吞下，覺得心神稍爲安定一點。她深怕她的舊病復發，便站在臺角一隅不大跑動，直等到江總司令訓話完畢，一陣震天動地的高呼革命口號的聲浪，把整個兒的會場空氣弄得異常緊張，她才夥着大衆分道揚鑣各自回營。平津底定以後，不久江總司令南下，這時林佐湯已死，他的兒子林祥易了幟，算是天下一統，民國萬年！北平這個地方，只要一聲時局安定，可以由極蕭條的局面一下變成最熱鬧的情形。除開灰沙外，北平一切都好。當日喬靜軒痛恨北平，是恨在北平的環境，恨北平無一知己，無一打抱不平的人。現在她的心情轉變了，環境也與從前不同了，把從前恨北平的反而愛北平。論起來，她這幾年從軍的革命

過程，吃了千辛萬苦，要給別人，早已一步登天，做起新闊人了，而她的位置，還不過一個旅部政治主任，一個中校階級。從旁的女同志看來，對她已不勝其羨慕；普通在政治部，女同志多半當錄事，當科員，當科長已極少，何況當主任！比如那與喬靜軒同艱苦努力宣傳工作的沈英，想升到少校階級而不可得，後來打開通州，她就順便回她的娘家了，弄得前功盡棄非常可惜！喬靜軒對於做官的念頭倒很稀薄，她有一個怪念頭，以為做了通天的大官不過做皇帝吧！做皇帝如武則天，反蒙千秋的罵名，然則小官更不必做，可以想見。這種不合邏輯的論斷，也只有她才能想出。但假定她是男子，她或者也要做大官了。而且一個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常變化的，喬靜軒的中校主任雖不是『位極人臣，官崇一品』，可是在戎馬倉皇中，為國家盡了忠，為民衆努力了力，為向來被社會輕視認為柔弱不堪的女性吐了氣，總算這幾年的生活，得了許多精神上的慰藉。國家既然統一，世界既然太平，照理，她也應該『解甲歸田』了。她不像一般偉人，以退為進，明明利祿心重，却故意裝出諸葛亮『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樣子，她是一個率真

的人，生平最恨的是虛僞。這幾年來，上面說的，雖然精神上得了不少安慰，可是身體上受盡了無窮痛苦，雨淋風吹，日晒夜露，過的非人生活，不過二十二三歲的人，綠鬢漸有些婆婆，而朱顏漸有些憔悴了！她想，老是在軍隊裏鬼混，決不能出頭。勇將莫如張飛熊，好容易才升了一名旅長，而又犧牲在戰場上了。像這種當軍佐的人，始終是人家的附屬品，弄來弄去毫無意味。而且在外面做事，替人家幫忙，拘束太多，不願意做又非做不可的事太多，人生的自由幸福，剝奪殆盡。她經過了好幾次的思維，遂決定放棄從戎生活，重理舊生涯，唱戲。這一個轉變好像很離奇而唐突，唱戲是一種不得已的事，失意的人，沒有生活的人，往往出此一途，正與做和尙一樣，斷無一個做了政治部主任的人來做戲子的道理。世界上儘有棄官行醫或棄官經商的，決無棄官唱戲的。其實講起來，這唱戲與做官又有什麼分別？同一樣的傀儡登場，同一樣的粉墨袍笏，同一樣的上臺下臺，同一樣的浮沈得失，同一樣的離合悲歡，誰真誰假？倒是有點分不出來咧！喬靜軒却無此種意思，她所以毅然決然棄官而唱戲，理由很簡單；就是覺得做官太

不自由，唱戲比較自由一點，假定更有比唱戲還自由的自由，她也可以不唱戲。不過在她此時的想念裏，只有唱戲是比較自由，她既然決定了這個自由的方針，而且這次的唱戲不像往年的玩票，率性實行下海，率性做過十成十足的名伶。可是談到下海，問題是多了：第一是資本問題，總得要幾套好行頭，裝璜門面；第二是助手問題，孤掌難鳴是叫不響的，除配角外，最要緊的是琴師；第三是主顧問題，必須有基本隊伍，換言之，必須有忠心於己而有力量的捧角，純靠自己本領不會走紅，走紅必須人捧。這是幾個基本問題，先決條件，必須解決了，然後才能下海。我們權且當一名設計委員，替這位想下海的喬靜軒小姐估計一下。第一論資本：為首這一項，她就根本沒辦法，家裏自不鋪說，本人一貧如洗，幾年來血汗換來的工資為數有限得很，她有一個錢要用兩個錢，到處虧空，那有一筆款子置行頭，再說親朋故舊，多半飄零，時亂年荒，維持生活都不容易，那有閒錢幫助她來唱戲。第二論助手，初下海的人，只有當人家助手的，現在要拉人家做助手，比自己強的決不肯，不如自己的要他無用處，與自己平等的要比

上比下，總總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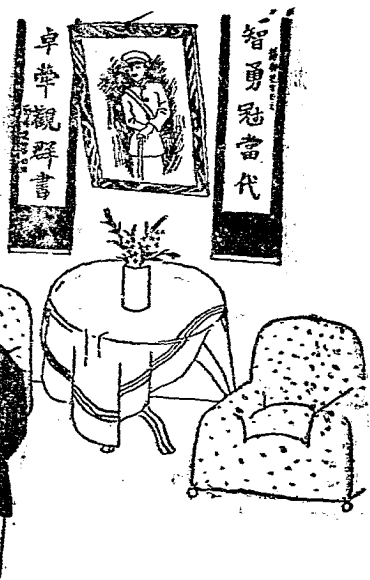
找，然而當琴師的人脾氣往往大，你非得將

就他不可。按說一個名伶必有

的熟琴師，琴師的關係最大，你唱得不好，他可

以帶你一點，就沒事兒，從前既沒有一定的熟人，現在臨時出找，也不容易。第三論主顧，在民國初年，北平戲劇鼎盛，差不多每一家戲園都有一批主顧，每一個名伶都有一種背景，就是後進新出的人材，經人有組織的一捧，便漸漸成名，戲子像一朵牡丹花，必須綠葉扶持，然後益見鮮豔。但是這種捧客，也要一有人材二有組織三有方法，以前捧喬靜軒的都是一些亂七八糟的雜湊，間有幾位名士才人於今早星散了，何處再尋這些忠誠殷東？所以我們替她一打算，三個問題都不能解決，件件事行不通；依我們的愚見，還是當她的政治部主任好，世間上名利雙全的事還是做官，唱戲始終被人輕視；而且先不先就要化本，撈得回來與否是一個大問題，到那時，自由反成了束縛，何苦啦！但是，世界上的事不能由人力來完全包辦，多少有幾分天心，科學家叫做自然的力量。往往有些看起來完全做不通的事，你真肯去做，他竟件件都打得通，這就叫人力勝天心。

，人工征服自然。且說那與喬靜軒久違的汪漱玉，自在豐臺與喬靜軒別後，便打算到北平設一座醫院，只因籌款關係，隻身南下，跑了南洋一趟，集得巨款，早欲赴平，因時局關係，遂爾中止，現在全國統一，四海昇平，他才帶了幾名隨員，輕車北上。喬靜軒這時租了一小棟房子在西城根宗耀二條，僱了一名老媽子，正想計劃如何下海唱戲。一日，外面有客來訪，那人敲了幾下門又不敲了，老媽子開門一望，見是一位鬼頭鬼腦的小個子，穿的西服，遞了一張名片後，整整領結在門外候着，喬靜軒正拿一本詞，望着窗外的梧桐葉兒出神，見老媽子遞一張名片，拿來一看，覺得驚奇，



想了一想，心裏暗自道：怎麼他來了？又怎樣會找到這裏來的呢？即命請進，那人脚步零亂的走進會客室裏，四下張望，瞥見牆上掛的一張放大男相，全副武裝，神采奕奕以爲必是喬靜軒最近的愛人。他見喬靜軒出來了，穿了一件青綢夾袍，頭髮仍是短短的，人比從前豐腴，却是皮膚黑一點，姿態神情，仍是昔時嫵媚。這是誰也想不到的一個人，原來並不是汪漱玉，就是那神州大學同學鳴鬚生的湯日新。湯日新自從那年和程進拾出劇學秦斗鄭十二爺鄭燕痕大捧喬靜軒做台柱在北平紅了一次後，經過許多人事變化，只好偃旗息鼓，專候機會重來。他是一個戲迷，同時牟利心重，展轉奔走平津一帶，想結合舊日同志，聯袂登台，獨霸梨園，橫吞菊部。不知如何，聽說喬靜軒做了高官，發了大財，居的大洋房子，呼奴使婢，豪氣凌雲，他頂着硬頭皮，以老同學的關係，想求喬靜軒一點補助，並無其他奢望；又想喬靜軒拒不見面，特地在名片上寫上一行字，乃是：『前神州大學同學戲劇研究社副幹事』，以促起喬靜軒的注意。及至訪到靜軒大門，乃是一座小小房子，不免灰心；又見開門爲一老嫗，門內空寂，冷如蕭寺，更發失望。

；就想抽身便走，却又不好意思，只得勉強踏入會客室，忽見掛着男像一尊，深怕惹出誤會，提脚外轉，恰遇喬靜軒出來，笑盈盈的道：『喲！老同學來了！多久沒見面了！您好呀！』幾句話說得湯日新遍體酥鬆起來。湯日新的念頭又漸漸轉變，在說話中知道上面掛的男像就是喬靜軒的戎裝，這才安心。後來說到唱戲的事，湯日新萬料不到喬靜軒做了官後還肯唱戲而且願意下海，湯日新是因爲弄不到官做才想唱戲，想藉唱戲弄一個官，做了官便再不唱戲，還想和喬靜軒商量，把喬靜軒的官讓給他，讓他過過癮，一月兩月癮過足之後，准陪喬靜軒唱戲，只要過這一回癮，什麼配角兒都願担任，但這話好難啓齒。面子上，自不然贊同喬靜軒的意見，說是做官太不自由，太無價值，所以他願意做官，情願唱戲，正和喬靜軒一樣。喬靜軒信以爲真，從前以爲凡人皆願做官，現在知道這句話未免武斷，像湯日新便是不願做官的一個。兩人因此越說越攏，她那裏知道人家別有用意，反正想利用她出鋒頭，結交當世，謀一個出身。湯日新道：『到老同學還是老同學。我們打一個電報叫小程來，切實商量一番，可惜鄭十二爺到山西去

了。」喬靜軒道：「是不是程進？他現在在那裏？」湯日新道：「在鄭州幹一點小差事。」說完就取出鉛筆擬了幾個字，向喬靜軒取了三塊錢，自己去打電報。果然不到幾天，從前唱青衣的那個程進趕來了，臉上的一塊疤比從前更大，大概生的是黃皮癬。程進湯日新前去訪喬靜軒。老媽子道：「喬先生不在家。」湯日新問：「喬先生不是約我們來的嗎？」老媽子道：「對呀！剛才出門的，有一位先生打發人送來一封信，喬先生看信後，即僱車匆匆去了，叮囑我：她有急事到公園去一躺就回來，請您二位坐坐吧！」湯日新問程進道：「您看，如何？」程進道：「咱們還是到公園找她吧！一來可以溜達溜達，二來免得枯坐在這兒等。」二人談次遂去，深怕遇不着喬靜軒，僱了一輛汽車前往，又恐喬靜軒回家錯過，兩人相約，一個看左邊，一個看右邊，眼睛閃都不閃，無奈汽車太快，兩邊車馬行人，那能看得清楚，不一刻到了公園，還是由程進付了賬，兩人像穿梭的入內，到處尋找，披花拂葉，毫無踪跡。找到最後一處，望見大柏樹下一個小桌，一男一女，對坐談心，笑容可掬。男的向內，女的向外，前面一道城河，殘荷猶送

清香。湯日新望去，女的分明是喬靜軒；男的不知何人？梳着分頭，不胖不瘦的高高身材。兩人鬼頭鬼腦躲在一叢月季花旁偷望，早被喬靜軒的慧眼覓着，站起身來用手一招喊道：『喂！湯先生程先生！我在這兒啦！來坐坐吧！』湯二人反不好意思，四臉飛紅，只得一步一步踱過來。喬靜軒親自從隔壁空棹裏抽出兩把藤椅讓坐，叫堂倌泡了兩杯清茶，介紹給那男子說：『這二位是我的老同學，這位是程進先生，這位是湯日新先生。』又轉而介紹道：『這位是汪漱玉先生！』程湯二人自然不認識這位姓汪的，莫明來歷，祇覺喬靜軒對他殷勤得很，像很熟的，熟得比老同學還熟，心裏不免懷疑那牆上掛的男像莫不就是這姓汪的？汪漱玉很客氣，打開煙盒請二位抽煙。喬靜軒對汪漱玉道：『我剛才說的，我下海，還要靠他們二位幫忙咧！』程湯二人一齊笑道：『不敢不敢！』汪漱玉道：『大家既然都是熟朋友，就好辦了。靜軒下海，我倒無所謂，二位贊成也好，我總是盡力贊助。』喬靜軒望了汪漱玉一眼，又對湯程二人道：『咱們改天再過細談吧！我本來就要回去的，勞您二位的駕，真是抱歉得很！』湯程二人只得悻悻辭別。

而去，臨走還使勁將茶喝得一乾二淨。汪漱玉笑道：『你這兩位同學唱什麼？』喬靜軒道：『胖的唱鬚生，瘦的唱青衣。』汪漱玉把舌頭一伸，將手向膝上一拍，掉頭而望，喬靜軒道：『怎麼的？』汪漱玉道：『夠受夠受。』喬靜軒笑道：『別笑人家，您這副尊容也夠當花旦咧！』又問道：『您倒底意見如何？』汪漱玉喝了一口茶，慢慢的道：『不要緊呀！你要多少錢，我出多少錢。』喬靜軒道：『真的嗎？』汪漱玉道：『誰誑你？』二人直坐到夕陽西下，就在公園吃了晚飯後，才各自回去。說來汪漱玉知道喬靜軒在北平的事也很巧。汪漱玉現在還住在一家大飯店裏，當他到北平第一天，躺在沙發椅上休息，隨手翻閱小報看看，就有一家小報登載喬靜軒的消息，說是某政治部主任喬靜軒爲當今之花木蘭，據聞已任新京某項要職云云；又有一家小報這樣記着：數年前紅噪一時之名票王素芳即喬靜軒，現將任某軍政部要職，聞即日可以發表云云；汪漱玉一見兩報同時登出這種驚奇的消息，不管是真是假，假定王素芳有一定地址，做一定官職，却萬不可失此機會，可惜事先不知道，否則這次過南京正好找她咧。索性張張報紙看

一遍，他高興極了，有一家報紙明明的載着：『喬主任功成身退，卜居宗廟二條著書。』要打聽的就是：喬靜軒是否王素芳？也許天下有同姓同名的，不然，她在豐台時爲什麼不告訴我呢？急忙吃了晚飯後，坐了飯店的汽車，直向西城根駛來。先到西區警察署打聽了門牌號數，居然被他找到，乃是一座朝南的小黑漆門，院子裏有兩棵樹伸出，好大一片一片的葉子。那老媽子聽見汽車停到門前，連忙將門打開，不問青紅皂白，只說『請！請！』喬靜軒正要出去，迎頭與來客打個照面，一看正是汪漱玉，疑是做夢，不覺驚喜交集，挽着他進內，一談就談到深晚十二時，互道別緒離情，黯然淚下。汪漱玉如夢初醒，才知道喬靜軒果然就是王素芳，王素芳果然就是喬靜軒，以及喬靜軒用這個化名的原因。自此以後，汪漱玉常常到她家裏清談，每到深夜始歸。他帶的幾個隨員，當初出發北上時，懷着無窮的熱望，一股的勇氣，想在平津醫界獨攬霸權，那知一天推過一天，看看過了半個多月，汪漱玉不獨沒有提及開辦醫院四個字，連他的影子也看不到，這就未免有些離奇。幸虧汪漱玉的手筆還大，給他們觀光的錢還有，落得不聞不

問，玩一個痛快再說；其中有一位誠實份子，便提先借故回南了，在汪漱玉的意思，並不贊成喬靜軒唱戲，但是喬靜軒一舉一動一言一笑，根本上不許他有贊成的餘地。喬靜軒既然決定了新人生觀，那末，汪漱玉也得要改變舊人生觀。一個男子傾倒他理想中的女性，就好像雄螳螂投到雌螳螂的利鉗裏，要怎麼制怎麼制。在一種熱戀期間，加一種久別心情，要他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何況幾個臭銅錢。所以喬靜軒同汪漱玉商量下海之事，汪漱玉一口接應，有的是錢。本來，有錢就有辦法；有汪漱玉，錢就有辦法；有喬靜軒，汪漱玉就有辦法；有汪漱玉，喬靜軒就有辦法。現在的問題，只有配角琴師與主顧。配角拉來湯日新程進一般人，不能說全坏，且易驅使；琴師物色了一位叫做劉小雲的，是名琴家陳子模的徒弟；捧場的人物，最好是那般名士才人，但名士多窮，才人短命，從前那個『喬社』，不是一時鬧得轟轟烈烈嗎？曇花一現，便幻滅了。于今慢說無楊氏喬梓一流人物，即等而下之求能詩詞清順而無斗方習氣者，亦不可得！再等而下之求能不哼肉麻腔調寫點平平淡淡的戲評者，亦不可得！這倒是一個大問題。奇怪！

在國都遷南以後，人才薈萃于金陵，過江名士多如鯽，北方精華，漸漸南轉。有些遺老宿儒，怕聽革命一類的新名詞，不是避居大連，就是藏身津市。一座巍峨的舊都，竟找不出斯文彬彬的影子！好在喬靜軒三字已叫得響亮，即使無人捧場，也能獨立起羣，聲光四射；而且按照時代的進化說，名士才人捧場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伶人也要像偉人一樣，抓民衆。伶人抓的是聽衆，偉人抓的是看衆。伶人基本隊伍應該是大多數的羣衆，不是極少數的知識份子。伶人另一種要抓的羣衆是青年，這也和偉人一樣。伶人有了這兩部基本隊伍，廣大的聽衆與特殊的青年，比什麼名士才人高明多了，有用多了，這才是新時代的新人物，新人物的新方案。可是喬靜軒生性古怪，她既不願意直接拉攏人，也不願意領接託人拉攏人，古人說：實至名歸，喬靜軒的戲唱得實在好，那怕這幾年荒疎，經她略爲練習，便又回復如常。人家只愁沒有捧場的，現在捧場的無形中密佈起來，只愁喬靜軒不真下海。醞釀了一些時候，從前她登過台的那座新光大戲院現在重新開門，喬靜軒的大牌金字又高懸在上。這一次不同了，從前是偶爾玩票，現在是正式下海

；從前是一個飄零的女子，現在是一個退職的軍官；從前一切行頭門面都是將就借人家的，現在是一色嶄新的。有此三不同，故號召的魔力特別大！這時，北平有一部分大學生是著名的戲迷，對於坤伶尤其捧得凶，因震于喬靜軒的大名，自從喬靜軒正式登場起，無一日不來聽戲；他們輪流把住四方座位，一聲喝采，東西南北響應，聲震屋瓦。就有兩兄弟生得異常清秀，兄名吳英，弟名吳豪，是著名某大學的學生，喬靜軒在台上唱戲，注意每個熟人的舉動，屢次發現這兩兄弟態度沈靜，不亂喊好，像很懂戲的樣子。汪漱玉自不然每天每晚當義務跟包，却是爲着自己身分，一不叫好，二不常入後台，三不與人爭風吃醋，可是前面幾排座位，照例由他一人定座，輪流請許多客人聽戲，慊慨得很！他一人坐在戲台一角，對於紅氍毹上的意中人，却不去注意，甚至于唱的什麼戲他也不知道。他嚮望重新粉飾的這一座富麗堂皇大戲園，那潔白的牆壁四週懸滿紅綢綠緞。上面都是恭維他的意中人的語句，他微笑了！他回頭望望樓上的聽衆每個人的表情都是笑嘻嘻，左右攬顧四週的觀衆也是笑嘻嘻，他微笑了！他雖不叫好，但一聽見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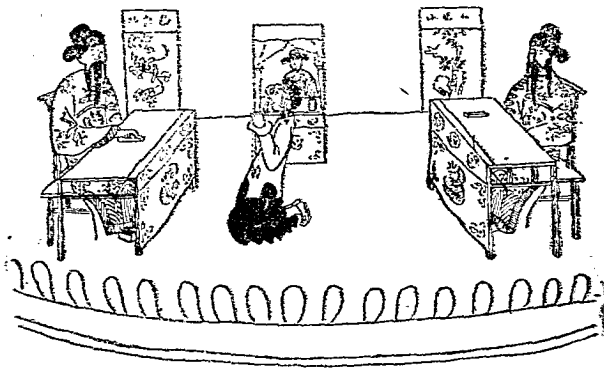
采聲起，劈劈拍拍的掌聲中，他微笑了。電燈照耀得通明雪亮，彷彿自己的光榮。賣零吃的穿茶穿去，在平時最討厭的，現在可愛了！好像世界上唯我獨尊，什麼人都不及我的幸福，大可驕傲一切，睥睨一切！喬靜軒的戲一天一天唱的好，聲名一天一天的大，汪漱玉的希望也隨着一天一天的無窮，而他從南邊帶來的巨款也一天一天的有限。這一天，喬靜軒回家，汪漱玉趕來了，喬靜軒往沙發一躺，長歎一聲。汪漱玉一驚，問道：『爲什麼事不高興？』喬靜軒道：『這玩意兒沒意思，真不夠開銷。』汪漱玉道：『你要多少錢？』喬靜軒道：『老使用你的不好。』汪漱玉笑道：『這有什麼關係？我的還不是……』喬靜軒瞟他一眼，只見汪漱玉笑吟吟地低着頭從皮夾裏抽出一疊鈔票給與喬靜軒，喬靜軒不要，汪漱玉替她塞入外衣袋裏；坐在沙發上，幽幽抽了一支煙，隨便說了幾句話，去了。喬靜軒道：『你明晚別來，我要早點兒睡，我不能老同你胡談。你走吧！不送你。』汪漱玉諾諾的出門上了車。第二天夜戲，那批大學生來得更多，喬靜軒暗地囑咐後台管事的人送吳英吳豪一個口號，約他二人戲散後到宗帽二條，汪漱玉坐

在一邊還在夢裏。照例汪漱玉在散戲後必將自己坐的汽車將喬靜軒送回，自己就在戲園門口等，或是同車到宗帽二條，這晚既有言于前，喬靜軒不用他的汽車，僱了一輛黃包車自去了，汪漱玉一直望到沒有黃包車影子，才上汽車回飯店。喬靜軒回不多時，吳氏兄弟二少年翩翩來臨，靜軒出來握着他們的手，將會客室預換了一盞大電燈，照得這兩位美少年如花似玉，叫老媽子將預備的幾樣消夜菜端上，溫了一小壺酒，且飲且談。兩少年羞答答如處女，老媽子伺立旁邊忍不住笑。喬靜軒道：「請你們二位來沒旁的事，就因上次二位寫信來問尖圓音，可見二位對於戲劇肯用功去研究，今晚特爲抽點功夫談。有的字只有圓音沒有尖音，比如仄韻的恰字，楷字，解字，缺字，扁字等，平韻的家字，皆字，裙字，捐字，窮字，胸字等，一點兒含糊便不成，必定一個字一個字咬得清清楚楚，那一個應該尖？那一個字應該圓？那一個字應該陰平？那一個字應該陽平？要分得明明白白。」吳英道：「我們看戲學指南也知道一點，就是分不大清楚，唱起來常常忘記。」吳豪道：「可不是嗎！希望喬先生指點我們！」喬靜軒進臥房去拿出一個

小本兒來，是手鈔本，對吳英吳豪道：「這還是好多年前我家裏傳下來的一本書，叫做圓音正考，您帶去鈔兩份兒吧，以後咬字就容易了！原本兒還給我。」兩少年又說了一些求益之事，才別去。喬靜軒心想這姓吳的兩位大學生實在可愛！雖是青年，毫無纨绔習氣，性情一定溫柔。只是汪漱玉太可憐了！要他別來，他居然不來；我沒有錢，他絲毫不吝嗇；我拿他的錢，招待旁人，亂花亂用，對他不起，他又何必對我如此癡情呢？一個男子漢不務正業，專門捧戲子，無論是中年青年，無論是善意惡意，無論是花錢不花錢，總而言之，不應該！我應該勸勸他們，對姓汪的也勸，對姓吳的也勸，勸他們以後不要捧我了。我是一個墮落做戲子的人，他們何必比戲子還墮落呢？想到此點，把剛才指點吳家雙少年的一團熱情，澆得冰冷。睡在床上，一夜未曾合眼，思想人生在世，太無意味。女子一生，最好還是不嫁。什麼叫做愛情？愛情就是女子的墳墓。女子談戀愛，就是自掘墳墓，人間的結合全是假的，不，與其說是假，無甯說是空，一切都是空的。朝歡暮樂，恩愛情濃，到頭來各自西東。真正的自由，要撇開一切羈絆，兩性的情

愛是一根最長最粗的繩子。她翻來覆去的一夜，倒也覺得心君泰然，睡到正午才起。偏巧這天的夜戲是一齣重戲，快到戲院的時候，汪漱玉又來親迎了，看見喬靜軒不快活的神氣，以爲昨晚沒有親自送她回家，或者見怪了，但這是她所吩咐，不聽她也不成。汪漱玉悶在葫蘆裏

是到了會審，裝王三公子的還不錯，獨有本段重要角色的藍袍，未免太蹩腳了，言語舉



，到了戲院，汪漱玉仍舊坐在前池之一角，不聲不響的。今夜的戲是全本玉堂春，從女起解演到探監止，中間一大段三堂會審足足要跪一個多鐘點。喬靜軒扮起來，就是一位活蘇三，滿腔幽怨，冷艷射人。唱起解一段，順利得很，喝采之聲不絕，那丑腳竟盡厥職，不枝不蔓，妙趣環生，相映益美；可

動甚見凌亂，神情也不莊重。驚堂木一拍再拍，害得蘇三一起一坐應接不暇，偏是那紅袍也像發了神經病，滿台只聽得驚堂木響，王三公子急得真的汗如雨下；那拉胡琴的劉小雲，弄得慌了，錯了一小板。喬靜軒開初尙極力忍受，能遷就的遷就下去。北平這地方不比南邊，懂戲的人多着咧！幾個倒好一喊，全院騷然，雖然都知道喊倒好的對象是藍紅二袍，是琴師，雖然大家對喬靜軒益發欣敬佩服，試問在這樣一個局面之下，如何能夠再忍受下去？喬靜軒怒氣衝霄漢，忍無可忍，不顧一切，唱到半截不唱了，站起來沖進後台去了，匆匆卸了裝，開便門便跑，嚇得汪漱玉魂飛天外，帽子也忘記戴，擠出大門，找不着汽車夫，自己勉強開車，轉到便門，看見靜軒正上黃包車，一躍下來將頂門碰一大包，從黃包車上拉下喬靜軒，綁票一般的開到宗帽一條去了。新光大戲院的紛擾可以想見，一時喊打喊退票的聲音如雷震耳，幸經軍警彈壓，大學生登台演說，老師親自道歉，明晚仍然照演玉堂春全本，處罰紅藍袍，警告琴師，凡持有今晚戲票的一律有效，這才一闕而散。喬靜軒臉都氣白了，汪漱玉問道：「怎麼一回事？」喬靜軒道：

作戲逢場，軟塵十丈。

別來無恙，美酒一杯。

「待會兒告訴你吧！」胡亂吃了些點心，休息一刻。汪漱玉道：「那穿藍袍的打驚堂木不對嗎？這人不是很有名的嗎？」喬靜軒道：「可不就是因為他有名，所以我氣。這就叫做「嗜人」！」汪漱玉道：「什麼叫做「嗜人」？」喬靜軒道：「嗜人就是捉弄人的代名詞，又分直接間接二種。比如那年三陣風與張喜芝唱捉放曹，三陣風與張喜芝不睦，唱到「八月中秋桂花香！」忽然把「香」字改作「開」字，張喜芝嚇傻了，只好勉強湊合，幸虧他還靈巧，跟着唱道：「行人路上馬蹄來！」把「忙」字換做「來」字，敷衍了事。原來唱戲最講究「摺」，「摺」就是韻腳，彷彿做詩的詩韻一樣，一點不能錯的。「八月中秋桂花香」，原本是「江陽摺」，若把「香」字改作「開」字，就變爲「懷來摺」，可是原詞都是按着「江陽摺」編的，要拿「江陽摺」的句子接着「懷來摺」的句子唱，戲院裏向來沒有這規矩；要跟着他也用「懷來摺」，却沒有現成的詞句，您說，除敷衍了事外，還有什麼法兒呢？這就叫作「嗜人」！」一番話引起汪漱玉的興味來了，又問：「什麼叫做間接的嗜人？」喬靜軒喝了一口開水，微咳一聲，道：「大概

間接暗人的，不外乎買通「跟包」，「檢場」就是照料場面的人，「文武場」就是樂工胡琴，海笛，哨吶，總叫做文場 鑼鼓 響器，總叫做武場，故意和你搗亂。譬如你要唱快，那胡琴鼓板偏來得慢，你要唱慢，他們偏快，你的唱工還能夠見好嗎！譬如隨便你唱什麼戲，那跟包和檢場的只把那戲裏要用的「切末」就是一切假物，揀好的收起來，拿壞的給你用，你就受不了，非氣走不可！」汪漱玉聽癡了，半響問道：「這一套的道理與您今天生氣又有什麼關係？」喬靜軒又氣又急又好笑，往後一輪道：「糟！這都不懂。今天那藍袍兒紅袍兒和拉胡琴的不全是暗人嗎？劉小雲我是不敢再請他的教了。」汪漱玉道：「這樣看來，戲界裏的花樣真多咧！」喬靜軒「哼」的一聲道：「這暗人還不過搗亂之一種，其餘搗亂的方法多着啦！」汪漱玉像小孩兒哄糖吃的神氣，央着道：「靜軒！靜軒！您告訴我吧！」喬靜軒望他一眼道：「搗亂的法子最主要的有八種，我全都知道，此刻沒功夫告訴你的詳細情形，記着幾個名詞算了，你又不是研究戲劇的；這八種方法：第一種叫做「馬前」，第二種叫做「馬後」，第三種叫做「偷懶」，

第四種叫做「裝病」，第五種叫做「打瓜精」，第六種叫做「笑場」，第七種叫做「開攪」，第八種叫做「一擄」。『靜軒聯珠似的念下去，弄得汪漱玉一榻糊塗，他覺得這些名詞都新穎，可是全都不懂，他最佩服的是什麼？』打瓜精』這詞兒，便問怎麼講的；靜軒笑道：『未曾唱戲，先要包銀，包銀一到，即忙使行三十六着，溜之大吉！就叫做打瓜精。』汪漱玉道：『這還行嗎！』靜軒道：『怎麼叫做搗亂咧！』二人談談問問，倒把一個肚子的氣忿，一個肚子的驚奇，打消大半了。汪漱玉道：『我勸您不必唱戲了，吃力不討好，收入也有限，還受人悶氣，何苦呢？』喬靜軒道：『唱還是唱，以後要將身分格外抬高，非有好琴師，非有好配角，決不唱。』汪漱玉道：『這倒對的。我看那劉小雲一定受了人家的運動，您不必請他了……』說時從懷中掏出一疊鈔票給喬靜軒，繼續道：『您給他一百塊錢開銷完事。』喬靜軒點點頭。汪漱玉回到飯店去了。次日的戲，經戲院老闆苦苦哀求，各家小報一律責望，喬靜軒本來不願登場的，後來不知如何那吳氏兄弟代表聽衆也來敦勸，不好意思不答應。場面配角，煥然一新，結果總算

美滿。喬靜軒自此以後又唱了些日子，汪漱玉總是陪來陪去。北平歡喜顯戲的人，沒有一個不羨慕她們倆。一日，喬靜軒請病假在家中休息，老媽子忽然報道：「外面有人會您。」喬靜軒道：「誰？有名片沒有？」老媽子道：「一個老婆子，一個小女孩兒。」喬靜軒心裏想不出是什麼人，大約是隣近慕名求見的，因為她住在這裏，這類事多着咧，司空見慣也不足爲奇了。卽問道：「她們現在那兒？」老媽子道：「在門外等着咧！」靜軒忽然想起近來打把事的窮人很多，前回也是一個老婆子帶一個小孩兒，說是從河南逃難來的，請求救濟，還是漱玉給了兩塊錢才走。卽對老媽子道：「你出去問問，幹什麼事的？幹嗎要會我？如果爲慕名求見的，你關照一聲，說我病了，改日好了再請她們；如果是化緣的，你說主人不在家，沒錢兒。還叮囑你一聲，以後敲門，先問問是誰？是熟人或是有事來的，才給他開門，不管汽車也好，洋車也好，先得問個明白，我上回告訴你的話全忘記了嗎？」喬靜軒說一句，老媽子答一句，蹣跚的走出來。一見那小女孩生得非常清秀，穿得平常，而眉宇之間不像窮人的樣子，那老婆子窮得可憐，衣上

全是補丁，額上皺紋無數。老媽子問道：「您是什麼人？幹嗎要會我們喬先生？」那老婆子道：「您不必問這些，只問喬先生在家沒有？咱們就進去。」說罷，牽着小女孩的手跨門而入，老媽子雙手攔住，怒道：「反了嗎？有什麼話也說個清楚。」那老媽子道：「對你沒有什麼話，要會着喬先生，話才多着呢！」那小女孩牽着老婆子的衣，快哭起來了，老媽子指着小女孩問老婆子道：「他是您的什麼人？」老婆子道：「別管。我只要會喬先生。喬先生不在家，咱們也要進去！」老媽子慌了張，人已進了門，無法推去，與她說理說不清，主人再三叮囑的話一字未說出，進不是，退不是，差不多急得哭起來，在喧嚷之間，喬靜軒扶病出來探望。

第十八章

秋柳白門
西風紫陌

愴懷往事；
喜贈新詩！

喬靜軒不出來探望猶自可，她定睛細察，那小女孩不就是她的靜兒嗎！那老婆子不是別人，正是她的義嫗劉媽！這是一個夢中之夢，她當時決不以爲真，眼珠發直，身體

抖擻，伸手去摸那小女孩的頭髮，軟棉棉的，一對水汪汪的眼睛，紅得像蘋果的面龐兒，就是她自己的小模型，她越看越真，越真越難過，哇的一聲哭起來了，上前猛將靜兒一抱，狂吻不已，接連喊着乖乖寶寶寶寶，靜兒也哭起來了，劉媽更是嗚咽不已，連老媽子看得莫明其妙，不由抽抽咽咽的哭着。將門關好後，靜軒緊緊的抱着靜兒進到臥房，劉媽侍立在一邊；靜軒一邊拭淚一邊請劉媽坐，劉媽才敢坐下。老媽子知道這來頭大，忙去拿烟端茶打洗臉水。坐了一會兒，才由劉媽盡情的傾吐：「小姐！您真不知道咱們的苦命囉！自從小姐那次出走以後，消息全然斷絕，無論什麼地方都打聽不出，有的說小姐已跟人了，有的說小姐做了官，還有說一些不三不四的，多着咧！我到處深訪，都說不知道，有的說報上登得有，我又不認識字。可憐白府一家，弄得人亡物散：……」香靜軒聽到此處一驚！劉媽繼續道：「白大老爺被革命軍捉去，說是什麼貪官汚泥，鎗斃了！二老爺您離開京裏第二年一病死了，白太太做了姑子了，大少爺頂可憐，自從您去後，像得了神經病，滿街亂闖，常常唱「打棍出箱」的戲詞兒，後來真瘋了，家

裏的人全管不住，一天忽然失蹤，到現在還不知下落呢！」喬靜軒的眼淚簌簌的直滾下來。劉媽用衣角揩了眼淚，又說：「我那時正在天津，依着一房親戚，聽見白府這些消息，真是再傷心沒有了，既然白府上全無有人，我就把靜姑兒帶到我親戚家裏。前一個月，聽說您在京裏又唱戲來，我才知道您真到京了，喜歡得很，好容易籌到車費，昨天趕來，在三太太處打聽得您住在這兒，您還是那模樣兒，也憔悴些了！我想，您看見靜姑兒是多們歡喜啊！」喬靜軒道：「您家裏還有些什麼人？」劉媽聽此一句，哭不成聲，嗚嗚咽咽的答道：「我就剩一個孤人了，小姐！」喬靜軒道：「哎！大家都是命苦。我就養您一輩子好了。」劉媽起身向下一階道：「謝謝小姐的恩賞！」靜兒貼伏在她母親的懷中，像一隻小馴羊，失去了孩子之愛已久的母親，用手撫摩愛兒的小小的肢體，面部及頭髮，慈愛與心疼的電流傳出一種說不出的安慰。靜軒又問劉媽道：「這幾年也到京城來過嗎？」劉媽道：「有事就來的。」靜軒道：「我問你一件事：我那九妹到那兒去了？」劉媽想了一想，道：「吳老爺是前年離京的，大小姐聽說進的一處看護婦學

也不知在什麼地方。」靜軒道：「您曉得魏芝芳……」還未說完自己已覺發笑，劉媽怎樣認識魏芝芳姊妹呢？隨後又談起喬府一家的事，各啼自嗔不置。劉媽問道：「近來達五奶奶還安好吧？」靜軒道：「又有好多日子不見了，看來她的身體，一刻兒真不易恢復，昨天我還派人送了錢去。」外面一陣叩門聲，彷彿很急的，天上黑雲頭已掉下幾點雨來，正是掌燈時候。老媽子跑去開門，先問道：「誰？」門外的人答道：「我！」又問：「你是誰？」答道：「我呀！」越叩得急，喊得凶，天上的雨點掉下來也越大，老媽子用袖子遮着頭匆匆跑進來，報告：「外面有一位客不說姓名，還是開門不開門？」喬靜軒真氣着，放下靜兒，撐一把小傘走出來，那鐵門環聲不住噹噹的亂響，靜軒料得有八九成是汪淑玉，但是沒有汽車聲音，料想是坐人力車來的。親自打開門一看，却原來是一個綠衣使者的信差，送一封快信請蓋章。喬靜軒對于接快信已屬司空見慣，常有一些不相干不自量的求愛的書信，寫得真肉麻，每逢接到手，用不着拆開，機會碰得好就被扔在字紙簍裏，不好就撕得粉碎。這封信，她的態度可不同，雖沒有像見

着靜兒那樣歡喜，至少是存幾分新希望，順手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小印盒兒，蓋了章，信差騎着腳踏車自去了。靜軒就站在那兒匆匆看了一遍，疊好放在懷裏。老媽子已經預備好了晚飯，又開了兩筒罐頭，盪揀那好吃的菜挾給靜兒。靜兒開初看見大家哭哭啼啼，嚇得張開小口直哭，後來大家有講有笑，她也轉悲爲喜，有說有笑，天真爛漫，活潑得真可愛！吃完晚飯，老媽子陪着劉媽吃，靜軒對劉媽優禮有加。雨越下越大，這是北方稀有的甘霖。一個仲秋天氣，竟變成已涼天氣未寒時了。這一晚，喬靜軒先將靜兒撫着安眠，次讓老媽子早睡，然後同劉媽暢述六七年以來生活變動的經過實情。談到幾次找靜兒不着，劉媽也滴下眼淚。劉媽便乘機進言：「既然汪某人對小姐好，又忠實，又有錢，交情又這樣深，小姐芳年也不小了，應該早覓一個安身立命之處，大人太太在天上才得放心。」她勸她的小姐切不要三心二意，愛情要以專一爲生，認定一個人後，就終生信從他，才有好結果的。她又說：「善人自有善報，惡人自有惡報，您看您那三姨，從前對您是怎樣可惡，現在也有吃窩窩頭守寡的日子！您不要惦記魏家姊妹，她們一定

嫁得好人。所有小姐的好朋友，都有好下場，因爲小姐的心思真好！」她又講：「靜姑兒將來一定成人，長得漂亮，又聰明，又有學問，強如生少爺。」凡她所有能夠安慰或者鼓勵喬靜軒的話，就像天上的雨一樣，花花花的流個不住。劉媽最後的結論，勸喬靜軒再不要唱戲。她的理由太多，認定唱戲到底不是一位有資格的人應該有的事。她這一夜話，比什麼力量還大！因爲喬靜軒此刻的心思，截然與從前不同了。一個人沒有不愛惜自己生命的，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才肯輕于一死。過去喬靜軒所受的痛苦刺激，不獨整個的家庭環境社會環境是她的敵人，就是她自己心中，也埋伏着許多自相矛盾自相衝突的種子。她決心死了多次，而竟不死，並不是她不死，第一是火車多情走錯了軌道，第二是義僕奮勇救活了小官人，其餘都是無心中死而復活，這樣看來，非有機體無生命的火車他也有同情，無知無識醉生夢死的底下人也有同情，難道全世界全人類就沒有一點同情心存在嗎！檢點過去喬靜軒的遭遇，每一次潦倒不堪的時候，總有一二關照她的恩人，比如回到天津時的宋老闆娘子，比如窮病交困中的柳老頭兒，比如萬方憂難中

的黃梅姊妹，比如投河未成的時魏家姊妹花，比如在豐台拿加一錢時代的林含春汪漱玉……不同情的是假的，同情她是真的，然而喬靜軒終覺同情於她的太少，不同情的太多，什麼都看空了，所以唱戲。她所以如此的原因，換言之，她內心中深深刻就的暗苦，一語戳破，乃在思念她的靜兒，她所以死而未死，不死而死，一切爲的靜兒！你看她與致高得很，滿面春風，笑容可掬，從悲憤憂傷中射出的一枝瀟灑之箭，什麼人無所爲，連自己都無所爲，一切爲的靜兒！她沒有靜兒，如同失了魄的魂，如同失了魄的魄，如同站在明月光中沒有影子的形，如同青燐閃閃白楊瑟瑟間的孤鬼，一切爲着靜兒的期待。在她生命的掙扎中，幾次向幻夢中追求，演出許多不可思議的笑劇悲劇，而終於靜兒不可得。展轉失望到絕頂，終于沒辦法了，猶存一線微茫之光，叫她苟延殘喘在人世上，以待她的靜兒。唱戲，在人家看着是樂事，在她看做大殮以前的抹尸體。而不知天下的事，『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在一個平淡的下午，她的小天使關關的飛來了！有了這一位小天使，她便有生命了！她的病，霍然而自愈。她的憂愁，化爲

白鶴而遠翔。她的創痕如浪洗平沙而坦白。一切的希望回復到極尖端。她爲什麼還要唱戲呢？不唱了！不唱了！從前

下海，現在要上岸了！劉媽一夕話，投中了她的內心，當晚便計議妥當。凡人心神安定，則夢境香甜。她夢見她到了一處地方，這地方的形勢與其他地方不同，三座巍峨的山，一條浩蕩的水，風景秀麗無匹！在這三座山中間，濃綠參天，亂紅拂地，彷彿桃花仙源。有一位瀟洒的女詩人，種竹千竿

秋柳白門，槍懷往事；

西風索陌，喜贈新詩！

四二九



，治園半畝，焚香禮佛，課子讀書。喬靜軒飄飄然來到這女詩人門口，但聞一片絃歌聲音，一股蘭花香氣。看那女詩人年紀還不過三十多歲，淡妝素質，玉骨冰肌，悠閒自得；手裏拿着一枝枯枝，正在剔除桂花樹中的蛛網。一隻仙鶴兒，依依她的身邊，向地下啄小蟲。這種幽靜的林園，不啻一副清涼散，把喬靜軒看癡了。靜軒心想：爲什麼人家享這樣清福，而我勞碌奔波？我既是勞碌奔波不能享清福的人，爲什麼又來到此清涼境地？看起來，這已不是人間，而是一種仙境，假如有海一般的洪福，清水一般的骨格，我將來一定可以與這位女神仙做一個很好的朋友！假如住在這樣的地方，什麼念頭都會沒有，不強如做活神仙嗎？她正在驚疑欣羨，心裏發癡，忽然聽得那女詩人隔籬喊道：

：『靜軒！靜軒！怎麼還不進來？』喬靜軒不覺大嚇，怎麼這人却認識我，而且很熟的样子？我在什麼地方遇見她過？爲何越看越像熟悉的？正在將進去未進去之間，外面一陣狂風飛沙走石的吹過，靜軒看那竹籬以內的花木，却一絲兒不動，那女詩人還在摘敗葉子，天上一陣笙簧，林間幾聲啼鳥，不知不覺，靜軒已坐在一間清潔無塵的書室內對

着那女詩人清談。靜軒看她那種親切而莊嚴的神態，自不便問她名姓，若是仙人，根本無名姓。只問她道：『姐姐喚我進來，有何見教？』那女詩人也老實不客氣的呼喬靜軒爲妹妹，道：『妹妹！您是一位仙骨珊珊的人，可惜孽緣太重了！』喬靜軒問道：『請問姐姐，什麼叫做孽緣太重？』那女詩人道：『貪嘆癡愛，四大禍胎，心如明鏡，慾似塵埃。您把這幾句話過細吟味，便當了解。我看您還有十年痛苦，飄泊人間，希望您到了一定年限，撥到我這兒住，晴窗看雲，清宵聽雨，花間賞月，柳下披風；您看那十丈輓塵，何如一杯美酒？須知道大千世界，原來半局殘棋！今日難得妹妹前來，特備香茗一尊，可以滌淨愁腸，瀟清靈魂，慰藉身世，妹妹！您喝一口吧！』喬靜軒默默不言，心中却受着極大的感動，舉起碧玉杯，將杯內清涼的香茶，一飲而盡，便覺迷迷糊糊的抱着一個東西，睜眼一看，原來是她的正在酣睡中的靜兒。這一剎那，她的神智異常清醒，夢中幻境，絲毫皆能記憶，這就奇怪極了！那三山一水，風景秀麗，且不管他，單說那位指點她的女詩人，面目神情，實在很熟識，莫非三生與她有緣？她沈思積想，便

覺那女詩人彷彿像一個人，啊！是了！就像在張家口時黃挹梅棹上擺的那張像片，黃挹梅的姐姐黃詩！也就是她大學時代的同學黃詩！她越想越對越歡喜，在夢中不是以她是女詩人嗎？這黃詩二字，正切合詩人名上，一定就是她。可是一個久沒見了的人怎麼忽然能通寤寐呢？而且夢中一切，逼真如真，這就太稀奇了！靜兒忽然夢哭，靜軒眼前有此愛女，一切真實的事都放在一邊，何況空空洞洞的一夢？久而久之，便也淡然若忘了。她與汪漱玉商議的結果，期滿以後，不再唱戲，即以唱戲所賺的幾個辛苦錢，維持自己創立的這個小家庭，一心一意撫着靜兒讀書，不夠用的時候，就向汪漱玉去借，自己煩悶，便邀二三女友，或是帶着靜兒，遊山玩水，也有時一人上新在北平開設的跳舞場。汪漱玉看見靜兒與她母親一模一樣，活潑聰明，也很歡喜，靜兒喊他做乾爹，汪漱玉常常買一些玩具書本給她，如同對自己的女兒。喬靜軒出門時，家中一切，全由劉媽經管，那老媽子忠實，也聽劉媽的調度，小心翼翼扶持主人。這一切都很有妥當，大家平平安安和和氣氣舒舒服服的過日子。惟有汪漱玉帶來開醫院的幾萬塊錢，漸漸浪費得

所剩無幾，留在北平的幾個隨員早遣散了，他也不住大飯店，寄寓在一位同鄉的家裏。在北平掛了一個閒差的招牌，每月拿幾個錢不夠花用，煩悶時便來喬靜軒家裏坐，有時一坐一天。有些時候，靜靜軒一家人出外溜躑，就讓汪漱玉守門。汪漱玉實在無味，只得逗那小貓兒玩，解開褲帶結成球，逗貓兒跳來跳去取樂。社會上，對喬靜軒的印象也漸漸淡忘，有一種議論，說喬靜軒官也做了財也發了玩也玩了，世界上的福他一人享盡了。有一種議論，說她已像倦鳥歸巢，白雲還離從今以後要正式做人了。時光真覺得快，轉瞬到民國二十三年。不說喬靜軒在北平的普通情形，且說革命政府建都南京的繁華景況。于今不能不提一人，這人就是一向在平津行醫負有盛名的古絳軒。天緣巧合，太道亨通，古絳軒因見新京氣象逐年不同，人口驟增，衛生行政隨之重要，西醫方面尚有國家經營的幾個機關，只有中醫還是一盤散沙，毫無組織，他爲復興國醫精研醫術起見，也有懸壺南遷之必要，於是毅然放棄平津固有的地盤，從新開闢理想的疆域。就在津浦車頭等處中遇着一位絕世女子，偶然談話之下，才知這女子是回到南邊行醫的。雖然

不便問及她的身世，第覺她的氣宇不凡，談吐溫雅，至少是一位受有中等教育的人；兩人一路談得非常合式，並不因年齡相差很遠，有什麼隔閡。到了南京後，彼此做了朋友，又是醫界同志，朝夕研究藥理，頗有發明，古絳軒中年喪偶，經友人介紹，就與這女子訂了婚，不到半年就結婚了，紅顏白髮，恩愛異常——這女子是誰？就是在本書出現得最早的一位人物——姚稚青！姚稚青當年與喬靜軒分手以後，就到上海進了醫科專門學校，同時研究中醫，畢業後新出花樣，創設一個中西合治的公醫社，初在上海，改到蘇州，與古絳軒結合後，才將公醫社改組。專事中醫，共設診所。她本來有由家庭包辦的一位未婚夫，也在上海求學，後來她自己不願意，便解約了。古絳軒萬想不到這樣年紀還得到一位如花似玉的夫人！所以把姚稚青當做天神侍奉。以古絳軒的聲名，合姚稚青的交際，南京城裏沒有一個不知道他們名字的。這天，國醫聯合會假一處偉大的建築叫做求仁俱樂部的開成立大會，古絳軒是籌備委員中的常務委員，第二天以私人夫婦名義遍謝黨國名流軍商各界新聞巨子詩人文豪，古絳軒診所前面本有一塊大坪，坪前面即

柏油大道，這天汽車包車擺滿了一坪，一字兒排到柏油路上，滿城的燈火，各色的霓虹燈，巍峨的巨廈，來往如織的行人，點綴一個新都的夜景。在這嘉賓如林的宴會中，請了一雙神仙眷屬似的伉儷；男的也是一位名醫，現在南京開設一座宏大的醫院，名叫敬安醫院，專診外科，只講建築院宇就花了二十多萬，加上設備購置等項，統共四十萬光景，爲首都私人經營首屈一指的大醫院，醫院主人與古絳軒老早在北平就很認識，醫院主人的夫人曾經害過一次很危險的喉症，是經古絳軒一手診好的，現在都到了南京，都在南京行醫，自然情感更加濃厚；最妙的，想不到古絳軒的夫人就是這醫院主婦的最好最老的朋友。那吳英吳豪兩兄弟，自畢業大學之後，也到南京，一個服務政界，一個服務法院，都錚錚有名，這晚也在邀請之列。那位負一代文名的郁長青，原和古絳軒是老同志，更發是特別邀請。其中有一位客，是有名的滑稽大家，他的禿頭常常給摩登女士當做鏡子照，有一點點小鬚，要用望遠鏡才督得清楚，在人叢中，尤其在女賓中穿來穿去，像豬八戒變鯉魚一樣。看到了明燈初上，華筵將開，諸客漸已齊集，惟獨敬安醫

院的賢伉儷，偏偏姍姍來遲，姚稚青打電話去問，才知道她的老朋友感冒風寒，臥病床上，敬安醫院主人實在太忙，無暇參加，自然不免遺憾！一共是四大桌，統由南京最有名的川菜官叫做天府山莊的籌辦，海陸紛陳，杯盤交錯，衣香鬢影；盛極一時！在第三棹上有人忽然問起，先前古夫人打電話催的是誰？姚稚青耳朵最尖，隔桌一聽此話，便嫣然起立道：『不錯！我這一位朋友是諸位先生久仰的一人！告訴您吧！她就是鼎鼎大名的喬靜軒女士！……』姚稚青剛說至此，遠遠的第四桌上正坐着吳氏兄弟，吃了一驚！心想：『怎麼喬靜軒會到南邊來的？什麼時候來的？爲什麼不知道？』又聽見姚稚青微笑道：『她的藝術，在平津一帶馳名已久，南邊恐怕還沒有領教。咱們同學的時候，我總是拜她做老師。咱們有三姊妹頂要好，還有一位謝竹影女士，她跟了一位銀行行長，非常要好，唱得一口好小頰子，不久也會到南京來。她今天病了，改天有機會再請各位歡聚，請她隨便喝幾句。』還未說完，一陣劈劈拍拍的掌聲表示大衆的熱望。那滑稽大家伸出一個禿頭問道：『那末，這位喬女士有沒有丈夫？』旁邊一人和他開玩笑道：

：「哈哈！老曹！你的野心可不小，罰一杯酒！來！來！」舉起一銀杯酒便灌，惹得滿堂鬨笑。古絳軒手裏抱着一桿水烟袋，慢慢站起來道：「這可不要雅青答復，我來說幾句。喬女士是有丈夫的，而且有很好的丈夫。告訴諸位先生：她的丈夫就是當今有名的敬安醫院院長汪漱玉先生！」吳英吳豪越聽越逼真了，兩兄弟互相敬酒，以解煩愁。又接着說：「他是我十年前的老朋友，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外科專家。最擅長的是痔科，想必諸位中有診過痔瘡的，才知道他的手段高妙；我也就是一個。」說得大家又笑起來。古絳軒拉着姚稚青每棹敬了一杯酒，一時高興，又說：「諸位先生中，恐怕沒有一個人與喬女士認識的，除內子外，就是鄙人也只診過她一次病，很覺得榮幸的！聽內子說，喬女士看得起的人很少，凡是她看得起的，那人一定不凡。」吳英吳豪默然微笑，郁長青昂着頭顯示不凡的樣子。那滑稽大家又站起來問：「那末，喬女士與汪院長結合總有一段很羅曼諦克的歷史吧！」姚稚青起立道：「那就只好改天請她自己來說明，恕我們不能代她答覆。不過有一點我所知道可以報告各位的，就是那位汪先生，與喬女士發生

熱情：是從學尖圍字眼起……」這一句話正打中吳英與豪的心坎上，回憶到往年喬靜軒教授圓音正考攜着手進客廳的情形，難道姚稚青知道這秘密故意開玩笑嗎？兩人不由雙頰一紅，好在有酒遮掩，沒人注意。大家只顧着談笑，所有的好菜糊泥糊塗的吃過了，酒也喝得不少，直鬧到夜深，還是由姚稚青唱了一齣文昭關才散，相約改日公宴喬靜軒女士。又隔了半個月光景，這時天氣已入深秋，正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郁長青在家裏，委實悶着無聊，忽然想起這樣天高氣爽，何不向郊外溜達溜達，恰巧他的師弟楊子香從蘇州來，郁長青便邀着楊子香遊清涼山登掃葉樓，在本書開首第一章說得仔細，不必重說。原來楊子香自從丁父憂以後，他便萬念俱灰，回到故鄉的江南來；在家侍奉老母，課讀小兒，自做天倫之樂。他的夫人，是他的表妹，是黃挹梅的姐姐，就是喬靜軒夢中所見彷彿相像的那位黃詩女士！所以黃挹梅是他的表妹，又是他的小姨子。她家在蘇州盤門之一角，小橋流水，別院幽花，頗具園林丘壑之勝。偏生他生性孤傲，不願隨波逐流，浮塵人海；以他的文章學識，革命過程，都是當今頭等人物。一方面，

在上位的人，既然各有所好，對於骨格嶙峋的人，都是抱着敬而遠的態度；不肯虛心就教，往往埋沒真才；一方面，投身閑散的人，也往往執意鳴高，不願屈就，甯可餓死，不可失節，還是古人那種書癡子脾氣，卒至懷才莫遇，終身坎坷。楊子香便是此中人物。好在他淡泊明志，瀟灑成風，他有兩句詩：『男兒各具千秋業，遊戲人間亦足豪！』又曾撰一聯懸壁：『欲求無過先修己，各有前因莫羨人！』在這擾擾攘攘的炎塵中，楊子香總算是一位安分守己清清白白的良民。雖然名滿神州，畢竟全無用處，正是龔定一所說：『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試問紙上蒼生，與國計民生有何關係？而且縱令你有安邦妙計，定國良謀，當此強隣壓境之秋，只有寒蟬咽露之痛，也落得不言不語，免禍消災。因值秋高，偶動遊興，想起金陵龍蟠虎踞，舊遊之地，一別多年，豈無惆悵？何況國都所在，氣象一新！馬路洋樓，建設有驚人之猛進；名流策士，官運呈顯著之亨通。在這萬人如海中，也還有一二老友，三數窮儒，小事勾留，亦感興趣。他遂商量夫人，作白門一月之遊。恰巧他的表妹黃挹梅，卸任了張家口志成女學的校長，

新近回蘇，想到南京接洽一件教育上的事。三人商定，同車啓程；只因杭州來了一位女戚，住在家中，還有數日盤桓，楊子香便一人先期赴京，黃氏姊妹陪這位親戚遍攬吳門諸勝，又到鄧尉看桂花。楊子香到京，什麼人都訪着，先訪他的師兄郁長青。這日在掃葉樓前瞻仰他父親的遺墨後，心頭眼裏，有說不出一種傷懷，及至同郁長青吃了一頓小館，喝了幾杯白干，酒洗牢騷，笑當歌哭，倒也把前塵往事，淡然置之。郁長青道：

「老弟想念絳軒，我們隨便那天一塊兒去拜訪。前一次，我還在他家裏打擾一陣，大家還預備公宴一位喬女士，我素不喜應酬，老弟所知，打算不參加那個團體。」楊子香

：「那一位喬女士？」郁長青道：「叫做什麼喬靜軒吧。我在北平時却聽過這名，想必我不太聽戲的緣故，聽說她就是喬子正大帥的大小姐，如果真的話，我與她都有世交關係咧。咳！一個世家女子這樣飄泊，也未免太可憐太可歎了！」楊子香一面聽郁長青說，一面在自己腦海裏慢慢爬梳，又把剛才在掃葉樓所遇的印象，一一對照，不自由主的對郁長青道：「師兄：這件事却很奇怪！你剛才說的那位喬女士，我越想越清楚。她確

是喬子正大帥的女公子，你在掃葉樓所說喬子正有一位小姐飄流的正是她。可憐，以她的家世地位身分聰明才力和美貌，而坎坷挫折如此！最近的事我不知道，我告訴師兄吧！你不是有幾年離開北平了嗎？就在這幾年裏，她的聲名已洋溢乎平津了。後來有一個時期，我們組織了一個喬社，專門捧她，我不是記得那篇序子還寄給你看看嗎？從此以後，各自天涯，忽忽多年，萬想不到她現在南京？因何事體？」郁長青一個哈哈道：「原來老弟和喬女士還有這種文字因緣，小兄慚愧多了！」楊子香繼續道：「最奇怪的，先前我們上掃葉樓瞥見的那吟詩的女子，彷彿就是喬靜軒，我却不敢正式認她，她又沒有看見我；如果是的話，那穿西服的男子倒不知是誰？也許是她的愛人？」郁長青將眼鏡向上一擡，喝口茶，微笑道：「那天絳軒介紹的什麼醫院的院長，大概就是此人，喬靜軒嫁了他了！」楊子香驚道：「真的嗎？」郁長青道：「還有趣咧，老古的新夫人你猜是誰？就是喬靜軒的老同學姚稚青，也唱得一口好戲。」楊子香道：「啊！我想起來了。挹梅從北方回來的時候，曾說起喬靜軒的事，並把在張家口喬靜軒發了舊病經她救活

的情形詳細的告訴了我們；又說她許久沒有聽見喬靜軒的消息，據說在北平唱戲，有一位姓汪的？姓王的？愛上了她，那姓什麼的將開醫院的幾萬塊錢全都花在她身上了，是一位最忠實的份子，大概就是這位大院長，師兄！你聽見那人姓什麼？」郁長青道：「正是汪。」子香拍手道：「可不就是他嗎！也好，女子沒有男子，男子沒有女人，一樣的無歸宿。算起來，喬女士有二三十歲的人了，此時不得一個歸宿，更待何時？只要是真愛情結合，前途一定很光明很歡樂的！」二人在酒館裏談談笑笑醺然有醉意，悠然富詩情，這晚就在郁長青家裏寄宿。接連幾日，都是郁長青陪着楊子香四處遊賞。一夜又在小館兒裏爛醉歸來，郁長青說起會古絳軒及喬靜軒的事，因而建議道：「像老弟這樣一枝生花妙筆，何不把喬女士這一大段可歌可泣的哀感頑艷傷心史，曲曲的描寫出來？一來見國色天香之奇材，必須有同情的扶助與愛護；二來見俯仰升沈之感，離合悲歡之念，滄海桑田之悲，銅駝荆棘之泣，確有其事，亦確有其人；三來這種珍奇的材料，千百年難遇一位筆述者，若讓他生前淹沒，未免可惜！慫兄之意，不如由老弟寫這麼一篇

真情真事的小說，一不假鋪張，二無須造作，就憑喬女士一身事跡，寫上幾百萬字都綽綽有餘。依小兄觀察，不是小兄當面恭維，她那種國色天香，你這種驚才絕艷，沒有你這一枝筆來敘述，天地都將爲之抱不平咧！哈哈！」楊子香笑道：「師兄未免太獎飾了！這個責任，小弟萬萬不敢擔負。要傳一個奇人，必須一種奇才，一枝奇筆。像我這樣學殖兩荒的人，那配自獻其醜。我倒有一位新交的好友，此文采翻翻，抱負不凡，相信能夠擔當此任。」郁長青道：「我就不相信，現在還有比老弟更高明的？」楊子香道：「天下儘多異才，只緣彼此錯過，我說的這人，別署花蹤舊友，幾時介紹和師兄談談，你才會真正認識他。」說到這裏，忽然聽見茶几上一座五燈收音機唱玉堂春，揚子香傾耳靜聽，彷彿這歌聲又是在那裏聽過的，純熟得很，一時也想不起來了，抱着一大杯酒喝得醺醺的，忽然放下筷子，到書桌上提起一枝筆，抽出一張紙便寫道：「已拚一醉老江濱，朋舊天涯又比隣。往事盡流銀燭淚，殘秋忽聽玉堂春。黃鸝九轉花間樹，紫燕雙飛陌上塵。一諾不忘崇道義，孰揮彩筆寫天人？」郁長青在旁觀看，贊道：「好

詩！好詩！」又道：「今晚時間還早，等我打一個電話問問絳軒。」說畢，到堂屋取下耳機，報了號數，只聽得裏面一種嬌脆的聲音問道：「啊！您就是郁先生吧！多日不見了，好吧！我們古先生到下關出診去了，對不住得很！」楊子香問道：「這是絳軒說話嗎？」郁長青道：「不是，他不在家，大概就是那位姚夫人。」掛了筒仍來和師弟暢談。一會兒，忽聽外面有汽車，接着敲門聲，當差的開門一看，忙進來報道：「古先生古太太全來了！」古絳軒一眼瞥見楊子香，驚喜過望，趨前緊緊的握手道：「一別十年，不期重遇于此！」隨脫下披風，介紹姚稚青道：「這就是我內子姚稚青。」說這句話好像有千鈞氣力，接着又介紹楊子香于姚稚青。一手還握着一軸字畫，對郁楊二人道：「這就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別號花隱舊友所題，是當代名家替我與稚青畫的一幅秋山情話圖，請你們品鑑品鑑！」姚稚青也脫了外衣，裏面穿一件碧綠綉花長袍，結兩個辮子，舞在兩旁，笑盈盈的展開那幅畫；先看那畫：幾筆山水，數點紅葉，倒蕭疎有致；上面一片蠅頭正楷，就是花隱舊友所題。楊子香念道：「一十六年滄海，彈指桑田；百千萬里

山河，驚心關塞。相逢白下，無邊綠意紅情；淪落青衫，何況朱顏皓首？則有漢皋遊子，蜀郡才人，轉枚乘之蒲輪，參嚴武之蓮幕。彩雲東降，幾疑文通挾筆而飛；赤欲西張，絕似子美揮簪之痛。感時濺淚，握手傾衷。話到迢邐，每懷壯士；未聞歌舞，先拜佳人。品格似顧亭林而清福越錢謙益，氣象類黃崇緞而逸興逾魚玄機。聲名鸞鳳，譽滿新都，形影鴛鴦，香流古國。詣秋山而共話，人入畫圖之中；著蠟屐而遠遊，客去海天之外。僕，寄身鶴寺，瞬息三年；回首燕塵，千金一刻。不如意事常八九，幸餘伉儷雙雙；可與言人無二三，剩此朋儕對對。值歲暮天寒之夕，相見尤親；誦鷄鳴風雨之詩，云胡不喜！昔兩潘三陸，聲振太康之朝；五謝一顏，響起元嘉之世。風流久歇，騷雅誰關？河橋楊柳，同是多情；潭水桃花，豈無睜眼。妝臺偶綠，豪氣莫消乎劉郎；杯酒傾談，盛會不減于鄴下。明朝細雨，看京江一葉之舟；來歲幽花，續長安十年之夢！楊子香念到兩潘三陸幾句，心甚奇異，爲什麼與他的那篇喬社小序，竟有相同的句子？這位花蹊舊友倒不可不結交，既與古絳軒是老友，爲什麼他還不認識？當時大家贊賞一番

，坐下談天。古絳軒夫婦都不知楊子香與喬靜軒有一段文字關係，談到這個問題，姚稚青道：『後天明們家裏有一個小集會，我想預備幾樣精緻的小菜，請郁先生楊先生光臨，好介紹喬靜軒女士大家談談。』郁長青道：『上次打擾得很，可惜喬女士因病未來，想必現在早已痊愈了。子香老弟的夫人，也許明天就到京，如果來的話，我們一塊兒來拜府。』古絳軒叫當差拿一根紙燻來吃水烟，望着姚稚青說話出神。郁長青又把剛才楊子香所寫一詩拿出，被古絳軒塞在水烟袋烟筒裏了。郁長青沒帶家眷，很冷清的，平時家裏客至甚稀，所以那當差看見一位打扮得極摩登的太太前來，認為稀有奇事，忙去招待，當夜各自珍重暫別，約定後日下午五時齊集古家。可巧第二天，楊子香的夫人黃詩同她的妹妹黃挹梅，趕到南京，黃挹梅聽見喬靜軒在京，急于要去訪她。休息一夜，第二天又玩了玄武湖。楊子香夫婦記起十多年前在此地吃櫻桃的風味，現在修葺一新，完全改變舊觀了，深秋的湖光帶着一層碧綠顏色，隨風搖曳的蘆葦早已剝除，許多小游艇蜻蜓點水般的縱橫湖上。那馬路上公園邊的遊人鶯梭燕剪摩肩接踵，從前那種清幽的味

兒是沒有了，却也合乎民衆娛樂的原則。

避了玄武湖後，郁長

青楊子香及黃氏姊妹

一輛汽車直駛到古絳

軒診所。古絳軒夫婦

聽着喇叭聲，知是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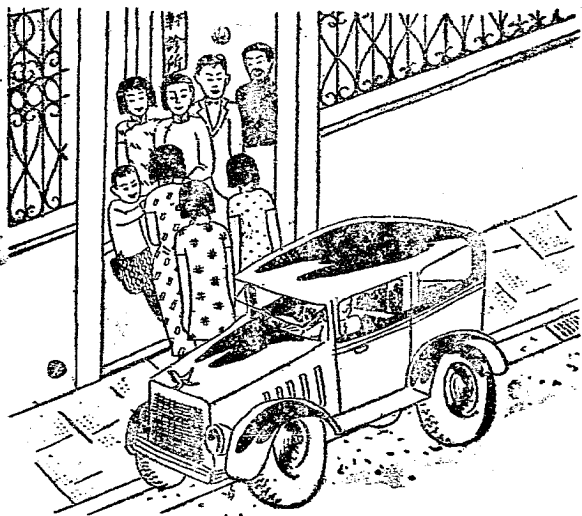
賓蒞止，去門款迎，

進入客室，早有雛鬟

健僕，端茶奉烟，那

客室佈置得整齊典麗

• 黃詩姊妹抽功夫邀姚稚青，坐古家自備的汽車上街買東西去了。那裏知道，她們剛出



，所懸畫是黨國名人

稱頌他夫婦二人醫術

精明的字，也有一二

斗方名士歌頌姚稚青

戲劇優長的詩。姚稚

青目着女客遠來，更

發親熱，急忙打電話

問喬靜軒，接電話的

是劉媽，說她家小姐

同任先生參加一處宴

會去了一會兒準來的

門不到五分鐘，喬靜軒汪漱玉趕來，郁長青楊子香一見，可不
樓頭遇着的一雙
儼影！那女子不是喬靜軒是誰？喬靜軒看見楊子香，猛然引起
刻的回憶，凝神一
會，忽然道：「噯！您可不是楊先生嗎？」子香點點頭，笑着
別多年了，這位是
汪先生吧？」喬靜軒笑道：「真的，我還沒介紹呢！」汪漱玉
不用您介紹了，他們二位都是我久仰的！」當即分別坐下獻茶，古絳軒代
本來的職務。喬靜軒問
楊子香道：「您多會兒來的？一人來的嗎？」楊子香道：「剛才內人和舍表妹候着您咧
！現在同古夫人一塊兒買東西去了，就會回來的。」一句話剛說完，外面汽車聲到，古
絳軒喜道：「她們回來了，真快真快！」即見姚稚青挽着黃氏姊妹的手，一同急急的進
來，屋裏一千人出門迎接。喬靜軒一望，可了不得！那位短裝打扮神采奕奕的女子不就
是多年未見面的黃挹梅嗎？更奇怪的，那位比黃挹梅稍高的女子，秀麗精神，簡直就是
那次奇夢中遇着的老同學黃詩女士，難道自己現在還在夢中嗎？正是：

一篇家國興亡感，盡付蛾眉啼笑中！

82

442164

白門心影 卷一

翰摩三斛成午縣白書人間
宛以安仙許狂生器二面遠
山石代點去田時

尺卷光何題白門心影

卷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一日再版



(本書保有電影劇本編製權)

全二冊 實價每部一元四角
著者 花 蹊 舊 友
發行處 鎮江青雲門半月社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印刷者 鎮江江南印書館

